

少侯編

現代小說選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版

全一册 定價國幣二元六角

現代小說選集第二集

版權所有

編者 侯

發行者 仿古書店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現代小說選目錄

第二集

郭沫若……鵝鵝……	一
巴金……愛底十字架……	一一
冰心女士……煩悶……	二七
魯迅……不周山……	四三
葉楚傖……牛……	五六
郁達夫……茫茫夜……	六八
劉大白……胎裏僵着的自由……	一四
夢雷……微聲……	一一八
巴金……啞了的三弦琴……	一四八
王統照……湖畔兒語……	一六五
劉大杰……花美子……	一七八

郁達夫……故事……	一八二
冰心女士……去國……	一八六
胡山源……碧桃花下……	二〇四
郭沫若……函谷關……	二二七
魯迅……風波……	二三八
王獨清……三年以後……	二四九
夢雷……懵懂……	二六八
滕固……鄉愁……	二八九
正璧……異鄉……	三一二
仲起……最後的一封信……	三一九
王統照……警鐘守……	三二七

現代小說選 第二集

鵝 雛

郭沫若

上

莊周自從他夫人死後，率性把漆園吏的微職捨掉，他的門徒們也就風流雲散了。他回到宋國來，寄居在一所陋巷裏面；把剩下的餘錢去買了些苧麻來打草鞋過活。他一面打草鞋，一面却在瞑想着宇宙間消漲盈虛的道理。

——苧麻的種子播在田地間，受着和暖的陽光護攝，受着和暖的春風吹煦，無端地抽出了青青的苗條。苗條枯萎了，筋骨成了麻，我如今在把牠打成草鞋。我這打成的草鞋，被人踐踏穿了的的時候，又要委棄在不知道甚麼地方的污瀝裏了。……

——人的一生不就是這樣的麼？青葱自樂的時代沒有多時，成了可供人利用的器皿，也沒有甚麼榮幸。

他一面瞑想。一面打他的草鞋，因此他的工程也進行得很慢。一雙草鞋三天也打不成，五天也打不就。有時應該上耳絆的時候，他又打過了，只得退轉來再打。退轉來又把耳絆上歪了的時候也有。

好容易打好了幾雙草鞋，他自己穿起一件破了的大布衣裳，把麻頭來做帶子，帶者他的草鞋到街坊上去賣。賣得好的時候，可以賣個一兩雙，賣得不好的時候，只有原樣而去原樣而回。因為那時候的人已經在穿絲鞋珠屨了。

芋麻真是沒中用，但是樂得沒中用。晚上回到他陋室的時候，樂得把剩着的草鞋來做枕頭，倒在地上和着衣裳便睡。睡是再逍遙不過的神遊了。有時化成蝴蝶在花叢中翻飛，有時又化成大鵬任那些小鳥兒們笑侮。但是等到醒來的時候，他還是睡在他草鞋的枕上。

有一次，接連幾天一雙草鞋也賣不出，餓是餓得不能忍耐了。他記起有一位舊友在管河堤的事情，他便挨着餓，提了幾雙草鞋想去向他黃兩升小米。

他好容易纔走到了河邊，他覺得不像他自己在走。好像有股風吹送一團野火在路

上蔓延，那時候他實在是一團火，一團飢火好像把他身上穿的一件破布衣裳，把他手上提的草鞋都要燒燬了的一樣，火看看快要熄了，被風一吹又漸漸燃熾起來，他好容易纔燃到了河邊。

河水是快要到結冰的時候，身上雖然單薄，但虧得有了這麼一團火，所以一點也不覺冷。有錢人不了解貧寒人何以能夠耐冷，因為他們是沒有享受過這種火威的恩惠呢。他好容易走到了河邊，他先在河水裏面照了照自家的面孔。

——啊，你要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莊周夫子嗎？我幾乎不能認識你了。你的頸子怎瘦得那麼細長，就好像白鶴的頸子一樣？你的面孔怎變得那麼黃熟，就好像臃腫的南瓜？啊，候如你真是南瓜的時候呵！

他向着他的影子，自行取笑了一場，他覺得他做寓言的工夫真正是古今無兩。

正當他在照影自嘲的時候，他聽見有得得的馬蹄聲走來。他抬頭一看，纔曉得就是那位做河堤監督的朋友。他這位朋友騎着馬兒，不知道是來巡看河堤，或是出門閑散的。

他看見他的朋友，就好像爐火遇着油煤一樣，熱烈地便去接着：

——啊啊，朋友，你來得真的恰好！我有好幾天沒吃饅頭了，我這裏有幾雙草鞋作押，請你賞幾升小米給我煮粥吃罷！

——啊啊，朋友，你來得却是不巧，我這個月還沒有領薪水呢！

莊周只聽了他這一句話掉頭便跑，一直跑到聽不見馬蹄聲的時候，他纔稍微息了一脚。但是等他息了一忽之後，他餓得來連動也不能動彈了。他便無意識地把手裏提的草鞋來亂嚼，足足嚼盡了一隻。但也奇怪，他覺得好像享用了太牢一樣。

他從此便得了絕好的一個經驗。草鞋賣不了的時候，他便把麻屑亂嚼。

——啊啊，我真感謝你的真宰！真是道在屎溺，道在瓦甃，而且道在麻屑了。

麻屑嚼多了，雖然可以勉強充飢，但是有時總想要點有血有肉的鮮味。有血有肉的鮮味！這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得呢？

他想起那回在山中訪友的時候，他友人款待他的那隻雁鵝。

他想那回在雕陵，正想要彈打的那隻異鶩。

他想起那回濼梁上的，從容出遊的鯽魚……

他一面想，一面早把一個鐵針來敲成鉤，把麻條來績成線，在兩個龐大的布袖中還裝了兩袖的麻屑，他趁着河水還沒有結冰的時候，想去釣幾隻魚兒。

——蚯蚓呀，罪過，可憐你不該有能夠引誘魚兒上鉤的體質。因為你有用，所以你纔被人利用了。

小河邊上的田野中偃着一個骷髏，他把那骷髏翻開，又纔發見了幾條蚯蚓。

他把蚯蚓穿在針上，把麻線投在水裏的時候，他看見水裏面遊着的魚兒真是快活的變化。他直到這時候纔回想起了他死去了的夫人。他直到這時候纔爲她揮了幾行清淚。

他想起他夫人在生的時候，他待她真是太淡漠了，他總以爲是受了她的係累，因爲有了她，所以不得不過了些不潔的生活，因爲有了她纔去做了一場小官，因爲有了她纔教了幾個無聊的弟子。但是，如今呢？他只對着孤影嚼麻屑了。

——啊啊，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呀！

他一連叫了幾聲，把釣繩投在河中，跑去抱起那個骷髏，熱烈地接了好幾個吻。

——啊啊，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呀！

下

莊周雖然窮，但他的名望却是不小。

他從前到過楚國，楚國的國王要叫他做過宰相，他便回到宋國來，宋國的國王也聘請過他。但是他是大看穿了，他說他不願意做別人的犧牲，他願意拖着尾巴在泥塗中做龜犢。

他從前辭却楚國的聘請的時候，和他的夫人也囑咐鸞鏡，但是他終竟任了他的一性。他把宰相的位置也辭掉了。

人能辭掉宰相，他的身價自然是在相位之上；所以莊周雖然窮，只怕他是不想入世，他假如一想入世，無論他走到那一國，那一國的相位是並不稀罕他的——這是當

時的人對於莊周的一般的評判。

——啊啊，我是飢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飢渴着人的鮮味呀！

他在河邊上想起了他的夫人，他在枯骸中幻見了他夫人的面孔，但當他一回想起他夫人死時，他想起那時唯一的個弔孝者來了。

——茫茫天地中只剩我一個孤另的人，惠施喲！你是我唯一的知己！

他一起想起他的惠施，便一連連起了從前和他兩人的許多逸事。

——從前在濠梁上和他兩個遊玩的時候，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水裏面的鱖魚游得真是快活，濠水是那麼清潔的，我們兩人的影子，啊，那印在濠水裏面的我們兩人的影子，那是永遠留在我的心裏！

——那時我女人死的時候，只有他一個人來弔我。啊，那時候我真是狂妄呀！我還在這踞鼓盆，還在唱歌！他教訓我的話，句句都是腳踏實地，我現在也還記得清楚。他和我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事事都腳踏實地，而我只是在無何有的鄉中盤旋。我只是在自己的腦袋中打圈子，宇宙中的事物我知道了些甚麼：啊啊，我是一些也不會知道！

——惠施呀！你是我唯一的知己！從前我到楚國的時候，我看見有位郢人泥壁，泥水滴污了他的鼻端，如像蒼蠅子的翅膀一般菲薄，他請那高明的匠石用起斧頭如像使風一樣，把他鼻上的泥髒斫了。啊，我的靈魂全蒙在一種如像蒼蠅翅般菲薄的泥髒裏，能夠抓到我的痛癢處的，四海雖大。只有你惠施一人。惠施呀！你是我唯一的知己，我望你也如像匠石一樣，把我全靈魂的泥髒斫掉了罷！……

他—想起他的惠施。恨不得立刻就飛去和他見面。但是，此刻的惠施呢？他在做梁國的宰相。梁國和宋國還有幾天的路程。莊周不再回他的陋巷去了，他賴着有兩袖子的乾糧。提起那個骷髏，便一個人飄飄然往大梁走去。

——一位提着一個骷髏的瘋子！

——一位不吃麵包，只嚼麻屑的騙子！

莊周走一路，便引起一路驚怪的風聲。有些人揶揄他，但他只覺得無知的人終是可愛。人問他是誰，他也不隱蔽他的名姓：因得他是素來不做這樣匿名的勾當的。人問他要到甚麼地方去，他便說要到大梁去，去見梁國的宰相惠施。

不知道莊周名聲的人，只當他在說瘋話。知道莊周名聲的人，只當他是誑人的騙子。堂堂乎天下的大哲莊周，連宰相也不肯做的人，豈做這些欺人惑俗的行徑嗎？他這個浪遊的乞丐到底想討些甚麼？想討人的極端的厭惡罷了！假人！假人！別有所求的騙子！

風聲愈張愈大，人還沒有有些到大梁，風聲早走到惠施的耳裏了。

——哼，奇怪，老莊這一來，是想奪我的宰相了！管他是真是假，總要先事提防。

梁國的宰相惠施一聽了莊周來的風聲，他在心裏便這麼打算了一下。凡事是要先發制人，要乘着他未見國王之前，先下他一個妖言惑衆的罪名，捉拿這個莊騙子。

可憐飢渴着友情，飢渴着人的滋味的莊周，他一面嚼麻屑，一面走長路，人還沒有走到大梁，惠施早搜拿了他三天三夜了。他纔抵大梁城，便被人逮捕着，把他送把惠施的面前。

莊周一見惠施，便說不出來的歡喜，正想走去訴說年來的契闊，訴說心境的變遷

。但是惠施向着他纔厲聲地罵道：

——老莊呀！你真是奇醜！你要來奪我的宰相，你正大光明地來就是了，何必要做那種妖異惑俗的行徑！

——啊，惠施！你這說的話，纔是『孤駒未嘗有母』啦！

——你別要儘那樣假裝瘋蒙！國法是國法，友情是友情。我已經捉拿了你三天三夜了！

——唉！莊周到此纔長歎了一聲，他接着說道：惠施！我實在是自已欺詐了我自己。你聽我向你說一段趣話罷：南方有一種奇鳥名叫『鵝鵝』，他吃的是竹實，飲的是清泉，宿的是梧桐古樹。他有一次從南海飛到北海，他是想着北海的冰天雪地何等清潔的。他在路上遇着一隻含着死老鼠的鴟鵂，他因爲都是同類便招呼了鴟鵂一下。鴟鵂敲着兩個鵝蛋大的眼睛，抬起頭向上怒吼：『哼！你是要來奪我的死老鼠啦！』——啊，朋友，你知道這死老鼠是甚麼樣？

惠施被莊周搶白了一場，面上雖是發燒，但他也不能把莊周怎麼樣。因爲那時的

王侯將相都是以虛禮賢士爲風氣的，這次惠施的侮辱莊周，只是提防他來奪他的相位，本也不想就要怎麼他的。如今宰相的位置是安然無恙。賢士却不可不虛禮的了！他便立刻倒堆一臉的笑容來向莊周賠罪：

——朋友，我們打是心疼罵是愛呢，請你沒誤會罷。

莊周默默不作一聲，只是飄然走出大門。他舉起手中的骷髏向白雲流盪着的青天擲去：

——唉，人的滋味便是這麼樣！人的滋味便是這麼樣！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愛的十字架

巴金

××我友：

從那喧鬧的小酒館出來，醉眼朦朧中看了周圍的景色，一切都變得模糊了，都是空虛而不實在的。心裏飄飄然，似乎忘掉了一切。我感到了暫時的痛快。那酒，那可

祝福的酒啊！

回到你家纔知道時間已經很遲了。敲了一陣的門，沒有回聲。直到我把手搥酸了時，娘姨纔起來披了衣服給我開了門。她輕蔑地看了我一眼，滿不高興地說了一句『這樣遲！』

我進了亭子間，扭燃了電燈，正預備睡覺了，却在桌子上發見你留給我的長信。我匆忙地讀了。你說了那許多話，其實無非是三個字：『請你走。』於是我連後面的話也不看下去了，因為我已經懂得你底意思了，

自然你請我走是有很多很多的理由的，然而這我也用不着知道了，因為我自己也有更大的理由，這理由是要超過於你底一切理由之上，因了這理由我走的事便成了天經地義般確定的。我不懂應該走出你底家，我應該走出這世界。

朋友，我了解你，我並不怨恨你，而且我還感謝你這兩月來對我的好意，將我收留的一番好意。你，一指出了我底劣點，我一一坦然地承受了，我一點也不否認，因為你所指摘的都是真的事實。你並不會過分地指摘了我。我確實如你所說是一個好吃

懶做自甘墮落的人。是一個有神經病的人。我躺在你底家裏白白地吃閑飯，而且屢屢向你討了錢出去偷偷喝酒，有時候喝得大醉深夜才回來，在家裏吵鬧着，把那從早到晚爲生活忙碌着沒有一刻休息的你吵得睡不安甯，或者還要從睡床上起來給我弄醒酒的藥水喝，我才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床上醒了，我躺着不起來，聽見你下了樓，一面在和你底妻子說話。她說：『還早咧！何必弄得這樣急？』

『要早一點去，才有時間慢慢走。這樣的熱天，太陽下走着真作孽呀！』你在樓梯上說了，便走下去。在下面長長地嘆息了一聲，纔開了門去了。

我彷彿看見你帶了疲倦的面容，模糊的眼睛，無精打彩地一步一步在街上慢慢走着。

你想我這時候躺在床上做什麼呢？我又模糊地睡去了嗎？或者我在暗暗非笑你底愚癡嗎？或者我在憐憫你底困苦嗎？不，都不是。我哭了，我用那薄被蒙了頭，痛哭。我在哭我自己，同時我也想到你，我深深地感激你。我說，我差不多要發誓地

說：「我一定要改悔了，我決不再做那樣的事了。」

可是過了一天我又靦然向你討了那你用血汗換來的錢，跑出去進了那吵鬧的小酒館把錢喝得精光，出了酒館又不敢回家見你，便在馬路上徘徊着，直到夜深，知道你已經睡在床了，纔踉蹌地趕回家裏，於是又換得第二天早晨的痛哭和悔恨。

朋友，你看我竟然是這樣可惡而又可憐的一個人呀！我真是如你所說是無可救藥的了。然而你爲什麼早些時候不這樣告訴我呢？爲什麼你老是那樣和靦地一聲不響地聽我做着一切的事呢？你說，你起初還希望我能夠改悔，恢復到從前那樣子，而且就在這時候，在你請我走的這時候，你還說：「我希望這個刺激能夠給你帶來新的生活，使你忘掉過去的一切做一個新的人。」總之，你雖然說我是無可救藥的了，但你同時還在相信我會有新生的一天。

朋友，你錯了，我決不能夠新生的。任是怎樣大的刺激也不能夠蘇生我底神經了。而且我也不願意有那新生的一天了。像我這樣的人不早些死去，活在這世界上還有什麼用呢？而且要是我底麻木的神經蘇醒了，那過去的創痛又會來重重地壓迫我，我

又如何能夠有新的精力來生活下去呢？

朋友，說到過去的創痛，一定會使你陡然驚異起來了，怎麼像我一個墮落到這樣地步的卑卑不足道的人還會有過去的創痛嗎？朋友，這樣想，你就錯了。便是一條狗，一口豬也有牠底悲哀呢！

而且像我這樣的人也會經被女人愛過的啊！

現在讓我來告訴你罷。三年以前我在上海別了你，說我是回去結婚了。

我底妻子是我底叔父替我定下的，可是等我回去結婚時，叔父已經早死了。我是孤另另的一個人。我和我底寶珠結了婚，就住在她底家裏。她底父母待我很好，差不多把我當作親生的兒子看待。我在她底家裏吃着，喝着，玩着，笑着，生活得很適意。

寶珠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她不僅有那中人之姿，她還有溫柔的性情和善良的心。她愛我，體貼我，安慰我，鼓勵我。她很希望我能夠做一點事，不要這樣吃喝着，玩笑着，就過了一生。

我呢，你知道我過去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底思想是如何的。我當然不能夠就這樣把日子玩過去了。我也想找一點事來做。可是這個鄉村太小了，簡直沒有什麼事情可做。開個蒙館，教幾個小孩子也沒有什麼大意思，而且我又不甘埋沒在鄉村裏。所以在岳家住了五個整月之後，我便提議着要出來，我打算到南京去，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在南京做事，我想在那裏總可以設法。

她底父母苦苦地留着我，一定不要我走。他們說便是沒有事做也不要緊，在這家裏住下去就好了，反正一口飯是有吃的，雖然他們並非富裕。至於她呢，她也不一定就希望我出去，她底意思只要我在這鄉下找個小小的事做就夠了。然而我是決定要出去了，不管對於將來有沒有十分的把握。

她底父母看見無法動搖我底決心，便提議說：「這關係着你底前途，我們也不敢十分強留你。不過你可以把寶兒留在這里，你一個人先出去，等你底事業有成就。那時我們再把她給你送出來，送到南京，送到北平，送到上海都可以。」他們這樣說，差不多眼裏滴了淚。可是我一點也不動心，我底前途迷了我底眼，我看不見其餘的一

切。我固執着，我一定要兩個人同去。我底妻答應了，我底岳父岳母也就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分別的時候，他們母女姊妹互相抱着悲慘地哭，好像送別一個被充軍的人。那時候，就在那時候，她底母親還抽泣地對我說：「願你們在外面好好地過活。不過要是你底事情不如意時，你們可以回到家裏來，我們一樣地看待你們。不過那時候望你們雙雙地回來，不要一個人回來纔好。」

妻哭得更傷心，然而我却在心裏暗笑，我想我們決不會再回來了。

我們到了南京，靠了那朋友底力量，在某官廳裏找到了一個位置，收入還可以，我們過得很好，還積了一點錢。我想岳母底話真是過慮了。這樣下去怎麼還令人不如意呢？

然而不如意的事來了。三個月以後，換了廳長，我底位置也就被別人佔了去。我如今失業了，而那個朋友又已經他去。我到處奔走，請人寫介紹信，見了許多不願見的人，而結果是一無所得。失業，依舊是失業，失業之後節省，節省之後困苦，一

的，兩月，三月，四月，妻底豐潤的臉變成了蒼白色，我們所有的可變賣的東西已經賣了大半，而希望依然遲遲不來。我自己已經感到疲倦了。每夜每夜我們相對着，我望着妻底默然沈思的臉，一種無名的悲哀壓倒了我，我感到痛悔，我於是帶了酸痛的心對妻說了些抱歉的話，而且表示後悔，說不該帶她出來跟着我一道受苦。我看見她底眼裏含着淚。可是她不說一句抱怨的話，她反而來安慰我，鼓舞我，我固然感激她，而同時我覺得這比較罵我不理我還更要使我心痛。

第五個月又來了，依然沒有希望。前途愈過愈是渺茫了。這情形無論如何是不能夠再繼續下去的了。妻也失掉了她底沈默的忍耐。她開始提議說：「這樣子下去，無論如何是沒有辦法的。我留在這里，沒有一點用處，我不能夠幫助你，反而只有累你。你一個人總好想法的，你可以到別地方去找朋友，我看還不如讓我一個人回家去罷，可以減少你底負擔。等到你將來有好事情時，我再出來陪伴你罷。」我感激妻體貼我，因為她知道導生性固執的我在這時候是決不肯回岳家去的，所以只說了一個人回家的話。然而我這時候却記起了她底母親所說的「要雙雙地回來，不要一個人回來纔

好』的話，我覺得沒有臉讓她一個人回去，而且如今對於我，她變得更可寶貴的了，她差不多成了我底生命，我不能夠失掉她，我不能夠失掉這我底生活中的唯一伴侶。我便熱烈地批駁她底提議。我極力表顯出我底那種捨不得離開她的樣子。這也許感動了她，她以後便不再提起回家的事了。

於是我又以新的精力來從事新的掙扎，她整日帶着笑容來安慰我，鼓舞我。前途似乎有了一線的光明。我們期待着。

期待底結果是完全絕望，而這一線的光明也表現出來只是一個幻象。希望簡直是斷絕了，我正要躺下來，等候那不可避免的滅亡，而情形突然改變了。某一天我從外面走回家來，懷着一個意外的好消息預備急急去告訴妻。可是妻已經躺在床上了，口裏出了血，困難地呼吸着，臉色成了紙一樣地白。

我底心扭曲得很痛。我忘了一切地向她奔去，我跑到了床前，俯下去抱住她底身子，用力地喚『我底寶珠』，我覺得我底血在沸騰，我底心要跳出口腔。

她突然睜開了微閉着的眼睛，望着我苦笑，吃力地舉起一隻手撫我底頭說：『原

諒我，我先你去了。這樣你便少了一個累贅。你可以好好地幹你底事，我不會來妨害你。等你將來事情如意，你可以娶一個比我好過十倍的妻子。」她繼續地說了這些話，就閉了眼睛。

我不住地搖撼她底身子，我發狂地喚叫她，我把頭放在她底耳邊，大聲把我帶回來的好消息告訴她，可是她已經聽不見了。

過了一些時候，她忽然睜開了眼睛，搖著頭說：『太遲了，』用她底無光彩的眼睛望著我，像認不得我似的。她開始吼起來。

我問她究竟服了什麼毒，她一定不肯說。我沒有方法再使她說一句話。我絕望地，瘋狂地跑了出去。等我把醫生找來時，她底身上已經冷了。我抱著她底身子哭了一陣，我不忍再看她底變得那樣可怕的脸。

我帶來了好的消息，我已經把自己從絕望中救拔出來，而她，我所寶貴的她却輪在床上死了。

我陪伴着她過了一夜，我整夜在屋裏大步踱着，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辦才好。後來

我終於決定了。

我把剩下的東西，除了自己隨身的衣服外通通當賣了。我買了棺木，把祂收殮了，於是僱了船把棺木運了回去，這一次我們是雙雙地回來了。

到了那鄉村，把船停在河邊，我便登了岸到岳家去。

雖然我底衣服和舉動都顯了落魄的樣子，但岳家的人卻很熱誠地接待我，不過他們看見只有我一個人回來，覺得很奇怪，便驚訝地問：「你回來了，寶珠呢？」

朋友，你想我怎樣回答他們呢？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嗎？我沒有臉再哄騙他們，我也沒有勇氣對他們說真話，我只好說：「她在船上，你們去看看。」我極力忍住淚，不動一點聲色。

「爲什麼她不上岸呢？她病着嗎？或者出了什麼事？」他們很關心地絮絮問着。

我不回答，我只顧說：「你們去船上看便知道了。」

於是我陪了她底父母走出來，遠遠地看見船在那邊靠着，我們走過橋，離船愈近了。

正走在橋上時一種異樣的感覺抓住了我。我恐怖，我慚愧，我悲哀。我覺得我沒有勇氣和他們同到船上去。我沒有勇氣去看他們底那種悽慘的失望，我沒有臉再和他們談話，因為是我殺了他們底女兒，我於是奮身往橋下跳去。

我跌進了水裏。我聽見他們在呼救，我底頭腦昏眩起來，我底心裏很難受，於是
我失了知覺。

醒過來的時候，我已經躺臥在岳家裏了。我躺在一個小房間裏的床上，岳母坐在旁邊，她含着眼淚細細地勸慰我，說人已經死了，是無法的事。她並不怪我，說不是我底錯，只怪她底女兒命不好。她又勸我好好保養身體不要爲死者悲傷，她並且還答應將來把她底第二個女兒嫁給我。叫我就在她家住下去，以後不要再出去了。這一切都聽在耳裏了。每個每個的字像針一般刺着我底心痛。我感激她，而同時我更憎恨自己，我更詛咒自己。

我在這里住下去了，因了病。在這裏我每天得到是安慰和看護，岳父岳母和我底小姨（就是岳母答應將來嫁給我的那十八歲的少女）都拿一顆真誠的心看待我，不

像一個仇敵，倒像一個愚人。然而這安慰，這看護究竟給了我什麼呢？牠們像最嚴酷的刑罰那樣折磨着我底心，使牠沒有一刻安靜的響響。無論什麼時候我都看見在我底前面橫着那黑漆棺木，蓋子開着，裏面輪顯了牠底紙一般白的臉和出了血的嘴。於是我暗暗祈求着，禱告着那懲罰的到來，我盼望她們打罵我。虐待我，責備我。我向岳母哀求過，向小姨哀求過，可是結果只得着她們底悽然的微笑。這其間我底心痛愈深了。

到後來終於不能忍受下去了，我決心離開這地方，去尋求我應得的懲罰。在一個月夜，衆人都睡了，我偷偷從床上爬起來開了門出去。

我剛剛要走出大門，忽然我底衣服被人拉住了。我喫驚地掉過頭，看見我底小姨站在我底身後。她底頭髮散開來，披了一頭，被月光梳洗着，她底少女的美麗的臉在月光裏伴着那堅定而悽哀的表情，顯得更聖潔了。我癡立在她底面前如瞻仰一座女神底石像。

朋友，便是像我這樣卑卑無足道的人，也知道怎樣崇拜這聖潔的女神呢！

「姊夫，你爲什麼要走呢？我們真正把你勸不轉來麼？世間值得你愛的就只是姊姊一個人麼；爲什麼你一定要去死？」她悲聲說着。眼裏滿了淚。

朋友，這聲音至今還在我底耳邊盪漾。要是你能夠聽見這聲音呵！……

這一個少女，她在鄉間是以學問和相貌出名的，許多人來求婚都不中她底意，她現在却對我說了這樣的話。朋友，你想我這時候怎麼辦呢？我不是木石，我有感覺，我不能不愛她。然而棺木又在我底腦中浮現了，牠橫在我們兩人中間。

我於是跪下來，抱了她底腿，默默地用眼淚洗滌她底足。然後我把經過的情形通通據實告訴了她。沒有誇張的話，也沒有隱藏一句，我又說明我爲什麼不能留在這裏，爲什麼不能和她結合，又說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怎樣值得她愛，最後我站起來，逕往外面走了。

臨去的時候我還回頭看了她一眼。她癡立着讓月光拂着她底臉，她底眼淚暢快地流下來，她站在月光裏活像一座美麗的石像。我想去吻她，抱她，但終於不敢，我毅然走了，朋友！這情形，確實值得人一哭啊。我已經在她底心裏植了悲哀的種子了。

……

從此我就變了另外一個人，我就成了一個神經病者。我底心已經死了。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都看見那棺木。於是我馬上便想起了，一個女人爲我犧牲，另一個女子爲我心碎的事，我底心便猛烈地疼痛起來，我努力去尋求懲罰來安蘇這一顆心，而結果仍是一無所得。最後我便得到了酒。這酒雖不能給我苦痛，却能給我麻醉，使腦筋變得遲鈍，現實變得模糊起來。在失了心的笑中哭中，我才尋得了片刻的安慰，而這安慰是不會來折磨我底心了。

我漂泊，我閉蕩，我喝酒。我做這一切，無非是使自己容易把一切忘掉。社會太黑暗了，生活太苦惱了，而過去的創傷像重担一樣壓在我底肩上，使我一點不能動搖。我這樣的人當然沒有勇氣站起身子來承擔這一切，我只有逃避在遺忘，麻木，墮落中了。朋友，你想我還有別的路可走嗎？我除了遺忘，麻木，墮落之外，還有別的路可走嗎？

我殺了一個女人，誤了一個女人，她們都是愛我的，我擾亂一個家庭底安寧，而

這家庭又是我底恩人！朋友！你想，我經過了一切之後還能夠毫不動心地生活着像一個「人」那樣嗎？不，我已經不能算是「人」了，我把我自己埋葬在遺忘，麻醉，墮落中，而剩下這軀體，這已經不是人底軀體了，這裏面不會跳動着人底心；沒有着人底靈魂。牠生存着，只是爲的腐朽；牠生活着，只是爲的累人。像這樣子的東西正應該如你所說要走出去，而且還應該走出這世界去。

朋友，我現在走出去了，因爲我不能夠再負擔那重担了。我想在那里，在那無名的死裏我該可以得到真正安寧罷。我背負了十字架已經走了這些時候了，現在該可以達到了目的地罷。我背負着十字架並不像基督，而只像那與基督同釘在十字架上的小賊，如果你有眼淚爲他流，就請你多少爲我流幾滴眼淚罷。

這時候自然我還不能沒有留戀之感，我還不能忘掉那在遠遠的鄉村含着眼淚等待着我的少女，然而我底面前只橫着死的一條路了，一條鞭子在後面鞭打着我要我向前走，不容我再片刻的留戀。朋友，這情景確實也值得令人一哭啊！雖然我是這樣卑卑不足道的一個人。

朋友，去了，永遠去了，不再來累你了，請你不要爲我底命運悲傷，我是值不得這樣悲傷的人。我如今又背負起我底十字架向着那目的地走了。但我在最後的瞬間，還會紀念你底好意。還會祝福你。

你的到坟墓裏去的朋友××

煩 悶

冰 心

幾聲晨興的鐘，把他從疲乏的濃睡中喚醒。他還在神志朦朧的時候，已似乎深深的覺得抑鬱煩燥。推開枕頭，枕着左臂，閉目思索了一會，又似乎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使他痛快。這時廊外同學來往的脚步聲，已經繁雜了，他只得無聊地披衣起來，一邊理着桌上散亂的書，一邊呆呆地想春。

盥漱剛完，餐鈴響了，他偏不吃飯去；夾着書，走到課室，站在爐邊。從窗戶裏看同學們紛紛的向着餐室裏走，他的問題又起了：『到底是吃飯爲活着，還是活着爲吃飯！一生的大事，就是吃飯麼？假如人可以不吃飯，豈不可以少生許多的是非，少

犯許多的罪惡麼？但是……」他的思想引到無盡處，不禁拿起鉛筆來，在本子上畫來畫來的出神。

不知站了多少時候，忽地覺得有人推門進來。回頭看時，正是同班友可濟和西真，也一塊兒夾着書來了，看見他都問：「你怎麼不吃飯去？」他微笑着搖一搖頭。他們見他這般光景，也就不說什麼；在爐旁站了一會，便去坐下，談論起別的事來。

要在別日也許他也和他們一塊兒說去，今天他只不言語，從背後呆呆的看著他們。他想：「西真這孩子很聰明，只是總不肯用一用思想——其實用思想又有什麼用處，只多些煩惱，不如渾化些好。」又想：「可濟昨天對我批評了半天西真，說他不體面人，要一輩子不理他。今天又和他好起來，也許有什麼求他的事，也未可知。總之人生只謀的是自己的利益，朋友的愛和仇，也只是以此為轉移，——世間沒有真正的事非，人類沒有確定的心性。」又想，「可濟的哥哥前幾天寫信來叫我做些稿子，還沒有工夫覆他，他哥哥……」這時同學愈來愈多，他的思潮被打斷，便拿起書來，自去坐下。

他很喜歡哲學，但今日却無心聽講，只望着窗外的枯枝殘雪。偶然聽得一兩句，「唯物派說心即是物——世界上的一切現象，只是無目的底力與物的相遇，」這似乎和他這些日子所認可的相同，便收回心來，抬頭看着壁上的花紋，一面聽着。一會兒教授講完了，便徵求學生的意見和問題，他只默然無語。他想：「哲學問題沒有人能以完全解答，問了又有什麼結果；只空耗些光陰，」

一點鐘匆匆過去了，他無精打采的隨着衆人出來。

回到屋裏，放下書，走了幾轉，便坐下；無聊的拿出紙筆，要寫信給他姊姊。這是他煩悶時的習慣，不是沉思，就是亂寫。

「親愛的姊姊：

我今天又起了煩悶了，你知道這裡的天氣麼？陰冷，黯淡，更將我的心情，冷淡入無何有之鄉了。

你莫又要笑我，我的思潮是起落無恆。和我交淺的人，總覺得我是活潑的，有說有笑的，我也自覺我是動的不是靜的。然而我喜玄想，想到上天入地。更不

時的趨煩悶，不但在寂寞時，在熱鬧場中也是如此。姊姊呵！這是爲什麼呢？是遺傳麼？有我的時候，勇敢的父親，正在烈風大雪的海上，高唱那「祈戰死」之歌，在槍林彈雨之下，和敵人奮鬪。年輕的母親，因此長日憂慮。也許爲着這影響，那憂鬱的芽兒，便深深的種在我最初的心情裏了。爲環境麼？有生以來，十二年荒涼落漠的海隅生活，看着渺茫無際的海天，聽着清晨深夜的喇叭，這時正是湯琵琶所說的「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的境象了。像我們那時的——現在也是如此——年紀和家庭，那能起什麼身世之感？然而幼稚的心，那經得幾番淒動，久而久之，便做成習慣了。

可恨那海隅生活，使我獨學無友，只得和書籍親近。更可恨我們那個先生，只教授我些文學作品，偏偏我又極好他。終日裏對着百問不答神秘的「自然」，替古人感懷憂世。再後雖然離開了環境的逼迫，然而已經是先入爲主，難以救藥了。

我又過了八年城市的學校生活，這生活也有五六年之久，使我快樂迷眩，但

漸漸的又退回了。我的同學雖然很多，却沒有一個可與談話的朋友。他們雖然不和我太親密，却也不斥我爲怪誕，因爲我同他們只說的是口裏的話，不說心裏的話。我的朋友的範圍，現在不只在校內了。我在海隅的時候，只知道的是書上的人物，現在我已經知道些人物上的人物。姊姊呵！罪過的很！我對於這些人物，由欽羨而模仿，由模仿而疑懼，由疑懼而輕藐。總而言之，我一步一步的走近社會，同時使我一天一天的看不起人！

不往下再說了，自此而止罷。姊姊呵，前途怎樣辦呢？奮鬥麼？奮鬥就是磨滅真性的別名，結果我和他們一樣。不奮鬥麼？何處是我的歸宿？隨波逐流，聽其自然，到那里是那里，我又不甘這樣飄泊！

因此我常常煩悶憂鬱，我似乎已經窺探了社會之謎。我煩悶的原因，還不止此，往往無端着惱。連我自己也奇怪，只得歸原於遺傳和環境。但無論是遺傳，是環境；已的確做成了我這麼一個深憂沉思的人。

姊姊，我最摩的性情，至終不能磨滅呵！我能咬着牙慰安人，却不能受人的

慰安。人說我具有冷的理性，我也自承認是冷的理性。這時誰是我的慰安，誰配慰安我呢？姊姊呵！我的眼淚，不能在你面前掩蓋，我的歎息，不能在你耳中隱瞞。親愛的姊姊，「善美的安琪兒，」——你真不愧你的朋友和同學們贈你的這個徽號——只有你能慰安我，也只有我配受你的慰安。你雖然不能壅塞我的眼淚的泉源，你却能遏止這泉流的奔湧。姊姊呵！你雖不和我是一樣的遺傳，却也和我是一樣的環境。怎麼你就那樣的溫柔，勇決，聰明，喜樂呢？——雖人家也說你冷靜，但相形之下，和我已相差天下了！——我思想的歷史中的變遷和傾向，至少要有你十分之九的導力。我已經覺得是極力的模仿你，但一離開你，我又失了自覺。就如今年夏天，我心靈中覺得時時有喜樂，假期一過，却又走失了。姊姊，善美的姊姊！飄流在覺悟海中——或是墮落海中，也未可知——的弟弟，急待你的援手呵！

年假近了，切望你回來，雖然筆談比面談有時反真切，反澈底，然而冬夜圍爐，也是人生較快樂的事，不過却難為你走那風雪的長途。小弟弟也盼望你回

來，上禮拜我回家去的時候，他還囑咐我——他決不能像我，也似乎不很像你，他是更活潑爽暢的孩子。我有時想，他還小呢，十歲的年紀，自然是天真爛漫的。但無論如何，決不至於像我。上帝祝福他！只叫他永遠像你，就是我的禱祝了。

姊姊！風愈緊了，雪花也飄來了。我隨手拿起筆來，竟寫了六張信紙，無端又耗費了你五分鐘看信的工夫，請你饒恕我。親愛的姊姊，再見罷！

你憂悶的弟弟。』

匆匆的寫完了，便從頭看了一遍，慢慢的疊起來。自己挪到爐邊坐着，深思了一會，又回來，重新在信後註了幾句：

『姊姊！你看了信，千萬不必過分的爲我難過。我的思潮起落太無恆，也許天明就行所無事了。我不願意以無端的事，不快了我，又不快了你。』

註完便封了口，放在桌上。——其實這信，他姊姊未必能夠看見：他煩悶時就寫信，寫完，自己看幾遍，臨到付郵的時候，說不定一剎那頃，他腦子裏轉一個彎兒，

便燒了撕了。他不願意人受他思想的影響，更不願意示弱，使人知道他是這樣的受環境的逼迫。橫豎寫了，他精神中的痛苦，已經發洩，不寄也沒有什麼，只是空耗了無數的光陰和紙筆。

這時場院裏同學歡笑奔走的聲音，又散滿了，已經到了上午下課的時候。他覺得餓了，便出來自己先走到餐室裏。一會兒同學們也來了，一個個凍紅着臉，搓着手，聚在爐邊談話，可濟回頭看見他，便問：『這兩點鐘沒課，你做什麼來着？』他說：『沒做什麼，只寫了幾封信。』可濟說：『正是呢，我哥哥等着你的回信，千萬別忘了。』他點一點頭。

飯後走了出來，大地上已經白茫茫的了，空中的雪片，兀自飄舞。正走着，西真從後面趕上說，『今天下午四點的委員會，你千萬要到。』他便站住了說，『我正要告訴你呢，今天是禮拜六，昨天我弟弟就寫信叫我早些回去，大概是有一點事。今天就請你替我主席罷，我已經告了假了。』西真道：『你又來，那能有這樣湊巧的事。你若不去，他們又該說你了；辦事自然是難的，但你這人也未免太……』他沉下臉來

說：「太什麼？」西真咽住了笑，道：「沒有什麼，不過我勸你總是到了好。」他低下頭走着，半天不言語，一會兒便冷笑道：「我也看破了。每人都要弄聰明，我何苦白操這一番心？做來做去，總是這麼一回事。什麼公益？什麼服務？我勸大家都不必做這夢了。撒手一去，倒可以釋放無數勞苦的衆生。其實我也不用說別人，我深深的自己承認，我便是罪惡的魁首，魔鬼的頭兒。」西真聽了，也不說什麼。這時已經走到他屋門口，他又說：「其實——我倒不是爲這個，我今天真有點事，請你千萬代勞；全權交給你了，不必再徵求我的意見。」西真遲疑了一會說，「也好。」他便點一點頭進去了。

到了屋裏，百無聊賴，從凍結的玻璃窗裏，往外看着模糊的雪景，漸漸的困倦上來；和衣倒下，用手絹蓋上臉，彷彿要睡。

不一會兒又醒了，倒在牀上呆想，心中更加煩燥，便起來想回家去。忽然憶起可輝的傳來履，不如寫了再走，拿起筆來，卻先成了一篇短文字：

「青年人的危機：

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進社會，他逐漸的看破「社會之謎」。使他平日對於社會的欽慕敬禮，漸漸的雲消霧滅，漸漸的看不起人。

社會上的一切現象，原是只可遠觀的。青年人當初太看得起社會，自己想像的興味，也太濃厚；到了如今，他只有悲觀，只有冷笑。他心煩意亂，似乎要往自殺的道上走。

原來一切都祇是這般如此，說破不值一錢。

他當初以為好的，以為奮鬥不能至的，原來也只是如此。——這時他無有了敬禮的標準，無有了希望的目的；只剩他自己獨往獨來，孤寂淒涼的在這虛僞痛苦世界中翻轉。

他由看不起人，漸漸的沒了他「愛」的本能，漸漸的和人類絕了來往；視一切友誼，若有若無，可有可無。

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我要問作青年人環境的社會！

一方面他只有苦心孤詣的傾向自然。——但是宇宙是無窮的，蘊含着無限的

神祕，沉靜的對着他。他有限的精神和思路，對此是絕無探索了解的希望。他只有低徊，只有讚歎，只有那渺渺茫茫無補太空的奇怪情緒。

兩種心理，將青年人懸將起來，懸在天上人間的中段。

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青年要問宇宙，也要問自己。

青年自己何嘗不能爲人生和宇宙，作種種完滿的解答？但理論是一件事，實踐又是一件事。他說得來却做不到，他至終仍是懸着。

這兩方面又何嘗不可以「不解之解」解決了？但青年人不能升天，不甘入地；除非有一方面能完完全全的來適應他。

宇宙終古是神祕的；但社會又何妨稍稍的解除虛僞和痛苦，使一切的青年人不至於不着邊際？

極大的危險，已經臨到了，青年自己明明白白地知道——

他一口氣寫完了，看了一遍，放在旁邊。找出可輝的信來，呆呆的看着，半天，很昏亂的拿起筆來，又寫：

「可憐兒」：

前幾天從令弟處轉到你的信；你的詩月夜，也拜讀了，很好。我也是極喜歡月夜的，我經歷過的海上和山中的月夜，那美景恐怕你還沒有遇見過。但我總覺得月夜不如星夜；月夜的感覺散漫，不如星夜那般深沉。燦爛的繁星，襯着深藍的夜色，那幽深靜遠的太空，真使人微歎，使人深思，使人神遊物外呵！我暫時對着無星的月夜，恨不得將心靈的利斧，敲碎月明，幻作萬千星辰，叫他和着風中的密葉繁枝，頌讚這「自然」的神秘。你也會有這種的幻想麼？

論到文學創作問題，天才以外的人，自然總不如天才的創作那般容易。——這容易不是多少的問題——因為見得到是一件事，寫得出又是一件事。天才的觀察，也許和別人一般，只是他能描寫得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深刻，便顯得高人一着。不過將創作文學的責任，交付天才，也有一件危險。他們的秉賦至靈，感覺從他的腦中滲透的時候，往往帶着極濃厚的特具的色采；樂便樂到極處，悲也悲到極處。愈寫得動人，愈引導閱者趨向他偏窄的思路上去，他所描寫的對象，就

未免糊糊顛倒了。至此牽連到文學材料問題，我又起怪想了，宇宙中一切的事物，在在都是可描寫的；無論在山村，在都市，只要有一秒鐘寂靜的工夫，坐下想一想，站住看一看，我們的四圍，就充滿了結構非常精密的文學材料，何用四處尋求呢！我主張與其由一兩個人——無論是否天才——來描寫，不如由大家同來實地觀察，各人得着自己的需要。一兩個人的感覺和文字，怎能寫盡這些神祕，沒的玷辱隱沒了這無限的「自然」！

文壇上真寂寞呵！我不信拿這些現時的文學界中人的性格，就足以支撐我們現代的文學界，然而他們的確已這樣的支撐了，真是——我也知止了，懺悔了。然而古往今來，事實也都是如此，古文學家或者還不如今，不過我們看不見，便只有盲從讚歎。何必多說？世界上原只是滑稽，原只是虛偽。古人欺哄今人，今人又欺哄後人，歷史中也盡是一脈相延的欺哄的文字。

說到這里，我又想起你說我的話。你說我只能影響別人，却不能受人的影響。你太把我看重了！我那里有影響人的力量？至於我受人的影響，是的確不

少，你不理會就是了。你又勸我不要太往悲觀裏思想，我看這個不成問題，我近來的思想，幾乎瞬息萬變。告訴你一個笑話，我現在完全贊同唯物派的學說。幾乎將從前的主張推翻了。不過我至終不承認我昨日的主張，以至今日，~~我的~~也是如此。我年紀太輕閱歷太淺，讀的書也太少。人生觀還沒有確定；偶然有些偏於憂鬱的言談和文字，也不過是受一時心境的影響和環境的感觸，不至於長久如此的，而且如不從文字方面觀察，我就不是悲觀的我。因此我從來不以思想的變遷爲意，在這過渡時代的思潮，自由奔放，無論是深悲是極樂，我都聽其自然。時代過了，人生觀確定了，自然有個結果。請你放心罷，我是不須人的慰安的，謝謝你。

「作稿問題」，我真大羞赧了，我不願意再提——附上一篇，是剛才亂寫的，不過請你看一看——這便是末一次。因爲我愈輕看人，愈拿着描寫「自然」不當做神聖的事；結果是我自己墮落，「自然」自殺。我不想再做了，不如聽「自然」自己明明白白地呈露在每個漁夫農婦的心中，覆蓋了無識的靈魂，舒展了

無盡無邊的美。

到此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你所愛的孩子，我的小弟弟，活潑勝常，可以告慰。

雪中的天色，已經昏暗了，我要回家去。歸途中迎面的朔風，也許和你樓旁的河水相應答。何不將心靈交託給這無界限的天籟，來替我們對話？

你的朋友。」

忽忽的寫完，和那篇稿子一塊兒封了起來。又從桌上拿起給姊姊的信來，一同放在袋裏。檢出幾本書，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匆匆的又走出來；一眼望見西真和幾個同學，都站在「會議室」的門口目送着他。

街上只有朔風吹着雪片，和那車輪壓着雪地軋軋的細響。路燈已經明了，一排兒繁星般平列着；燈下却沒有多少行人，只聽得歸巢的寒鴉，一聲聲的叫噪。他在車上想：『當初未有生物的時候，大地上也下雪麼？倘若有雪，那纔是潔白無際，未經踐踏，任他結冰化水，都是不染微瑕的。』又想：『只有「家」是人生的安慰，人生

的快樂麼？可憐呵！雷濤風寒，人人都奔走向自己暫時的歸宿。那些無家的人又將如何？——永久的家又在那里？」他愈想愈遠，竟然忘卻寒風吹面。忽然車停了，他知道已經到家了。

走進門去，穿過雨路，看見餐室裏只有微微的光；心想父親或者不在家。他先走上樓去，捻亮了電燈，放下書，脫了外衣，又走上來。

輕輕的推開門，屋裏很黑暗，卻有暖香撲面。母親坐在溫榻上，對着爐火，正想什麼呢。弟弟頭枕在母親的膝上，腳兒放在一邊，已經睡着了。跳盪的火光，映着弟弟雪白的臉兒，和母親扶在他頭上的手，都幻作微紅的顏色。

這屋裏一切都籠蓋在寂靜裏，鐘擺和木炭爆發的聲音，也可以清清楚楚的聽見。光影以外，看不分明；光影以內，只有母親的溫柔的愛，和孩子天真極樂的睡眠。

他站住了，凝望着，「人生只要他一輩子是如比！」這時他一天的愁煩都驅出心頭，卻湧作愛感之淚，聚在眼底。

母親已經看見他了；他只得走近來，俯在弟弟的身旁。母親說：「你回來了，冷

不冷？」他搖一搖頭。母親又說：「你姊姊來了一封信，她說……」他抬起頭來問道：「她說什麼？」母親看着他的臉，問道：「你怎麼了？」他低下頭說：「沒有什麼——」這時他的眼淚，已經滴在弟弟的臉上了。

不周山

魯迅

女媧忽然醒來了。

伊似乎是從夢中驚醒的，然而已經記不清做了什麼夢；只是很懊惱，覺得有什麼不足，又覺得有什麼太多了。煽動的和風，溫煦的將伊的氣力吹得瀟灑在宇宙裏。

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

粉紅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許多條石綠色的浮雲；星便在那後面忽明忽滅的映眼。天邊的血紅的雲彩裏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如流動的金珠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邊却是一個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並不理會誰是下去，和誰是上來。

地上都嫩綠了，便是不很換葉的松柏也顯得格外的嬌嫩。桃紅和青白色的斗大的雜花，在眼前還分明，到遠處可就成爲斑斕的烟靄了。

「唉，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伊想着，猛然間站立起來了。擎上那非常圓滿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個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爲神異的肉紅。暫時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處所。

伊在這肉紅色的天地間走到海邊，全身的曲線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裏，直到身中央纔釀成一段純白，波濤都驚異，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躑在伊身上。這純白的影子在海水裏動搖，彷彿全體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並沒有見，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帶水的軟泥來，同時又揉捏幾回，便有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東西在兩手裏，

「阿，呵！」伊固然以爲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這東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裏，禁不住很詫異了。

然而這詫異使伊喜歡，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繼續着伊的事業，呼吸吹噓着，汗

混和着……

「Ngal ngal」那些小東西可是叫起來了。

「阿，阿！」伊又喫了驚，覺得全身的毛孔中無不有什麼東西飛散，於是地上便單，滿了乳白色的烟雲，伊纔定了神，那些小東西也住了口。

「Akon, Agnoi」有些東西向伊說。

「阿阿，可愛的寶貝。」伊看定他們，伸出帶着泥土的手指去撥他肥白的臉。

「Uve。 Ahahai」他們笑了，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間看見的笑，於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來。

伊一面撫弄他們，一面還是做，被做的都在伊的身邊打圈，但他們漸漸的走得遠，說得多了，伊也漸漸的懂不得，只覺得耳朵邊滿是嘈雜的嚷，嚷得頗有些頭昏。

伊在長久的歡喜中，早已帶着疲乏了，幾乎吹完了呼吸，流完了汗，而魂又頭昏，兩眼便朦朧起來，兩頰也漸漸的發了熱，自己覺得無所謂了，而且不耐煩。然而伊還是照舊的不歇手，不自覺的只是做。

終於，腰腿的酸痛逼伊站立起來，倚在一座較爲光滑的高山上，仰面一看，滿天是魚鱗樣的白雲，下面則是黑壓壓的濃綠。伊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總覺得左右不如意了，便焦躁的伸出手去，信手一拉，拔起一株從山上長到天邊的紫藤，一房一房的剛開着大不可言的紫花，伊一揮，那藤便橫搭在地面上，遍地散滿了半紫半白的花瓣。

伊接着一擺手，紫藤便在泥和水裏一翻身，同時也濺出拌着水的泥土來，待到落在地上，就成了許多伊先前做過了一般的小東西，只是大半默頭默腦，犛頭鼠目的有些討厭。然而伊不暇理會這等事了，單是有趣而且煩躁，夾着惡作劇的將手只是輪，愈輪愈飛速了，那藤便拖泥帶水的在地上滾，像一條給沸水燙傷了的赤練蛇。泥點也就暴雨似的從藤身上飛濺開來，還在空中便成了哇哇地啼哭的小東西，爬來爬去的撒得滿地。

伊近於失神了，更其輪，但是不獨腰腿痛，連兩條臂膊也都乏了力。伊於是不由的蹲下身子去，將頭靠着高山，頭髮漆黑的搭在山頂上，喘息一回之後，歎一口氣，兩眼就合上了。紫藤從伊的手裏落了下來，也困頓不堪似的懶洋洋的躺在地面上。

在這天崩地塌價的聲音中，女媧猛然醒來，同時也就向東南方直溜下去了，伊伸脚想踏住，然而什麼也踹不動，連忙一舒臂揪住了山峯，這纔沒有再向下滑的形勢。

但伊又覺得水和沙石都從背後向伊頭上和身邊滾滾過去了，略一回頭，便灌了一口和兩耳朶的水，伊趕緊低了頭，又只見地面不住的動搖。幸而這動搖也似乎平靜下去了，伊向後一移，坐穩了身子，這纔挪出手來拭去額角上和眼睛邊的水，細看是怎樣的情形。

情形很不清楚，遍地是瀑布般的流水；想來是海裏罷，有幾處更站起很尖的波浪來。伊只得呆呆的等着。

可是終於大平靜了，大波不過高如從前的山，像是陸地的處所便露出稜稜的石骨，伊正向海上看，只見幾座山奔流過來，一面又在波浪堆裏打旋子。伊恐防那些山碰了自己的脚，便伸手將他們攔住，望那山坳裏，還伏着許多未曾見過的東西。

伊將手一縮，拉近山來仔細的看，只見那些東西旁邊的地上吐得很狼籍，似乎是金玉的粉末，又夾雜些嚼碎的松柏葉和魚肉。他們也慢慢的陸續抬起頭來了，女媧圓睜了眼睛，好容易纔省悟到這便是自己先前所做的小東西，只是怪模怪樣的已經都用什麼包了身子，有幾個還在臉的下半截長着雪白的毛毛了，雖然被海水粘得像一片尖銳的白楊葉。

「呵，呵！」伊詫異而且害怕的叫，皮膚上都起粟，就像觸着了一支毛刺蟲。

「上真救命……」一個臉的下半截長着白毛的昂了頭，一面嘔吐，一面斷斷續續的說，「救命……臣等……是學仙的。誰料壞劫到來，天地分崩了。……現在幸而……遇到上真，……請救蟻命，……並賜仙……仙藥……」他于是將頭一起一落的做出異樣的舉動。

伊都茫然，只得又說，「什麼？」

他們中的許多也都開口了，一樣的是一面嘔吐，一面「上真上真」的只是嚷，接着又都做出異樣的舉動。伊被他們鬧得心煩，頗後悔這一拉，竟至於惹了莫名其妙的

禍。伊無法可想的向四處看，便看見有一隊巨鼈正在海面上游嬉，伊不由的喜出望外了，立刻將那些山都擱在他們的脊梁上，囑咐道，「給我駝到平穩點的地方去罷！」巨鼈們是乎點一點頭，成羣結隊的耽遠了，可是先前拉得過於猛，以致從山上擲下一個臉有白毛的來，此時趕不上，又不會變水，便伏在海邊自己打嘴巴。這倒使女媧覺得可憐了，然而也不管，因為伊實在也沒有工夫來管這些事。

伊噓一口氣，心地較為輕鬆了，再轉過眼光來看自己的身邊，流水已經退得不少，處處也露出廣闊的土石，石縫裏又嵌着許多東西，有的是直挺挺的了，有的却還在動。伊瞥見有一個正在白着眼睛默看伊；那是遍身多用鐵片包起來的，臉上的精神似乎很失望而且害怕。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伊順便的問。

「嗚呼，天降喪。」那一個便淒涼可憐的說，「顛頭不道，抗我后，我后躬行天罰，戰於郊，天不祐德，我師反走……」

「什麼？」伊向來沒有聽過這類話，非常詫異了。

「我師反走，我后爰以厥首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我后亦殞落。嗚呼，是實惟……」夠了夠了，我不懂你的意思。」伊轉過臉去了，却又看見一個高興而且驕傲的臉，也多用鐵片包了全身的。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伊到此時纔知道這些小東西竟會變這麼花樣不同的臉，所以也想問出別樣的可懂的答話來。

「人心不古，康回實有豕心，颯天位，我后躬行天罰，戰於郊，天實祐德，我師攻戰無敵，殛康回於不周之山。」

「什麼？」伊大約仍然沒有懂。

「人心不古，……」

「夠了夠了，又是這一套！」伊氣得從兩頰立刻紅到耳根，火速背轉頭。另外去尋覓，好容易纔看見一個不包鐵片的東西，身子精光，帶着傷痕還在流血，只是腰間却也圍着一塊破布片。他正從一個直挺挺的東西的腰間解下那破布來，慌忙繫上自己的腰，但神色倒也很平淡。

伊料想他和包鐵的那些是別一種，應該可以探出一些頭緒了，便問道：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是怎麼一回事呵。」他略一抬頭，說。

「那剛纔鬧出來的是？……」

「那剛纔鬧出來的麼？」

「是打仗罷？」伊沒有法，只好自己猜測了。

「打仗罷？」然而他也問。

女媧倒抽了一口冷氣，同時也仰了臉去看天。天上一條大裂紋，非常深，也非常闊，伊站起來，用指甲去一彈，一點不清脆，竟和破碗的聲音相差無幾了。伊皺了眉心，向四面察看一番，又想了一會，便擰去頭髮裏的水，分開了搭在左右肩膀上，打起精神來向各處拔蘆柴，伊已經打定了「候補起來再說」的主意了。

伊從此日日夜夜堆蘆柴，柴堆高多少，伊也就瘦多少，因為情形不比先前，仰面是歪斜開烈的天，低頭是齷齪破爛的地，毫沒有一些可以賞心悅目的東西了。

蘆柴堆到裂口，伊纔去尋青石頭，當初本想用和天一色的純青石的，然而地上沒有這麼多，大山又捨不得用，有時到熱鬧處所去尋些零碎，看見的又冷笑，痛罵，或者擔回去，甚至至於還咬伊的手。伊於是只好攬些白石，再不夠，便湊上些紅黃的和灰黑的。後來總算將就的填滿了裂口，止要一點火，一燴化，事情便完成，然而伊也累得眼花耳聾，支持不住了。

「唉，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伊坐在一座山頂上，兩手捧着頭，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這時崑崙山上的古森林的大火還沒有熄，西邊的天際都通紅。伊向西一瞟，決計從那里拿過一個帶火的大樹來點蘆柴積，正要伸手，又覺得腳趾上有什麼東西刺着了。

伊順下眼去看，照例是先前所做的小東西，然而更異樣了，累累墜墜的用什麼布似的東西掛了一身，腰間又格外掛上十幾條布，頭上也罩着些不知什麼，頂上是一塊烏黑的小小的長方板，手裏拿着一片物件，刺伊腳趾的便是這東西。

那頂着長方板的却偏站在女媽的兩腿之間向上看，見伊一順眼，便倉皇的將那片遞上來了，伊接過來看時，是一條很光滑的青竹片。上面還有兩行黑色的細點，比檲樹葉上的黑斑小得多。伊倒也很佩服這手段的細巧。

「這是什麼？」伊還不免於好奇，又忍不住要問了。

頂長方板的便指着竹片，背誦如流的說道，「裸裎淫佚，失德蔑禮敗度，禽獸行，國有常刑，惟禁！」

女媽對那小方板瞪了一眼，倒暗笑自己問得太悖了。伊本已知道和這類東西扳談，照例是說不通的，於是不再開口，隨將竹片擱在那頭頂上面的方板上，手便從火樹林裏抽出一株燒着的大樹來，要向蘆柴堆上去點火。

忽而聽到嗚嗚咽咽的聲音了，可也是聞所未聞的玩藝，伊姑且向下再一瞧，却見方板底下的小眼睛裏含着兩粒比芥子還小的眼淚。因為這和伊先前聽慣的「*Da Da*」的哭聲太不同了，所以竟不知道這也是一種哭。

伊就去點上火，而且不止二地方。

火勢並不旺，那蘆柴是沒有乾透的，但居然也烘烘的響，很久很久，終於伸出無數火焰的舌頭來，一伸一縮的向上舔，又很久，便合成火焰的重疊花，又成了火焰的柱，赫赫的壓倒了崑崙山上的紅光。大風忽地起來。火柱旋轉着發吼。青的和雜色的石塊都一色通紅了，鉛糖似的流佈在裂縫中間，像一條不滅的閃電。

風和火勢捲得伊的頭髮都四散而且旋轉，汗水如瀑布一般奔流，大光燄烘托了伊的身軀，使宇宙間現出最後的肉紅色。

火柱逐漸上升。只留下一堆蘆柴灰。伊待到天上一色青碧的時候，纔伸手去一摸，指面上却覺得還很有些參差。

「養回了力氣，再來罷。……」伊自己想。

伊於是彎腰去捧蘆灰了，一捧一捧的填在地上的大水裏，蘆灰還未冷透，蒸得水嘶嘶的沸湧，灰水潑滿了伊的周身，大風又不肯停，夾着灰撲來，使伊成了灰土的顏色。

「吁！……」伊吐出最後的呼吸來。

天邊的血紅的雲彩裏有一光芒四射的太陽，如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燧岩中；那一邊，却是一個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但不知道誰是下去和誰是上來。這時候，伊的以自己用盡了自己一切的軀殼，要在這中間輪倒，而且不再呼吸了。

上下四方是死滅以上的寂靜。

三

有一日，天氣很寒冷，却聽得一點喧囂，那是禁軍終於殺到了，因為他們等候着望不見火光和烟塵的時候，所以到得遲。他們左邊一柄黃斧頭，右一邊一柄黑斧頭，後面一柄極大極古的大纛，躲躲閃閃的攻到女媧死屍的旁邊，却並不見什麼動靜。他們就在死屍的肚皮上紮了寨，因為這一處最膏腴，他們檢選這些事是很伶俐的。然而他們却突然變了口風，說惟有他們是女媧的嫡派，同時也就改換了大纛旗上的科斗字，寫道「女媧氏之腸。」

落在海岸上的老道士也傳了無數代了。他臨死的時候，纔將仙山被巨鼈背到海上這一件要聞傳授徒弟，徒弟又傳給徒孫，後來一個方士想討好，竟去奏聞了秦始皇

始皇便教方士去尋去。

方士尋不到仙山，秦始皇終於死掉了；漢武帝又教尋，也一樣的沒有影。

大約巨龜們是並沒有懂得女媧的話的，那時不過偶而湊巧的點了點頭。模模糊糊的背了一程之後，大家便走散去睡覺，仙山也就跟着沈下了，所以直到現在，總沒有人看見半座神仙山。至多也不外乎發見了若干野蠻島。

(吶喊)

牛

葉楚傖

一 媳婦與牛

袁老福是個蘇州齊門外的農夫，他種的田是向城裏江鄉宦賬房領出來的。他有一個兒子喚小福，今年二十四歲，正是強壯的時候，捲起大褲管，一雙泥腿，不離地頭，拔草抓泥，一天的工作，總抵得人家兩天。小福娶的一房媳婦，也是下得田踏得車的，他們三口兒領種了二十畝租田，却也夠吃了。

老福却是个深謀遠慮的人：他扳着指頭想道：媳婦是要生育的，現在纔過門，肚

子還有膨亨，自然是得力的，要是一生了孩子，非但少了个下田的健婦，并且多了个分產的孩子，這一出進，眼前的一份布衣菜飯，便有些保不住了。他想到這點，便決意慢慢的預備着，先攬出幾個錢來，買了兩口小豬，指望養大了，好將豬價去買牛，有了只牛，便抵得个健婦了，他一面預備，一面眼睜睜看着媳婦的肚子，指望他永遠不會膨亨，牛是有了，若拔草踏車的媳婦依舊是拔草踏車的媳婦，不是又好多領種幾畝田，穿件新衣吃塊肥肉麼？那知小豬的還沒有長成，他媳婦的腰身，已經一天大似一天，他見了沒奈何，只好暗地罵小福不長進喉急！

媳婦生了个男孩子，肥羊一般的白，小福雙手抱着，笑得眼睛沒縫兒；老福牽着隻黃牛，在屋背後放青，抱着牛角，喚他作媳婦，牛却老實不客氣，低了頭答應道：「嗨！嗨！」

老福——小福——牛——歡家下田去了。媳婦將孩子拍了一回，拉出乳頭，放孩子在柴窩上，忙忙的淘米洗菜劈柴生火，孩子在柴窩上哭得像殺豬一般，媳婦被溼柴烟眯了，眼淚直流，說做工的餓着肚子在田裏呢。孩子忽然不哭了，他那里明白過娘的話

來，吃力了直着兩個小眼球向屋頂望呢。

太陽下山了，灶上熱騰騰地，孩子啃住了娘的乳頭哼，老福——小福——牛——他們三個伴僧還來了。他們的房屋是三間，中間算客廳；正中的桌上，供着田公田母財神玄壇七七八八的小捏像，上邊高高的吊着個木龕，從老福上一代起的神主，都豎在龕裏。龕上披着塊紅布，還是小福娶親時的紀念品。孩子都有了，自然顏色不鮮明哩。上首一間分作兩間：靠裏半間是灶房，靠外半間是老福的臥室，下首一間便是小福兩口兒的房了。三間屋的前面，是一片磚場，預備牽糞打稻用的。場角一個牛棚，新用稻草蓋着，甚麼耜頭哩犁鉞哩水車床哩，都放在這棚裏的。

牛上了棚，犁鉞等歸了窩，老福坐在張長凳上，拍着烟袋，看小福端出張矮桌來，放在自己面前。媳婦把酒壺碗筷一樣樣送出來，老福喝了一口酒，歎氣道：這牛似裏了腳似的，儘管打着他，兀是在車盤邊嬾。小福看了媳婦一眼。媳婦道：牛販子手裏的牛，是最靠不住的，爺怕給他騙去了。老福又喝了口酒。搖頭道：那里便給他騙了，這牛在他那裏的時候，我親眼見走得飛快的，怎地一到我家，便嬌養起來了。

小福又看了媳婦一眼。媳婦進去盪酒，一回抱着孩子出來，坐在門檻上笑道：那牛販子慣用一種手段：你看十個牛販子，不是倒有九個腰裏帶着大潮烟筒的麼？他販的那里有甚麼好牛來，主顧上了他的門，他第一件事，便是抽出這烟筒來裝上烟敬客，待客人抽了幾筒，自己便沒多沒少的抽去，一面同主顧攀談，主顧要是問這牛脚力怎樣，他便將烟筒頭輕輕向牛屁股上一點，那牛便跑得飛快，到牛價付過，主顧將牛牽回，便再也跑得沒有以前的快了。老福又喝了口酒道：不是牛販子會念符咒的麼？媳婦笑道：販子倒不會念符咒，那烟筒頭是吸得滾熱的呢！老福直豎起來看着牛道，啊！牛！牛！仍低着道：唔！唔！

二 牛之譏雞之歌

牛做了第一天苦工，滿身骨脊裏痛着，心裏怨着不應該投奔這酷虐的主人。看老福沒精打采的吃了飯，小福兩口兒吃完收拾了。自關着門進去。靜悄悄地一個人分圓的月亮，從屋角上推出來。牛看見月光，認是天又亮了，不覺嘆了一聲。過了許時，月光漸漸照到自己身來，却是涼涼的不似白天那個光的熱。又聽那屋子裏靜悄悄地沒

一些人聲，也不見有人開出門來，才放下了心說：求天可憐我這替人出力供人飯食受人鞭策的牛，永遠不放那慈祥可愛的月光下去纜好呢！

牛正這樣說，柵腳邊的田具，一齊嘆息起來道：新來的朋友呀！你雖辛苦，究竟還受着主人養的，像我們不是同你一般的做工，一些兒工值也沒有，不是更可憐麼！牛回頭看時，見那犁耙耜頭鐮刀泥抓，一件件下起淚來。牛說失照了，我們是初敘，還不知道各位的功用，請教罷。

鐮刀說：我是最不平的，秋風一起，田裏像黃金一般，稻穗上的新穀，像珍珠一般，用盡我的氣力，齊根割將下來，眼看着一札札的拉進人家場上去，我却默倚在一邊看，下山落日，受激骨西風。

犁耙說：你還算得了个收穫的虛名，自古功德巍巍的英雄豪傑，那一个不是替人作嫁的，東門置酒，北闕論勳，同你眼看着一札札稻把拉進人家場上去，有甚麼分別呢。只有我在火一般的太陽裏，馳驅奔走，攬得滿身污泥，把田壅熱了，別人只說「盤中粒粒珍珠米，都自農人汗血來。」你想還圖些甚麼來，耜頭泥抓等同聲歎道：誰

不是這樣，我們莫說罷，你看月光已斜了，不到一刻，東方一發白，便又該作苦工去哩！牛道：不是這樣說，苦工是我們做的，米是主人收的，這事太也不平，依你們說，難道便埋着頭含冤一世不成，趁天還沒有亮，我們趕快想個主意呀！鎌刀等道：朋友，你在動物中雖出名是笨伯，究竟比我們還高出萬倍，請你做個盟主，發表意見，我跟着你做罷。

牛便得意非凡的演說道：現在的世界，沒有一種的工作是不要工值的，我們既替他工作了，便應該要求他相當的工值。我們第一步：明天就要提這要求條件出去，但是你們在人面前是不能說話的，我還有副口舌在這兒，明天這提出要求的代表，豈不容辭，是要我來當的了。這要求條件提出了以後，他要是承認我們，須再用第二步的辦法。這第二步的辦法：是已經試驗過幾次，絕對有效力的，你們注意了，我提出要求時，他的頭要是一搖，我們便實行同盟罷工，看他們三個人六隻手，種得熟這二十畝田麼！

牛正說得高興，那牆外的雄雞似聽見了他演說一般，唱起歌來了。歌道：

喔！喔！喔！ 白日照黑屋； 坐着吃的笑， 立着種的哭。
喔！喔！喔！ 水蛇伸臂膊； 佃戶箱籠空， 地主倉廩足。
喔！喔！喔！ 天河橫屋角； 瓊樓席上珍， 村舍心頭肉。
喔！喔！~~囉~~ 蛙蟆作新樂； 小人升天堂， 老爺入地獄。

大家聽了這歌，都歡天喜地的道，天快亮了，預備！預備！罷工！罷工！

三 同盟失敗

老福聽得雞鳴，趕着爬起來。四月裏的天氣，這睡時脫衣，起時穿衣的工夫，在農家是照例免了的。他爬了起來，第一件不開心的事，便是隔房小福兩口兒，一遞一聲的鼻息。他聽了一回，搖搖頭，故意開客堂的門時，搖得戶戶的怪響。媳婦先驚醒了，推着小福，朦朧道：還早呢？老福不好意思喚，却走到牛欄前，大聲呼叱着，這一聲呼叱，却起了幾種作用。媳婦聽了，忙披衣起來道，爺好早呀！小福却撇着嘴說，你兒子是有媳婦的人呢，那孩子却驚得哭了。只有這牛一聽見老福的呼叱，便昂着頭提出要求條件來道：姆！姆！姆！姆！

老福撇着嘴道：你倒有規矩，會向人請早安。多出些勁，做你的工是真的。這些虛文蠲了罷。說着向廊下竹竿上拉了條老布手巾，自向踏渡上洗臉去了。這兒小福的房門也開了，媳婦蓬着頭到廚下燒飯去，小福向牛柵後拾出一捆草料來，撥鬆了，堆在牛嘴邊，牛見了堆草，却怔住了看。他神氣像是在那里義利交戰似的。小福原是睡眼矍矍着，那里管他吃不吃。老福洗完臉進來，聽得孩子在床上嗚嗚咽咽哭，媳婦在灶間喚小福，小福在廊下蹲着札草鞋，同每天朝朝起來的景象差不多，却不料牛柵裏藏着一場未來的風波哩。

那牛向草料發了回怔，覺得餓上來了，低頭想吃去，又礙鎌刀等眼睜睜地瞧着，自己只好忍着餓。挨不多一刻，老福吃完朝飯，先來收拾那犁鋤，那知纔提起來，鋤柄脫了，柄頭跌下來。把老福的脚，壓得怪痛。牛看見了，暗暗地喝采。小福走過來，將牛鼻繩一帶，嘴裏打着唿哨，牛動也不動，小福夾手便是一竹鞭，牛反蹲下來地。老福痛上氣來，沒奈何鋤頭，却借牛來出氣，便舉起鋤柄，是向牛身上鑿。這一場惡戰，把個牛柵幾乎搗爛，結果却是老牛完全失敗，老牛所最痛心的，便是那些同盟的

鐮刀耜頭等，多變了老福小福的武器，來攢擊自己。

老福父子戰勝了牛，便開了個善後會議，決定第一步把田器毀損的，立刻修理，帶着下田工作。第二步將牛定了頑強抵抗的罪名，罰餓一天。會議定了，不多一刻，小福父子，各自推着田器出發了，留在屋裏，只有媳婦孩子牛。

媳婦狠可憐這失敗的牛，把草料依舊堆在他嘴邊，却埋怨道：你這畜生，怎便同人放起對來，你不想辛苦活命是誰，不能違拗的，皇帝也要耜田三下，如何你反想不辛苦活命起來，快給我吃完了，過一刻隨我到田裏，總不至再挨打呢。牛聽了這話，又見了這慈祥的媳婦，與香馥的草料在眼前，不覺長鳴了一聲，眼淚直下。媳婦正說着，那孩子又在床上哭了，媳婦笑着進去道，這便是一个不辛苦要活命的。

牛肚裏的義利二字，到這時已經模糊了，爲甚麼呢？因爲義的戰爭，方纔失敗，利的引誘，又在眼前。要是人入了這境遇，便是歷劫餘生，心灰已盡，把天地勘破，人網蹴開，儘許披髮避楚，馳警入山了。只是他是隻牛，如何能及得狂客名士來。他倚在柵邊，自淌了一回淚，忽見場外影影綽綽的來了個人，手裏也牽着个伴儕，這伴

槽是甚麼，咳也是一隻牛。

那牛黑漆般的一身毛，太陽射下來，烏油油地閃着光。兩只角兒高高的蹺起，有一尺多長。好不威武，隨着那人走着，便這幾步路，也大模大樣，比城裏的那些穿衣冠的紳士，還要從容。那可憐的牛，見了這得意得志滿的同類不覺長歎了一聲。那聽得有人叫他，回頭過來一看，見是個可憐的，他便從鼻子管裏哼了一聲，接着道：這是个不愛的啊！甚麼時候了？這在柵裏詐病哩！說着自搖頭歎息的去。

四 覺悟

老福小福還來，開頭第一句，便問這畜生怎樣了。媳婦說他認錯了，明天情願做工了，小福見柵邊堆着沒吃完的草料，發話道：怎給他吃起來？媳婦笑道：爺便是買來預備殺了做牛肉賣，也不該餓他啊，你們這種處罰，實在罰了自己。我見草料滿堆在他面前，他不吃，便知道有氣淘了；淘氣前他先有不吃的事，所以斷得定他現在的吃，便有悔過的意思了。小福笑道：你倒是個牛醫，你倒是個哲學家。老福不理他們的話，自瞧着牛屁股，摸那潮烟筒的頭兒。

這天的夜裏，牛正倦着，忽見那鐮刀耜頭等，一一走過來笑道：盟主受災了？第二步失敗了，第三步又該怎樣呢？牛恨恨的道：第三步麼！解散同盟，大家作工罷了。耜頭道：你老人家，可不是怪我們麼。牛歎氣道：不怪你們，還怪誰。你們便不一致進行，也不應該幫助他打我呀！耜頭等同聲道：我們原不願聽他的，苦的是沒有力去抵抗他啊！牛聽了這句話，忽然引起他研究的興味來，屈一只脚，支了牛頭，將一條牛腿，靠在柵上，居然像天文學家推測木星，與地球的距離一般。好半天，忽然立起身來道，我又要演說哩。鐮刀等都掩着笑說，仔細些罷。

牛道：這次的失敗，自然因為沒有抵抗的能力，但你們那鋤兒柄兒着在我身上的時候。我覺得比人用拳頭來打，加倍的痛，可見你們不是沒力的。從別方面說你們，要是真的沒有力，他何必不用拳頭，一定要來借重你們呢。再放開一步說，他爲甚麼不用雙手去犁泥開溝，水耘苗收稻，處處要借重你們呢。可見你們能力是一定有的，不過所有的能力，不能由着自己的主意發展，到處被人家利用罷了。你們應該知道這次的失敗，不是失敗在沒有能力的一點，是失敗的在有能力而不能自用呢。天地間沒

有能力的，他不過不能有功，却還不至有害。惟有有能力而不能自動的，在是罪大惡極的。譬如一把刀，他在一個貪贓枉法的官吏手裏，眼見有個安分良民，綁在面前，要利用這刀，流他沉寃莫白的血了。這時刀若有自動的能力，橫將過去，將贓官的頭一割，再折回來，將綁着繩一斷，這不是大快人心的事麼！可憐他不能，可憐他只有攢着眉頭向天地間不平人道一聲歎，說我沒有法子。然而憑你怎樣道歉，這位安分良民的頸根，總被他割斷了。這種現狀，不單自殺人的，不單是今天朝上的你們，便是那老福小福對於地主，地主的對於大地主，大地主的對於徵收吏，不通是一樣的麼！更不單是田地上的事，凡是在不平等的階級裏，甚麼軍界政界，通不是在上級的利用下級能力，在下級的爲上級犧牲德義的麼！這泛論的，要就今天同盟罷工的失敗研究起來；第一沒有共同生活的救濟，是決不能成功的，就是我打倒，還勉強能挨，惟有餓的難關，實在不容易闖破，我也會幾次咬緊牙關，拚個餓死，但是一陣陣潮上心來，不要我便是鐵打成的腸胃，也要被餓字蛀穿了呢！那媳婦的話，那里便勸醒了我。勸醒吾的是柵邊這一堆草料呢。第二沒有犧牲的決心，也是決不能成功的，我們

這次要是有了犧牲的決心，只要有我，也足夠了爲甚麼呢。我還有角啊！還有蹄啊！我爲甚麼不施展出來，咳都只爲我只能罷工，不能犧牲呀！第三沒有有意識完全的組織，也是不能成功的，我們昨天實在是胡亂成局，要是這種組織能成功，也太沒有價值了。……

牛正說到痛快淋漓的時候，忽聽得牆外的雞又唱起歌來。牛道：唱歌的那位朋友，倒是先覺啊！你們不聽他所唱的麼，我直替袁老福父子擔心哩！

（慧話吐詭，玄襟灼世，推闡名理，可云挾造化之祕已！惟入世之法，演測愈明，則憂患愈深。夫子其猶有蓬之心也夫！王大覺贅語。）

茫茫夜

郁達夫

(一)

一天星光燦爛的秋天的朝上，大約時間總在十二點鐘以後了，靜寂的黃浦灘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街燈的灰幽的光線，散射在蒼茫的夜色裏，烘出了幾處電桿和建築

物的黑影來。道旁尙有二三乘人力車停在那裏。但是車夫好像已經睡着了。所以並沒有什麼動靜。黃浦江中停着的船上，時有一聲船板和貨物相擊的聲音傳來，和遠遠不知從何處來的汽車車輪聲合在一處，更加形容得這初秋深夜的黃浦灘上的寂寞。在這沉默的夜色中，南京路口灘上忽然閃出了幾個纖長的黑影來。他們好像是自家恐懼自家的脚步聲的樣子，走路走得很慢。他們的話聲亦不很高。但是在這沈寂的空氣中，他們的足音和話聲。已經覺得很響了。

『于君，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你的酒完全醒了麼？我只怕你上船之後，又要吐起來。』

講這一句話的，是一個十九歲前後的纖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他的身體好像是不十分強。所以在微笑的時候，他的蒼白的臉上，也脫不了一味悲哀的形容。他講的雖然是北方的普通話，但是他那幽徐的喉音，和宛轉的聲調，竟使聽話的人，辨不出南音北音來。被他叫作『于君』的，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大約是因爲酒喝多了，頰上

有一層紅潮，同薔薇似的罩在那裏。眼睛裏紅紅月着的，不知是眼淚呢還是醉意，總之他的眉間，仔細看起來，却有些隱憂含着，他的勉強裝出來的歡笑，正是在那裏形容他的愁苦，他比剛纔講話的那青年，身材更高，穿着一套籐青色的嘩雖洋服，與剛纔講話的那青年的魚白大衫，却成了一個巧妙的對稱。他的面貌無俗氣，但亦無特別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龐上，加上一雙比較細小的眼睛。和一個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由他那二寸寬的舊此的硬領和紅格的領結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富有趣味的人。他聽了青年的話，就把頭向右轉了一半，朝着了那青年，一邊伸出右手來把青年的左手捏住，一邊笑着回答說：

『謝謝，遲生，我酒已經醒了。今晚真對你們不起，要你們到了這深夜來送我上船。』

講到這裏，他就回轉頭來看跟在背後的兩個年紀大約二十七八的青年，從這兩個青年的洋服年齡面貌推想起來，他們定是姓于的青年修學時代的同學。兩個中的一個年長一點的人聽了姓于的青年的話，就搶上一步說：

『質夫，客氣話可以不必說了。可是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我還沒有問你。你的錢夠用了麼？』

姓于的青年聽了，就放了捏着的遲生的手，用右手指着遲生回答說：

『吳的借給我的二十元，還沒有動着，大約總夠用了，謝謝你。』

他們四個人——于質夫吳遲生在前，後面跟着二個于質夫的同學。是剛從于質夫的寓裏出來，上長江輪船去的。

橫過了電車路沿了外灘的冷清的步道走了二十分鐘，他們已經走到招商局的輪船碼頭了。江裏停着的幾隻輪船，前後都有一點黃黃的電燈點在那裏。從黑闇的堆棧外的碼頭走上了船，招了一個在那里假睡的茶房，開了艙裏的房門，在第四號官艙裏坐了一會，于質夫就對吳遲生和另外的兩個同學說：

『夜深了，你們可先請回去，諸君送我的好意，我已經謝不勝謝了。』

吳遲生也對另外的兩個人說：

『那麼你們請先回去，我就替你們做代表罷。』

于質夫又拍了遲生的肩說：

『你也請同去了罷。使你一個人回去，我更放心不下。』

遲生笑着回答說：

『我有什麼要緊，只是他們兩位，明天還要上公司去的，不可太睡遲了。』

質夫也接着對他的兩位同學說：

『那麼請你們兩位先回去，我就留吳君在這兒談罷。』

送他的兩個同學上岸之後，于質夫就拉了遲生的手回到艙裏來。原來今晚開的這隻輪船，已經舊了，並且船身太小，所以航行頗慢。因此乘此船的乘客少得很。于質夫的第四號官艙，雖有二個艙位，單只住了他一個人。他拉了吳遲生的手進到艙裏，把房門關上之後，忽覺得有一種神祕的感覺，同電流似的，在他的腦裏經過了。在電燈下他的肩下坐定的遲生，也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發生，儘俯着首默默地坐在那裏。質夫看着遲生的同儕人似的險色，感情竟壓止不住了。就站起來緊緊的捏住了他的兩手，面對面的對他幽幽的說。

『遲生，你同我去罷，他同我上A地去罷。』

這話還沒有說出之先，質夫正在那裏想：

『二十一歲的青年詩人蘭勃 Arthur Rimbaud。一八七二年的佛爾蘭 Paul Verlaine，白兒其國的田園風景。兩個人的純潔的愛。……』

這些不近人情的空想，竟變了一句話，表現了出來。質夫的心裏實在想邀遲生和他同到A地去住幾時，一則可以慰慰他自家的寂寞，一則可以看守遲生的病體。遲生聽了質夫的話，呆呆的對質夫看了一忽，好像心裏的兩個主意，在那裏戰爭，一霎時解決不下的樣子。質夫看了他這一副形容，更加覺得有一種熱情，湧上他的心來，便下知不覺的逼進一步說：

『遲生你不必細想了，就答應了我罷。我們就同乘了這一隻船去。』

聽了這話，遲生又恢復了平時的態度，便含着了他固有的微笑說：

『質夫，我們後會的日子正長得很，何必如此呢？我希望你到了A地之後，能把你的生活，和心裏的變化，詳詳細細的寫信來通報我，我也可以一樣的寫信給

你，這豈不是和同住在一塊一樣麼？」

「話原是這樣說，但是我只怕兩人不見面的時候，感情就要疏冷下求。到了那時候我對你和你對我的目下的熱情，就不得不被第三者奪去了。」

「要是這樣，我們兩個便算不得真朋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你難道還不能了解的心麼？」

聽了這話，看看他那一雙水盈盈的瞳人，質夫忽然覺得感情激動起來，便把頭低下去，擱在他的肩上說：

「你說什麼話，要是我不能了解你。那我就不勸你去了。」

講到這裏，他的話聲同小孩悲咽時候似的發起顫來了。他就停着不再說下去，一邊却把他的眼睛，伏在遲生的臂上。遲生覺得有之道同熱水似的熱氣浸透了他的魚白大衫和藍綢夾襖，傳到他的臂上去。遲生也覺得忍不住了，輕輕的舉起來，在面上揩了一下，只呆呆的坐在那裏看那十燭光的電燈，蓬蓬夜裏的空氣，覺得沈靜得同在坟墓裏一樣。艙外舷上忽有幾聲水手呼喚聲和起重機滾船索的聲音傳來，質夫知道船快開

了，他想馬上站起來送遲生上船去，但是心裏又覺得這悲哀的甘味是不可多得的，無論如何，總想多嘗一忽。照原樣的頭靠在遲生的臂上，一動也不動的坐了幾分鐘，賈夫聽見房門外有人在那裏敲門。他抬起頭來來問了一聲是誰，門外的人便應聲說：

『船快開了。送客的先生請上岸去罷。』

遲生聽了，就慢慢的站了起來，賈夫也默默的不作一聲跟在遲生的後面，同他走上岸去。在灰黑的電燈光下同游水似的走到船側的跳板上的時候，遲生忽然站住了。賈夫搶上了一步。又把遲生的手緊緊的捏住，遲生臉上起了兩處紅暈。幽幽揚揚的說：

『賈夫，我終究覺得對你不起，不能陪你在船上安慰你的長途的寂寞，……』

『你不要替我擔心了，請你自家保重些。你上北京去的時候，千萬請你寫信來通知我。』

賈夫一定要上岸來送遲生到碼頭外的路上。遲生怎麼也不肯，賈夫只能站在船側，張大了兩眼，看遲生回去。遲生轉過了碼頭的堆棧，影子就小了下去，成了一點白點，向北在街燈光裏出沒了幾次。那白點漸漸遠了，更小了下去，過了六七分鐘，站

在船舷上質夫就看不見遲生了。

質夫呆呆的在船舷上站了一會，深深的呼了一口空氣，仰起頭來看見了幾顆明星在深藍的天空裏搖動，胸中忽然覺得悲慘起來，這種悲哀的感覺，就是質夫自身也不能解說，他自幼在日本留學，習慣了飄泊的生活，生離死別的情景。不知身嘗了幾多，照理論來，這一次與相交未久的吳遲生的離別，當然是沒什麼悲傷的，但是他看看黃浦江上的夜景，看看一點一點小下去的吳遲生的瘦弱的影子，覺得將亡未亡的中國，將滅未滅的人類，茫茫的長夜，耿耿的秋星，都是傷心的種子。在這茫然不可捉摸的思想中間，他覺得自家的黑闇的前程和吳遲生的纖弱的病體，更有使他淚落的地方。在船舷的灰色的空氣中站了一會，他就慢慢的走到艙裏去了。

(二)

長江輪船裏的生活，雖然沒有同海洋中間那麼單調，然而與陸地隔絕後的心境，到底比平時平靜。況且開船的第三天，天又降下了一天黃霧，長江兩岸的風景，如煙如夢的帶起傷慘顏色來。在這悲哀的背景裏，質夫把他過去幾個月的生活。同手卷中

的畫幅一般回想出來了。

三月前頭住在東京病院裏的光景，出病院後和那少婦的關係，同汙泥一樣的他的性慾生活，向來的焦躁與貪惡的苦悶，逃往鹽原泉温前後的心境，歸國的決心，想到最後這一幕，他的憂鬱的面上，忽然露出一痕微笑來，眼看着了江上午後的風景，背靠着了甲板上的欄杆，他便自言自語的說：

『泡影呀，曇花呀，我的新生活呀！唉！唉！』

這也是實夫的一種迷信，當他決計想把從來的腐敗生活改善的時候，必要搬一次家，買幾本新書或是旅行一次。半月前頭，他動身回國的時候，也下了一次絕大的決心。他心裏想：

『我這一次回國之後，必要把舊時的惡習，改革得乾乾淨淨，戒烟戒酒戒女色。自他的品性上，也要加一煅段煉，使我的朋友全要驚異說我是與前相反了。……』

到了上海之後，他的生活仍舊是與從前一樣，戒烟舊但不戒下，並且更加加深了，女色雖然還沒有去接近，但是他的性慾，不過變了一個方向，依舊在那裏伸張。

想到了這一個結果，他就覺得從前的決心，反成了一段諷刺，所以不覺嘆氣微笑起來。嘆聲還沒有發完，他忽聽見人在他的左肩下問他說：

「Was Seufzen Sie, Monsieur?」

（你爲什麼要發嘆聲？）

轉過頭來一見，原來這船的船長含了微笑，站在他的邊上好久了，他因爲儘在那裏想過去的事情，所以沒有覺得。這船長本來是丹麥人，在德國的留背克住過幾年，所以德文講得很好。質夫今天早晨在甲板已經同他講過話，因此這身材矮小的船長也把質夫當作了朋友。他們兩人講了些閒話，質夫就回到自己的艙裏來了。

吃過了晚飯，在官艙的起坐室裏看了一回書，他想的思想又回到過去生活上去，這一回的回想，却集中在吳遲生一個人的身上。原來質夫這一次回國來，本來是爲轉換生活狀態而來，但是他正想動身的時候，接着一封他的同學鄺海如的信說：

「我住在上海覺得苦得很。中國的空氣是同癩病院的空氣一樣，漸漸的使人腐爛下去。我不能再住在中國了。你若回來。就請你來替了我的職，到此地來暫且當幾

個月編輯罷。萬一你不願意在上海，那麼A省的法政專門學校要聘你去做教員去。」

所以他一到上海，就住在他同學在那裏當編輯的T書局的編輯所裏。有一天晚上，他同鄺海如在外邊吃了晚飯回來的時候，在編輯所裏遇着一個瘦弱的青年。他聽了這青年的同音樂似的話聲，就覺就被他迷住了。這青年就是吳遲生呀！過了幾天，他的同學鄺海如要回到日本去，他和吳遲生及另外幾個人在匯山碼頭送鄺海如的行，船開之後，他同吳遲生就同坐了電車，回到編輯所來。他看看吳遲生的蒼白的臉色和他的纖弱的身體，便問他說：

『吳君，你身體好不好？』

吳遲生不動神色的回答說：

『我是有病的，我害的是肺病。』

質夫聽了這話，就不覺張大了眼睛驚異起來，因為有肺病的人，大概都不肯說自家的病的，但是吳遲生對了纔遇見過兩次的新友，竟如舊交一般的把自家的秘密病都講了。質夫看了遲生的這種態度，心裏就非常愛他，所以就勸他說：

『你若害這病，那麼我勸你跟我上日本去養病去。』

他講到這裏，就把喬其慕亞的一篇詩想了出來。他的幻想一霎時的發展開來了。

『日本的郊外雜樹叢生的地方，離東京不遠，坐高架電車不過四十五分鐘可達的地方，我願和你兩個人去租一間草舍兒來住，草舍的前後，要有青青的草地，草地的周圍，要有一條小小的清溪。清溪裏要有幾尾游魚。晚春時節，我好和你拿了耨耜，把花兒向草地裏去種。在蔚藍的天蓋下，在和暖的薰風裏，我與你躺在柔軟的草上，好把那西洋的小曲兒來朗誦，初秋晚夏的時候；在將落未落的夕照中間，我好和你緩步逍遙，把落葉兒來數。冬天的早晨你未起來。我便替你做早飯，我不起來，你也好把早飯先做，我禮拜六的午後從學校裏回來，你好自冷靜的小車站上來候我。我和你去買些牛豚香片。便可作一夜的清談，談舊禮拜的日中。書店裏若有外國的新書到來，我和你省幾日油鹽，可去買一本新書來消那無聊的夜永。……』

質夫坐在電車上一邊作這些空想，一邊便不知不覺的把遲生的手捏住了。他捏捏

遲生的柔軟的小手，心裏又起了一種別樣的幻想。面上紅了一紅，把頭搖了一搖。他就對遲生問起無關緊要的話來：

『你的故鄉是在什麼地方？』

『我的故鄉是直隸鄉下，但是現在住在蘇州了。』

『你還有兄弟姊妹沒有？』

『有是有的，但是全死了。』

『你住在上海幹什麼？』

『我因為北京天氣太冷，所以休了學，打算在上海過冬。並且這裏朋友比較得多一點，所以覺得住在上海比北京更好些。』

這樣的問答了幾句，電軍已經到了大馬路外灘了。換了靜安寺路的電車在跑馬廳盡頭處下車之後，質夫就邀遲生到編輯所裏來閒談。從此以後，他們兩人的交際，便漸漸兒的親密起來了。

質夫的意思以為天地間的情愛，除了男女的真正的戀愛外，以友情為最美。他在

日本飄流了十來年。從未會得着一次滿足的戀愛。所以這一次遇見了吳遲生，覺得他的一腔不可發洩的熱情，得了一個可以自由灌注的目標，說起來雖然是他平生的一大快事，但是亦是他半生淪落未曾遇着一個真心女人的哀史的證明。有一天晴朗的晚上，遲生到編輯所來和他談到半夜，質夫忽然想去洗澡去。邀了遲生和另外的兩個朋友出編輯所走到馬路上的時候，質夫覺得空氣冷涼得很。他便問遲生說：

『你冷麼？你若是怕冷，就鑽到我的外套裏來。』

遲生聽了，在蒼白的街燈光裏，對質夫看了一眼，就把他那纖弱的身體倒在質夫的懷裏。質夫覺得有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感，從遲生的肉體傳到他的身上去。

他們出浴室已經是十二點鐘了。走到三叉路口，要和遲生分手的時候，質夫覺得怎麼也不能放遲生一個人回去，所以他就把遲生的手捏住說：

『你不要回去了，今天同我們上編輯所去睡罷。』

遲生也像有遲疑不忍回去的樣子，質夫就用了強力把他拖來了。那一天晚上他們談到午夜五點鐘纔睡着。過了兩天，A地就有電報來催，要質夫上A地的法政專門學

校去當教員。

(三)

賈夫登船後第二天的午後三點鐘的時候，船到了A地。在昏黃的輪船碼頭上，賈夫辨不出方向來，但看見有幾顆淡淡的明星印在清冷的長江波影裏。離開了碼頭上的嘈雜的羣衆，跟了一個法政專門學校裏託好在那裏招待他的人上岸之後，他覺得晚秋的涼氣，已經到了這長江北岸的省城了，是碼頭近旁一家同十八紀的英國鄉下的旅舍似的旅館裏住下之後，他心裏覺得孤寂得很，他本來是在大都會裏生活慣的人，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到了這一處不熱鬧的客舍內，從微明的洋燈影裏，看看這客室裏的粗略的陳設，心裏當然是要驚惶的。一個招待他的酣睡未醒的人，對他說了幾句話，從他的房裏出去之後，他真覺得是闖入了龍王的水牢裏的樣子，他的臉上不覺有兩顆珠淚滾下來了。

『要是遲生在這裏，那我就不會這樣的寂寞了。啊，遲生，這時候怕你正在電燈底下微微的笑着，在那裏做好夢呢！』

在床上橫靠了一忽，質夫看見格子窗一格一格的亮了起來，遠遠的雞鳴聲也聽得見了。過了一會，有一步運載貨物的單輪車，從窗外推過了，這車輪的僕獨僕獨的響聲，好像是在那裏報告天晴的樣子。

侵旦旅館裏有些動靜的時候，從學校裏差來接他的人也來了。把行李交給了他，質夫就坐了一乘人力車上學校裏去。沿了長江，過了一條店家還未起來的冷清的小街，質夫的人力車就折向北去。車並着了一道城外的溝渠，在一條長堤上慢慢前進的時候，他就覺得元氣恢復起來了。看看東邊，以濃藍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寶塔，把半規初出的太陽遮在這裏。西邊是一道古城，城外環繞着長溝，遠近祇有些起伏重疊的低岡和幾排鵝黃疏淡的楊柳點綴在那裏。他抬起頭來遠遠看見了，幾家如裝在盆景假山上似的草舍。看看城牆上孤立在那裏的一排電桿和電綫，又看看遠處的地平線和一灣蒼茫無際的碧落，覺得在這自然的懷抱裏，他的將來的成就定然是不不少的。不曉是什麼原因，不知不覺他竟起了一種感謝的心情。過了一忽，他忽然自言自語的說：

『這謙虛的情！這謙虛的情！就是宗教的起源呀！淮爾特 Wilde 呀，佛爾蘭 Ve arline 呀！你們從獄裏叫出來的『要謙虛』Behunbo 的意思我能了解。』

車到了學校裏，他就通名刺進去。跟了門房，轉了幾個灣，到了一處門上掛着『教務長』牌的房前的時候。他心裏覺得不安得很。進了這房他看見一位三十上下的清瘦的教務長迎了出來。這教務長帶着一副不深的老式近視眼鏡，口角上有兩叢微微的鬚鬚黑彩，講一句話。眼睛必閉閉幾次。質夫因為是初次見面，所以應對非常留意，格外的拘謹，講了幾句平常套話之後，他就領質夫上正廳上的吃早飯。在早膳席上，他爲質夫介紹了一番。質夫對了這些新見的同事，胸中感得一種異常的壓迫，他一個人的想：

『新媳婦初見姑嫂的時候，她的心理應該同我一樣的。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我還不如什麼事也不幹，一個人回到家裏去貪懶的好。』

吃了早膳，把行李房屋整頓了一下，姓倪的那教務長到把功課時間表拿了過來，卻好那一天是禮拜，質夫就預備第二日去上課。倪教務長把編講義上課的情形講了一

篇之後，便輕輕的對質夫說：

『現在我們學校裏正是五風十雨的時候，上課時候的講義。請你用全副精神來對付。禮拜三用的講義，是要今天發才趕得及，請你快些預備罷。』

他出去停了兩個鐘頭，又跑上質夫那邊來，那時候質夫已有一頁講義編好了。倪教務長拿起這頁講義來看的時候，神經過敏而且又是自尊心頗強的質夫，覺得被他侮辱了。但是一邊心裏又在那裏恐懼，這種複雜的心理狀態，怕沒有就過事的人是不能了解的。他看了講義之後，也不說好，也不說不好，但是質夫的纖細的神經却告訴質夫說：

『可以了，可以了。他已經滿足了。』

恐懼的心思去了之後，質夫的自尊心又長了一倍，被侮辱的心思比從前也加一倍擡起頭來，但是一種自然的勢力，把這自尊心壓了下去，教他忍受了。這教他忍受的心思，大約就是卑鄙的行爲的原動力，若再長進幾級。就不得不變成奴隸性質。現在社會上的許多成功者，多因爲有這奴隸性質，纔能成功，質夫初次的小成功。大約也

是靠他這時候的這點奴隸性質而來的。

這一天晚上質夫上床的時候，却有兩種矛盾的思想，在他的胸中來往。一種是恐懼的心思，就是怕學生不能贊成他。一種是喜悅的心思，就是喜得自家是專門學校的教授了。正在那裏想的時候，他覺得有一個人鑽進他的被來。他閉着眼睛，伸手去一摸，却是吳遲生他和吳遲生顛顛倒倒的講了許多話。到第二天的早晨，齊夫進房來替他倒洗面水，他被齊夫驚醒的時候，纔知道是一場好夢，他醒來的時候，兩隻手還緊緊的抱住在那裏。

第二次上課鐘打後，質夫跟了倪教務長上課去。倪教務長先替他向學生介紹了幾句，出課堂門去了，質夫就踏上講壇去講。這一天因為沒有講義稿子，所以他祇空說他兩點鐘。正在那裏講的時候，質夫覺得有一種想博人歡心的虛偽的態度和言語。從他的面上口裏流露出來。他心裏一邊在那裏鄙笑自家，一邊卻怎麼也禁不住這一種態度和這一種言語。大約這一種心理和前節所說的忍受的心理就是構成奴隸性質的基礎罷？

好容易破題兒的第一天過去了，到了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倪教務長的蒼黃的臉上浮着了一臉微笑，跑上質夫房裏來。質夫匆忙站起來讓他坐下之後，倪教務長使用日本語，笑嘻嘻對質夫說：

『你成功了。你今天大成功了。你所教的幾班，都來要求加鐘點了。』

質夫心裏雖然非常喜歡，但是面上却祇裝着一種漠不相關的樣子，倪教務長到了這時候，也沒有什麼隱瞞了，便把學校裏的內情全講了出來。

『我們學校裏，因為陸校長今年夏天同軍閥李星狼麥連邑打了一架，並反對違法議員和驅逐李的走狗韓省長的原因，沒有一天不被軍閥所仇視，現在李和那些議員出了三千元錢，買收了幾個學生，想在學校裏搗亂。所以你沒有的幾天，我們是一夕數驚，在這裏防備的。今年下半年新聘了幾個先生，又是招怪，都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所以要是你再受他們學生的攻擊，那我們在教課上就站不住了。一個學校中，若聘的教員，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教課上不能銅牆鐵壁的站住，風潮起來的時候，那你還有什麼法子？現在好了，你總站得住了，我也大可

以放心了。呵呵呵呵（底下又用了一句日本話）你成功了呀！」

質夫聽了這些話，因為不曉得這A省的情形，所以也不十分明瞭，但是倪教務長對質夫是很滿足的一件事情，質夫明明在他的言語態度上可以看得出来。從此質夫當初所懷着的那一種對學生對教務長的恐懼心，便一天一天的減少下去了。

(四)

學校內外浮盪着的暗雲，一層一層的緊迫起來。本來是神經質的倪教務長和態度從容的陸校長常常在那裏作密談，質夫因為不諳那學校的情形，所以也沒有什麼懼怕，儘在那裏幹他自家一個人的事。

初到學校後二三天的高張的精神，漸漸的弛緩下去的時候，質夫的許久不擡頭的性慾，又露起頭角來了。因為時間與空間的關係，吳遲生的印象一天一天在他的腦海裏消失下去，於是代此而興；支配他的全體精神的慾情，便分成了二個方向起起作用來。一總是純一的愛情，集中在他的一個年輕的學生身上。一種是間斷偶發的衝動，這種衝動發作的時候，他竟完全成了無理性約野獸，非要到城裏街上，和學校附近的

鄉間的貧民窟裏去亂跑亂跳走二次，偷看幾個女性，不能把他的性慾的衝動壓制下來。一天晚上，正是這衝動發作的時候，倪教務長不聲不響的走進他的房裏來忠告他說：

「質夫，你今天晚上不要跑出去。我們得着了一個消息。說是幾個被李麥買取了學生，預備今晚起事，我們教職員還是住在一處，不要出去的好。」

質夫在房裏電燈下坐着，守了一個鐘頭，覺得苦極了，他對學校的風潮，還未曾經驗過，所以並沒有什麼害怕，並且因為他到這學校不久，纏繞在這學校周圍的空氣，不能明白，所以更無危懼的心思。他聽了倪教務長的話之後，祇覺得有一種看熱鬧的好奇心起來，並沒有別的觀念。同西洋小孩在聖誕節的晚上盼望聖誕老人到來的樣子，他反而一刻一刻的盼望這搗亂事件快些出現。等了一個鐘頭，學校裏仍沒有什麼動靜，他的好奇心，竟被他原有的衝動的發作壓倒了。他從坐位裏站了起來，在房裏走了幾圈，又坐了一忽，又站起來走了幾圈，覺得他的獸性。終究壓不下去。換了一套中國衣服，他便悄悄的從大門走了出去。濃藍的天影裏，有幾顆遊星，在那裏開

閉，學校附近的郊外的路上黑得可怕。幸虧這一條路是沿着城牆溝渠的，所以黑暗中的城牆的輪廓和黑沉沉的城地的影子，還當作了他的行路的目標。他同瞎子似的在不平的路上跌了幾脚，踏了幾次空，走到北門城門外的時候，忽然想起城門是快要閉了。若或進城去。他在城裏又無熟人，又沒有法子弄得到一張出城券，事情是不容易解決的。所以在城門外遲疑了一會，他就回轉了脚，一直沿了向北的那一條鄉下的官道跑去。跑了一段，他跑到一處狹的街上了。他以爲這樣的城外市鎮裏，必有那些奇形怪狀的最下流的婦人住着，他的衝動的目的物，正是這一流婦人。但是他在黃昏的小市上，跑來跑去跑了許多時候，終究尋不出一個婦人來。有時候雖有一二個蓬頭的女子走過，却是人家的未成年使婢。他在街上走了一會，又穿到漆黑的側巷裏去走了一會，終究不能達到他的目的。在一條無人通過的漆黑的側巷裏站着，他仰起頭來看看幽遠的天空，便輕輕的嘆着說：

「我在外國苦了這許多年數，如今到中國來還要吃這樣的苦。唉！我何苦呢，可憐我一生還未曾得着女人的愛惜過。啊，戀愛呀，你若可以學識來換的，我情願

將我所有的知識，完全交出來，與你換一個有血有淚的擁抱。啊。戀愛呀，我恨你是不能糊塗了事的。我恨你是不能以資格地位名譽來換的。我要滅這一層煩惱，我只有自殺。……」

講到了這裏，他的面上忽然滾下了兩粒珠淚來。他覺得站在這裏，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就又同餓犬似的走上街來了。垂頭喪氣的正想回到校裏來的時候，他然看見一家小小的賣香烟洋貨的店裏，有一個二十五六的女人坐在灰黃的電燈下，對了賬簿算盤在那裏結賬。他遠遠的站在街上看了一忽，走來走去的走了幾次，便不聲不響的踱進了店去。那女人見他進去，就丟下了賬目來問他：

「要買什麼東西？」

先買了幾封香烟，他便對那女人呆呆的看了一眼。由他這時候的眼光看來，這女人的容貌却是商家所罕有的。其實她也只是一個平常的女人，不過身材生得小，所以俏得很，衣服穿得還時髦，所以覺得有些動人的地方。他如餓犬似的貪看了一二分鐘，便問她說：

『你有針賣沒有？』

『是縫衣的針麼？』

『是的，但是我要一個用熟的針，最好請你賣一個新針給我之後，將拿新針與你用熟的針交換一下。』

那婦人便笑着回答說：

『你是拿去煮在藥裏的麼？』

他便含糊的答應說：

『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們鄉下的仙方裏，老有這些頑意兒的。』

『不錯不錯，這針倒還容易辦得到，還有一件物事，可真是難辦。』

『是什麼呢？』

『是婦人們用的舊手帕，我一個人住在這裏又無朋友所以這物事是怎麼也求不到我已經決定不再去求了。』

『這樣的也可以的麼？』

一邊說，一邊那婦人從她的口袋裏拿了一塊洋布的舊手帕出來。質夫一見。覺得胸前就亂跳起來，便漲紅了臉說：

『你若肯讓給我，我情願買一塊頂好的手帕來和你換。』

『那請你拿去就得了，何必換呢。』

『謝謝，謝謝，真真是感激不盡了。』

質夫得了她的用舊的針和手帕，就跌來碰去的奔跑回家。路上有一陣冷涼的西風，吹上他的微紅的臉來，那時候他覺得爽快極了。

回到了校內，他看看還是未會熄燈。幽幽的回到房裏，閃上了房門，他馬上把騙來的那用舊的針和手帕從懷中取了出來。在桌前椅子上坐下，他就把那兩件寶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聞了一回香氣。他又忽然注意到了桌上立在那裏的那一面鏡子。心裏就馬上想把現在的他的動作一一的照到鏡子裏去。取了鏡子，把他自家的癡態看了一忽，他覺得這用舊的針子，還沒有用得適當。呆呆的對鏡子看了一二分鐘，

他就狠命的把針子向頰上刺了一針。本來爲了興奮的原故，變得一塊紅一塊白的面上，忽然滾出了一滴同瑪瑙珠似的血來。他用那手帕揩了之後，看見鏡子裏的面上又滾了一顆圓潤的血珠出來。對着了鏡子裏的面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的腥紅的血斑，聞聞那舊手帕和針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態度，他覺得一種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過了。

不多一忽，電燈熄了，他因爲怕他現在所享受的快感，要被打斷，所以動也不動的坐在黑暗的房裏，還在那裏貪嘗那變態的快感。打更的人打到他的窗下的時候，他纔同從夢裏頭醒來的人一樣，抱着了那針子和手帕摸上他的床上去就寢。

(五)

清秋的好天氣一天一天的連續過去，A地的自然景物，與質夫生起情感來了。學生對質夫的感情，也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吃過晚飯之後，在學校近旁的菱湖公園裏，與一羣他所愛的青年學生，看看夕陽返照在殘荷枝上的暮景，談談異國的流風遺韻。確是平生的一大快事。質夫覺得這一般智識慾很旺的青年，都成了他的親愛的兄

弟了。

有一天也是秋高氣爽的晴朗的早晨，質夫與雀鳥同時起了床，盥洗之後，便含了一枝伽利克，緩緩的走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東天角上，太陽剛纔起程，銀紅的天色漸漸的向西薄了下去；成了一種淡青的顏色。遠近的泥田裏，還有許多荷花的枯幹同魚柵似的立在那裏。遠遠的山坡上，有幾隻白色的山羊同神話裏的風景似的在那裏吃枯草。他從學校近旁的山坡上，一直沿了一條向北的田塍細路走了過時，看看四圍的田園清景，想想他目下所處的境遇，質夫覺得從前在東京的海岸酒樓上，對着了夕陽發那些牢騷，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也可滿足了，照目下的狀態能夠持續得二三十年，那我的精神，怕更要發達呢？」

穿過了一條紅橋，在一個空亭裏立了一會，他就走到公園中心的那條柳蔭路上去。回到學校之後，他又接着一封從上海來的信，說他著的一部小說集已經快出版了。這一天午後，他覺得精神非常爽快，所以上課的時候竟多講了十分鐘，他看看學

生的面色，也都好象是很滿足的樣子，正要下課堂的時候，他忽聽見前面寄宿舍和事務室中間的通道上，有一陣搖鈴的聲音和學生喧鬧的聲音傳了過來，他下了課堂，拿了書本跑過去一看，只見一羣學生圍了一個青面的學生在那裏吵鬧。那青臉的學生，面上帶着一味殺氣。他的頰下的一條刀傷痕更形容得他的猶惡。一羣圍住他的學生都磨拳擦掌的要打他。質夫看了一會，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正在疑惑的時候，看見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從包圍在那裏的學生叢中，闖開了一條路，擠到那被包圍的青臉學生面前，不問皂白，把那學生一把拖到了教員的議事廳上去。一邊質夫又看見他的同事的監學唐伯名溫溫和和的對一羣激憤的學生說。

『你們不必動氣，好好兒回到自修室去罷，對於江杰的搗亂，我們自有辦法在這裏。』

一半學生回自修室去了，一半學生跟在那青臉的學生後面叫着說：

『打！打！』

『打！打死他。不要臉的，受了李麥的金錢。你難道想賣同學麼？』

質夫跟了這一羣學生，跑到議事廳上，見他的同事都立在那裏。同事中的最年長者，帶着一副黃眼鏡，頭上有一塊禿的許明先，見了那青臉的學生，就對他說：

「你是一個好好的人，家裏又還可以，何苦要幹這些事呢？開除你的是學校的規則，並不是校長。錢是用得完的，你們年輕的人還是名譽要緊。李麥能利用你來搗亂學校，也定能利用別人來殺你的。你何苦去幹這些事呢？」

許明先還沒有說完，門外站着的學生都叫着說：

「打！」

「李麥的走狗！」

「不要臉的，搖一搖鈴三十塊錢，你這買賣真好啊。」

「打打！」

許明先聽了門外學生的叫喚，便出來對學生說：

「你們看我面上，不要打他。只要他能悔過就得了。」

許明先一邊說一邊就招那青臉的學生——各叫江杰——出來，對衆謝罪。謝罪之後，

許明先就護送他們出外，命令他以後不准再來，江杰就垂頭喪氣的走了。

江杰走後，質夫從學生和同事的口頭聽來纔知道這江杰本來也是校內的學生，因為鬧事的緣故，在去年開除的。現在他得了李麥的錢，以要求復校爲名，想來搗亂，與校內八九個得錢的學生約好，用搖鈴作記號，預備一齊鬧起來的。質夫聽了心裏反覺得好笑，以爲像這樣的鬧事，便鬧死也沒有什麼。

過了三四天，也是一天晴朗的早上十點鐘的時候，質夫正在預備上課，忽然聽見幾個學生大聲哄號起來。質夫出來一看，見議事廳上有八九個長大的學生，喫得酒醉醺醺頭向了天，帶着笑容，在那裏哄號。不過一二分鐘，教職員全體和許多學生都跑向議事廳來。那八九個學生中間的一個最長的人，便高聲的對衆人說：

「我們幾個人是來搬校長的行李的。他是個過激黨，我們不願意受過激黨的教育。」

八九個中的一個矮小的人也對衆人說：

「我們既然做了這事，就是不怕死的，若有人來攔阻我們，那要對他不起。」

說到這裏，他在馬褂袖裏，拿了一把八寸長的刀出來。質夫看門外站在那裏的學生起初同蜂巢裏的雄蜂一樣，還有些喃喃啞啞的聲音，後來看了那矮小的人的小刀，就大家靜了下去。質夫心裏有點不平，想出來講幾句話，但是被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拖住了。王先生對他說：

『事情到了這樣，我與你立出去也壓不下來了。我們都是外省人，何苦去與他們為難呢？他們本省的學生，尚且在那裏旁觀。』

那八九個學生一霎時就打到議事廳間壁的校長房裏去，却好這時候校長還不在家，他們就把校長的鋪蓋捆好了。因為那一個拿刀的人在門口守着。所以另外的一個人也不敢進到校長房裏去攔阻他們。那八九個學生同做新戲似的笑了一聲，最後跟着那個拿刀的矮子，擡了校長的被褥，就慢慢的走出門去了。等他們走了之後，倪教務長和幾個教員都指揮其餘的學生，不要紊亂秩序，依舊去上課去。上了兩個鐘頭課，喫午膳的時候，教職員全體主張停課一、二天以觀大勢，午後質夫得了這閒空的時間，倒落得自在，便跑上西門外的大觀亭去玩去了。

大觀亭的前面是汪洋的江水。江中靠右的地方，有幾個沙渚浮在那裏。陽光射在江水的微波上，映出了幾條反射的光線來。洲渚上的葦草，也有頭白了的，也有作青黃色的，遠遠望時，同一片平沙一樣。後面有一方湖水，映着了青天，靜靜的躺在太陽的光裏。沿着湖水有幾處小山，有幾處黃牆的寺院，看了這後面的風景，質夫忽然想起在洋畫上看見過的瑞士四林湖的山水來了。一個人進到傍晚的時候，看了西天日落的景色，他就回到學校裏來。一進校門，遇着了幾個從裏面的出來學生，質夫覺得那幾個學生的微笑的目光。都好像在那裏哀憐他的樣子。他胸裏感着一種不快的情懷，覺得是回到了不該回的地方來了。

喫過了晚飯，他的同事都鎖着了眉頭，議論起那八九個學生搬校長鋪蓋時候的情形和解決的方法來。質夫脫離了這議論的團體，私下約了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亦安，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太陽剛纔下山，西天還有半天金赤的餘霞留在那裏。天蓋的四周，也染了這餘霞的反照，映出一種紫紅的顏色來。天心裏有大半規月亮白洋洋地掛着還沒有放光。田塍路的角裏和枯荷枝的脚上，都有些薄暮的影子看得出來了。質夫

和亦安一邊走一邊談，亦安把這次風潮的原因細細的講給了質夫聽：

「這一次風潮的歷史，說起來也長得很。但是他的原因，却伏在今年六月裏，當李星狼麥連呂毅學生蔣可奇的時候。那時候陸校長講的幾句話是的確厲害的。因為議員和軍閥殺了蔣可奇，所以學生聯合會有澄清選舉反對非法議員的舉動。因為有了這舉動，所以不得不驅逐李麥的走狗，想來召集議員的省長韓士成。因這幾次政治運動的結果，軍閥和議員的怨恨，都結在陸校長一人的身上。這一次議員和軍閥想趁新省長來的時候，再開始活動，所以首先不得不去他們的勁敵陸校長，我聽見說這幾個學生從議員處得了二百元錢一個人。其餘守中立的學生，也得有着十元十五元的。他們軍閥和議員，連警察廳都買通了，我聽見說，今天北門站崗的巡警一個人還得着二元賄賂呢。此外還有想奪這校長做的一派人，和同陸校長倪教務長有反感的一派人也加在內，你說這風潮的原因複雜不複雜？」

穿過了公園西北面的空亭，走上園中大路的時候，質夫邀亦安上東面水田裏的純陽閣裏去。

夜陰一刻一刻的深了起來，月亮也漸漸的放起光來了。天空裏從銀紅到紫藍從紫藍到淡青的變了好幾次顏色。他們進純陽閣的時候，屋內已經漆黑了，從黑闇中摸上了樓。他們看見有一盞菜油燈點在上首的桌上。從這一粒微光中照出來的紅漆的佛座，和桌子的供物，及兩壁的旛對之類，都帶着些神祕的形容。亦安向四周看了一眼，對質夫說：

「純陽祖師的籤是非常靈的，我們各人求一張罷。」

質夫同意了，得了一張三十八籤中吉。

他們下樓走到公園中間那條大路的時候，星月的光輝，已經把道旁的楊柳影子印在地上。

鬧事之後，學校裏停了兩天課。到了禮拜六的下午，教職員又開了一次大會，決定下禮拜一暫且開始上課一禮拜，若說官廳沒有適當的處置，再行停課。正是這一天的晚上八點鐘的時候，質夫剛在房裏看他的從外國寄來的報，忽聽見議事廳前後，又有哄號的聲音傳了過來。他跑出去一着，只見有五六個穿農夫衣服。相貌猶惡的人。

跟了前次的八九個學生，在那裏亂跳亂叫。當質夫跑近他們身邊的時候，八九個人中最長的那學生就對質夫拱拱手說：

『對不起，對不起，請老師不要驚慌，我們此次來，不過是爲搬教務長和監學的行李來的。』

質夫也着了急，問他們說：

『你們何必這樣呢！』

『實在是對老師不起！』

那一個最長的學生還沒有說完，質夫看見有一個農夫似的人跑到那學生身邊說：

『先生，兩個行李已經搬出去了，另外還有沒有？』

那學生却回答說：

『沒有了，你們去罷。』

這樣的下了一個的命令，他又回轉來對質夫拱了一拱手說：

『我們實在也是出於不得已，只有請老師原諒原諒。』

又拱了拱手，他就走出去了。

這一天晚上行李被他們搬去的時候。倪教務長和柳監學二人都不在校內。鬧了一場之後，校內同暴風過後的海上一樣，反而靜了下去。王亦安和質夫同幾個同病相憐的教員，合在一處談議此後的處置。質夫主張馬上就把行李搬出校外，以後絕對的不再來了。王亦安大着眼睛對質夫說：

「不能不能，你和希望怎麼也不能現在搬出去。他們學生對希望和你的感情最好。現在他們中立的多數學生，正在那裏開會，決計留你們幾個在校內，仍復繼續替他們上課。並且有人在大門口守着，不准你們出去。」

中立的多數學生果真是像在那裏開會似的，學校內瀰漫着一種緊迫沈默的空氣，同重病人的房裏沈默着的空氣一樣。幾個教職員大家合議的結果，議決方希望和于質夫二人，於晚上十二點鐘乘學生全睡着的時候出校，其餘的人一律於明天早晨搬出去。天瀟瀟的下起雨來了。質夫回到房裏，把行李物件收拾了一下，便坐在電燈下連續不斷的吸起烟來。等了好久，王亦安輕輕的來說：

『現在可以出去了。我陪你們兩個人出去，希聖立在桂花樹底下等你。』他們三人輕輕的走到門口的時候，門房裏忽然走出了一個學生來問說：

『三位老師難道要出去麼？我是代表多數同學來求三位老師不要出去的。我們總不能使他們幾個學生來破壞我們的學校，到了明朝，我們總要想個法子。要求省長來解決他們。』

講到這裏，那學生的眼睛已有一圈紅了。王亦安對他作了一揖說：

『你要是愛我們的，請你放我們走罷。住在這裏怕有危險。』

那學生忽然落了一顆眼淚，咬了一咬牙齒說：

『既然這樣，請三位老師等一等，我去尋幾位同學來陪三位老師進城，夜深了，怕路上不便。』

那學生跑進去之後，他們三人馬上叫門房開了門，在黑暗中冒着雨就走了。走了三五分鐘，他們忽然聽見後面有腳步聲在那裏追逐，他們就放大了腳步趕快走來，同時後面的人却叫着說：

『我們不是壞人，請三位老師不要怕，我們是來陪老師們進城的。』

聽了這話，他們的脚步便放小來。質夫回頭來一看，見有四個學生拿了一盞洋油行燈，跟在他們的後面。其中有二個學生，却是質夫教的一班裏的。

(六)

第二天的午後，從學校裏搬出來的教職員全體，就上省長公署去見新到任的省長。那省長本來是質夫的同胞的朋友，質夫與他亦曾在西湖上會過的。歷任過交通司法總長的這省長，講了許多安慰教職員的話之後，却作了一個『總有轉法』的回答。

質夫和另外的幾個教職員，自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便同喪家之犬一樣，陷到了去又去不得留又不能留的地位。因為連續的下了幾天雨，所以質夫只能暫居在一家小客棧裏，不能出去閒逛。他就把他自己與另外的幾個同事的這幾日的生活，比作了未決囚的生活。每自嘲自慰的對人說：

『文明進步了，目下教員都要蒙塵了。』

性慾比人一倍強盛的質夫，處了這樣的逆境，當然是不能安分的。他竟瞞着了同

住的幾個同事，到婚家去進出起來了。

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約有一禮拜的光景。他恨省長不能速行解決鬧事的學生，所以那一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就多喝了幾杯喝。這興奮劑一下喉，他的獸性又起起作用來，就獨自一個走上一位帶有家眷的他的同事家裏去，那一位同事本來是質夫在A地短時日中所得的最好的朋友。質夫上他家去，本來是有一種漠然的預感和希望懷着，坐談了一會，他竟把他的本性顯露了出來，那同事使用了英文對他說：

「你既然這樣的無聊，我就帶你上班子裏逛去。」

穿過了幾條街巷，從一條狹而又黑的巷口走進去的時候，質夫的胸前又跳躍起來，因為他雖在日本經過這種生活，但是在他的故國，却從沒有進過這些地方，走到門前有一處賣香烟橘子的小舖和一排人力車停着的一家牆門口，他的同事便跑了進去。他在門口仰起頭來一看，門楣上有一塊白漆的馬口鐵寫着鹿和班的三個紅字，掛在那裏，他邊了一步，也跟着他的同事進去了。

坐在門裏兩傍的幾個奇形怪狀的男人。看見了他的同事和他，便站了起來，放大

了喉嚨叫着說：

「引路！荷珠姑娘房裏，吳老爺來了！」

他的同事吳風世不慌不忙的招呼他進了一間二丈來寬的房裏坐下之後，便用了英文問他說：

「你要怎麼的姑娘？你且把條件講給我聽，我好替你介紹。」

質夫在一張紅木椅上坐定後，便也用了英文對吳風世說：

「這是你情人的房麼？陳設得好精緻，你究竟是一位有福的嫖客。」

「你把條件講給我聽罷，他好替你介紹。」

「我的條件講出來你不要笑。」

「你且講來罷。」

「我有三個條件，第一要她是不好看的，第二要年紀大一點，第三要客少。」

「你倒是一個老嫖客。」

講到這裏，吳風世的姑娘進房來了，她頭上梳着辮子，皮色不白，但是有一種婉

轉的風味。穿的是一件蝦青大花的緞子夾衫，一條玄色素緞的短脚袴。一進房就對吳風世說：

『說什麼鬼話，我們懂的呀！』

『這一位于老爹是外國來的，他是外國人，不懂中國話。』

賀夫站起來對荷珠說：

『假的假的，吳老爹說的是謊，你像我若不懂中國話，怎麼還要上這裏來呢？』

荷珠笑着說：

『你究竟是不是中國人？』

『你難道還在疑信麼？』

『你是中國人，何何以要穿外國衣服？』

『我因為沒有錢做中國衣服？』

『做外國衣服難道不要錢的麼？』

吳風世聽了一忽，就叫荷珠說：

「荷珠，你給于老爹薦舉一個姑娘罷。」

「于老爺喜歡怎麼樣的？碧玉好不好？春紅？香雲？海棠？」

吳風世聽了海棠兩字，就對質夫說：

「海棠好不好？」

質夫答回說：

「我又不曾見過，怎麼知道好不好呢？海棠與我提出的條件合不合？」

風世便大笑說：

「條件悉合，就是海棠罷。」

荷珠對她的假母視：

「去請海棠姑娘過去。」

假母去了一忽來回說：

「海棠姑娘在那裏看戲，打發人去叫去了。」

從戲院到那鹿和班來回總有三分鐘，這三分鐘中間，質夫覺得好像是被懸掛

在空中的樣子，正不知如何的消遣纔好。他講了些閒話，一個人覺得無聊，不知不覺，就把兩隻手抱起膝來。吳風世看了他這樣子，就馬上用了英文警告他說：

『不行不行，抱膝的事，在班子裏是大忌的。因為這是閉空的象徵。』

質夫聽了，覺得好笑，便也用了英文問他說：

『另外還有什麼禮節沒有？請你全對我說了罷，免得被她們姑娘笑我。』

正說到這裏。門簾開了，走進了一個年約二十三，身材矮小的姑娘來。她的青灰色的額角廣得很，但是又低得很，頭髮也不厚，所以一眼看來，覺得她的容貌同動物學上的原始猴類一樣。一雙魯鈍掛下的眼睛，和一張比較長狹的嘴，一見就可以知道她的性格是忠厚的。她穿的是一件明藍花緞的夾襖，上面罩着一件雪色大花緞子的背心，底下是一條雪灰的牡丹花緞的短腳袴。她一進來，荷珠就替她介紹說：

『對你的這一位于老爺，他是新從外國回來的。』

質夫心裏想，這一位大約就是海棠了，她的面貌却正合我的三個條件，但是她何以會這樣一兒點嬌態都沒有。海棠聽了荷珠的話，也不做聲，只呆呆的對質夫看了一

暇。荷珠問她今天晚上的戲好不好，她就顯出了一副認真的樣子，說今晚上的戲不好，但是新上臺的小放牛却好得很，可惜祇看了半齣，沒有看完。質夫聽了她那慢慢的無嬌態的話，心裏覺得奇怪得很，以爲她不像妓院裏的姑娘。吳風世等她講完了話之後，就叫她說：

『海棠！到你房裏去罷。這一位于老爺是外國人，你可要待他格外客氣纔行。』
質夫、世風和荷珠三人都跟了海棠到她房裏去。質夫一進海棠的房，就看見一個四上下的女人，鼻上起了幾條皺紋，笑嘻嘻的迎了出來。她的青青的面色，和角上有些吊起的一雙眼睛，薄薄的淡白的嘴唇，都使質夫感着一種可怕可惡的印象，她待質夫也很殷勤，但是質夫總覺得她是一個惡人。

在海棠房裏坐了一個多鐘頭，講了些無邊無際的話，質夫和風世都出來了。一出在條狹巷，就是大街，這時候街上的店鋪都已閉門，四圍靜寂得很，質夫忽然想起了英文『Dead City』兩個字來，他就幽幽的對風世說：

『風世！我已經成了一個 Living Corpse 了。』

走到十字路口，質夫就和風世分了手。他們兩個各聽見各人的脚步聲漸漸兒的低了下去，不多一忽，這入人心脾的足音，也被黑闇的夜氣吞沒下去了。

胎裏優着的自由

大白

人們在地球上徧找『自由』，正像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的幾個觀星的博士似地說：

『那生下來作「猶大」人之王的在那里？』

其實，『自由』還沒有墮地，還在他母親懷着的胎呢。

自從一個名字叫做『不該』的伊。和一個名字叫做『干涉』的他結婚以後，伊從人們底預期裏，早知能養下一個好兒子來，~~對~~『自由』的。不久，伊果然懷了孕，伊很歡喜，就把『自由』預定作這未來的兒子底名字，雖然他很不願意。

可是一月，兩月……十月，一年，兩年……若干年，伊老是懷着孕，不會分娩。躲在胎裏的『自由』，彷彿知道他父親很厭惡他似的，總不敢鑽出母胎來。

於是「自由」底名字，雖然早在地球上被傳偏了；「自由」底軀體，却畢竟不會產生。

「干涉」本來是一個多妻的男子；他曾經買了一個名字叫做「不敢」的女子做妾，養了一個兒子，「干涉」很鍾愛他，因為他很蠻橫，不但能夠幫助「干涉」，有時還有可以稱爲跨灶的舉動。

從他個人本身底行爲看。很容易被人誤認爲「自由」的。

「干涉」還有一個外室，名字叫做「不遭」，也養了一個私生的兒子。雖然「干涉」忘記了——也許是不承認——是自己底兒子，可是人們都知道他是「干涉」和「不遭」底私生子，他是個不會受到拘束的放浪的小孩，父親既不去管他，母親又是個隨隨便便的，所以也很容易被人誤認爲「自由」的。

人們正在徧找「自由」哩。有幾個觀星的博士，依着自由之星底引導，向「干涉」在着的地方找來。自由之星，在「干涉」住所底上頭停住了，於是博士們知道「自由」準在「干涉」底家裏。仔細打聽，知道「干涉」有一個妾生的庶子，和一個外室生的私生子，

模樣兒，性格兒都很像『自由』的就大大地歡喜，高喊道：『找到『自由』了！』『自由』給我們找到了！』

這個消息一傳出去，慢慢地使地球上的人們都聽到了。於是都發狂似地喊道：『找到『自由』了！』『自由』給我們找到了！』『隨即成羣結隊，潮湧也似地齊奔到『干涉』家裏，來瞻仰『自由』其中也有認定蠻橫的庶子爲『自由』的；也有認定放浪的私生子爲『自由』的：都各依他們所認定，分別俯伏着，拜『耶穌』似地拜那兩個小孩子，都以爲『找到』自由！』『自由』給我們找到了！』於是這兩個小孩子，同時得了『自由』底尊號，各受那自己一派信徒底崇拜；連『干涉』和『不敢』，『不遭』，也出其不意地做了『自由』底聖父、聖母了。

這時候，只有伊——『不該』——在那里暗暗地嘆道：『可憐的，盲目的人們，『自由』還在我懷着的胎裏，不會產生呢！他們哥兒倆，不過是：一個從『不敢』『干涉』產生的強暴的『自由』；一個從『不遭』『干涉』產生的微倖的『自由』罷了。唉！真『自由』不會產生，無怪假『自由』在那里被誤認而猖獗了！』

伊雖然只是暗暗地嘆着，却被冒充「自由」的小兄弟倆竊聽了去了。他們開始協商了，齊聲說道：「佢們仗着模樣兒、性格兒都有些和「自由」相像，被人們誤認了，得了「自由」底尊號，分領了若干的徒信，各受佢們底崇拜，由着咱們肆無忌憚地任意胡行，何等快活！何等幸福！」

但是這全虧「自由」不會出世啊！如果伊胎裏懷着的「真自由」產生了，咱們還能僭竊這「自由」底尊號嗎？這總得想個法子才好啊！「於是哥哥——強暴的「自由」——說：『依我說，沒有旁的法子，只有殺了伊，或是用藥墮了伊底胎，把他根本解決了。』弟弟——傲倖的「自由」——說：『不，手段太辣了，想個緩和點的法子吧！我以為不如弄點緩產的藥，給伊吃了，使伊懷着的胎成了僵胎，永不會產生，也不至於墮下來咱們可裏不負殺人、墮胎的責任。但是他們倆終於各執己見，所以這一度協商，沒有同意的決議。結果，分道揚鑣地各自實行他們底主張。」

殺遇救了；墮胎，得解了；哥哥根本解決的計劃屢次失敗了。不知是伊底幸運呢，是未來的「自由」底福命？

可是月，兩月……十月，一年，兩年……若干年，伊老是懷着孕，不會分娩；『自由』老是躲在胎裏，不會產生：大綱弟弟緩和的法子有效了。

『自由』還沒有墮地，還在他母親懷着的胎裏僵着呢，地球上渴慕『自由』的人們，却都以爲已經找到『自由』了，其實，他們只崇拜了——

從『不敢』干涉『產生的強暴的』自由，
或是——

從『不遭』干涉『產生的傲倖的』自由；
畢竟不會找到那——

從『不該』干涉『產生的真正的』自由。

(覺悟)

微 聲

夢 雷

一

在一個大雜院裏，（大雜院是北京一種住房的名稱；就是一個住宅，分居許多的

人家；這種，大多是貧民和苦力所居。靠南的二間小屋，是院主李思住着。李思是一個很勤苦的中年人；他雖有這處房屋，但還是在人家拉包車。他有一個老母，二個兄弟，和一妻一子；今天他的主人上天津去了，所以他能回家過一天快樂的日子。

李思抱着他的孩子落兒，坐在門口瞧胡同裏往來的車子；在這時候，有個外來的鄉人，惶恐而無主意的在他門口一帶來回的走着。他——那外來的鄉人——是一個年強力壯的青年；他圓而黑的臉，鑲着兩只笨大的眼；多筋而厚的手。提着一個衣包。他的腦充滿了鄉村風味，於是，這胡同雖不是北京熱鬧的地方，而往來的車子，已經很能使他眼忙了。當他看見一輛汽車經過的時候，他驚異的張了眼，一直送到他視線不達的地方，他自語道：『這大概是三國演義上諸葛亮所造的木牛流馬之類了！』

李思看見了那鄉人，默想道：『那鄉人很是面熟，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的？……』鄉人看見李思坐着，他想問個訊，就走向李思去。他走到李思身旁，不覺不好意思起來，紅了紅臉，不問而走過去了。他想：『我又不認得人家，我問他用什麼稱呼呢？……老哥？……不好，……噁……這樣罷：用打聽。末了道聲勞駕』。於是他又

走向李思去；走到那裏，又不好意思起來，紅了紅臉，不問而走過。他這樣來回走了好幾次；最後他硬着頭皮，紅着臉，吃吃的問李思道：「打：聽打聽，這裏這是太平胡同麼？」

「聽他的口音竟是我們同鄉了，」李思這樣想着，答道：「不錯，這裏就是太平胡同。你尋誰？」

「太平胡同六十三號，有位姓李……」

李思不等鄉人說完，放下了落兒，站了起來道：「這裏就是六十三號，我就姓李，你莫非是……」

鄉人道：「怪不得面熟得很，我是朱良，你莫非就是姊……」他遲遲的不敢說下去了。

「呀，原來是良兄弟！我一見你就想有點像，……只一時想不起來；你……」李思捉住了他的手說。

「姊丈……」朱良作了一揖；眼圈微紅了。

「你怎麼一個人上北京來了？」李思說。「我們且進去」。他就和朱良一同進去。
「良兄弟來了！……」他高聲告訴他的妻。

李思的妻，正坐着理頭；她聽見說他的兄弟來了，他的血，站刻脹起來湧到心頭，接着快而重的一陣心跳；她站了起來，而她的兄弟，已經發現在她的面前了。

「姊……姊……」朱良嗚咽着叫。他的眼淚已經不由自主的流了出來。

李思的妻，拍着朱良的肩說道：「兄弟，我在家裏的時候，你不過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六年不見，長得這……麼……高了！……」她也嗚咽着哭了。

李思拍着朱良道：「到底還是小孩子，要哭呢。——」回頭向他的妻道：「兄弟來了，不問……到陪着他哭起來了。糊兒在家麼？」

李思的妻道：「不在家；你買點兒點心去罷。」李思走了，她對朱良道：「家裏多好麼？你甚麼一個人上北京來了？」

朱良擦乾了淚答道：「家裏多好；只因家鄉年年荒亂；今年張家二叔進京辦貨；爸爸說，家裏年成又不好，柴，米，又貴；還是進京請姊丈尋個事做做。就請二叔帶

我進京來了。」

「咳！爸爸不知道，北京這兩年也尋不着事呢。——可是，你既然已經來了，我就叫他替你留神尋個事。尋得着呢，也罷了；尋不着，你就好好住在這裏玩幾天再回家。——你書念到怎樣了，有進步沒有？」李思的妻問。

「姊姊進了京我又念了兩年書；後來爸爸說，年紀大了，就叫我下田。（種田）」朱良說：「去年冬天，二叔叫我到一個肉舖裏去算算賬；後來肉舖倒了，我也就還家了。——反正現在寫兩封平常信，還能夠。」

李思的妻道：「真的，人家看了你寫來的信說：字又寫就好，句子又通；……稱贊你好幾句呢。你姊姊就是吃虧在不識幾個字，……」

「現時姊夫做什麼事？」朱良問。

李思的妻答道：「你姊夫拉了六年車，積了幾個錢；就把這所房子買了下來；現在他還拉着車呢。我老和他說：這所房子收下來的房錢，一家子已經足用一月多了；爲什麼還要牲口般的拉着車？他老是答道：「我又不識字，除了拉車，還做什麼

呢？」兄弟，你姊夫真是一個勤苦老實人；你來了，也好學學他。——我也有六年不在家了，家裏的事，一點多不知道；爸爸替你說媳婦了沒有？」

朱良紅着臉道：「已經娶了！只是她害人。不多幾時就生了一個孩子。從前我們自種自吃，到也過得去了；這時多了兩口人，自己田裏的糧食，只吃得九個月了！……」

李思的妻笑道：「真是，自己有了孩子，還是這樣孩子氣。娶妻，生子，是大事，難道爲了窮就不娶妻了麼？——阿彌陀佛！爸爸現在有了孫子了！」

李思提了一塊羊肉幾根葱，進來道：「咱們自己做羊肉餅吃罷。」

他們一邊做着餅，一邊談論着。

「現在的事是真不易尋；除了拉車。」李思在一只小白爐旁，烤着餅說。

李思的妻大聲道：「他很認得幾個字；難道當個把門房還不成麼？」

「不是說不成，是沒有位置。就說工廠裏尋個工做做，還很難呢！在北京吃着白飯想尋事做的，不知有多少啦。」李思用火筷鼓着煤說。

「倘是沒事，拉車也好。……」朱良想：「你拉幾年車就買房子，我不能麼？……」就說：「拉車也好。」

「拉車？」李思覺得奇怪的說。「一，你不認得北京的道路。二，你吃不了這苦。我勸你在這裏玩了幾天，還是回家種田。……」或者——他烤好了一個餅，給朱良道：「你一定餓了，先吃罷。」

朱良吃了一口餅，想道：「我找個什麼事呢？……拉車麼？……種田麼？……」

二

一天晚上；院內的人們。大半是睡着了；忽然一陣的打門聲，鼓般的響着。「一定是我們的醉鬼回來了。」一個婦人的聲音，在一間最小的房裏傳出來。「來了……」接着開房門的聲音；開大門的聲音；關大門的聲音；雜亂而有輕重的腳步聲？……關房門聲：不大忽兒，小房裏就微微有點光亮射出來。

在這間小房裏，除了：一張大牀，一張櫃子，和一只小爐之外，是一樣東西多沒有了，在牀上是已經躺着兩個小孩；醉鬼也睡在牀上，吸着燕牌的紙煙：臉上還微微

有些醉態。他的妻坐在一旁問道：「今天一天拉着幾吊錢？後天就是月半了！……」上午麵舖和「外國鷄」（北京的車夫呼車主叫「外國鷄」）多要錢來了。怎樣罷。

「一共多少錢？」醉鬼迷迷花花的問。

「多少錢？……」醉鬼的妻說。「糊塗……五塊錢車租；三塊錢麵錢。——你今天到底拉了多少錢？拿出來明天好買麵；我們今天還沒好好的吃頓飯呢。」說着，她就去探醉鬼的衣袋。醉鬼乘勢忽然的吻了他妻一下，接着躺着嬉嬉的笑。「不要臉的狗骨頭！說正經的，誰和你——」醉鬼的妻，打了醉鬼一下說：「拿錢來，……」

「錢？拉倒拉着十來吊錢啦；可是——」醉鬼用柔聲說。

「錢呢？——可是怎樣？給相好（相好，就是上海人所說的姘頭。）的了。」她用凶很的目光釘住了醉鬼。

「放你媽的屁！」醉鬼有些發火的罵他妻。「化了怎樣？……給了相好的了，怎樣？……」

「倒是怎樣化的？」她火到眼多發了光。

「化了就化了，你們管得着麼？我馬，牛，般的拉了一天車，快樂快樂化幾個錢，還不許麼？——老實說：喝酒喝了，賭錢輸了。」鬼從衣袋裏拿出來了六七個銅子，一擲道：「還有這些，拿去。」

「除了賭錢喝酒就沒有什麼可玩的了？」她質問他。

「那是……有錢的，沒了事就聽戲，瞧電影，上公園，……我們呢？……聽戲？瞧電影？……除了賭錢，喝酒，或者化三十銅子上花枝胡同（北京最下等的娼女所在。）——」

「有那一天，你們賭錢被警察捉去了；才是阿……彌……陀……佛！」她無可辯論了，才說這麼一句。

「渾蛋，放……屁。」醉鬼用力的說。「他們——警察們——只知捉賭，不知道我們爲什麼賭。……多是些渾蛋！……」

「你才是渾蛋！……」她指着她的孩子。「你想法裏兩個孩子多不管；一個錢也不拿家來；渾蛋不渾蛋？」

『我自己多管不了，還管孩子？』醉鬼說。

『拉車的多着呢；沒有像你這樣的！你——看！李思也是拉車的；他拉了六年車，怎麼就把這處房屋多買下來了。他多麼勤苦；不要說喝酒賭錢，……連烟多不吸的；就是天橋（在北京前門外，是一個大市場，）多不大去玩的；他現在有了這一處房屋，還一天到晚拉着車。要是你有了這處房子，早賭死，醉死，生梅毒死了！……人家一家子多麼和氣？這叫天理昭彰：愈愛化錢的，愈不給錢他！愈不愛化錢的，愈多給錢他。要是你有了錢麼，早「猴兒穿衣服，燒了毛。」好的像有這麼回事的，棄了妻子望人頭上扒了！……』

『本來，猴兒見了衣服，還要毛做什麼？』醉鬼說，『古人說得好：「人生行樂耳；……」有了錢不化，藏着，不是同沒有錢一樣，再說李思，一個造糞機器和養人機器罷了！——不要煩！我可要睡了。』——哈哈！你能說我，我到也要說說你了：你既說我不勤苦；那末你呢？……你看對面屋裏的王寡婦；他一天到晚替人家縫衣服；他兩個孩子，還靠着她上學呢。你呢？頂好還要我做好了飯送到你嘴邊罷？……』醉

鬼用指擊着牀說：『你譬如我死了。』

『你活一天，我就得吃你一天；實在！除非你死了！』她玩着她自己的衣角說。

『我到過不過的時候，就自殺了！隨便你去過快活日子。——我死了，我也快活了。……』醉鬼深思的說。

『你死了，倒也罷了！你就死得了。——孩子們呢？……』她替孩子們蓋好被說。

『孩子是你生的，我本來不要什麼孩子。』

『誰叫你娶我的？……』她冷笑着說。

『我爸爸的主意；不是我自己用四人轎來擡你的。……』

他們兩人多沒有什麼可說了；於是相對默然了半天。

『今天是過去了；明天一家子吃什麼？』她起首的問醉鬼。

『先把你的戒指當了再說，』醉鬼無可無不可的說。

『放屁！一定不許你當……』

『不許當？……』

『不許當！……』

『不許當。那我也沒有別的法子；我只得——我只有三條路：一，先把你的戒指當了再說；二，倘是不許，我也不管你們了，我走我的路，反正我一個人終饑不死；三，我現在也活夠了，我就死，也沒什麼。……你說怎麼？』醉鬼正經的說。先前，他們不過說着玩的；現在是已經「以假作真」的正當談判起來了。

『哼！……』他的妻冷笑着說：『走，就走；死，就死；你愛怎麼樣辦就怎樣；我的戒指是無論如何多不能當的。』

『一定？……』

『誰說不一定？——你倒走一個我看看；死一個我看看。』

『哈！這有什麼，走，就走。……』醉鬼說着，站了起來就走。

『好哥。我說得玩的。給你戒指罷。』她沒法只得除了她的戒指給醉鬼。

『這時節，又能平平安安的過去了！』醉鬼拿着戒指嬉嬉的說。

三

王寡婦，一針一針的在縫着一件衣服。『怎樣呢？……』她在想着以後的生活：『現在的生活程度是一天高似一天了！什麼多費了幾倍；我十個指頭，現在是任不住兩個小孩的上學了！怎樣呢？……』

王寡婦是一個忠誠的婦人；在五年前，她的丈夫就死了！他丈夫死的時候，她的大兒子誠兒才八歲；實兒才六歲；這五年中間，她用十個指頭養成了兩個孩子，並且還能使他們上學；他是怎樣一個有魄力的婦人啊。

現在，各樣東西多是貴的；她十指所換來的錢，如何夠兩人的學費？她在解決這個問題。

『不叫他們上學罷，一點知識沒有，將來怎樣做事！叫他們上學罷，又沒有這些錢財；……』她無從解決的想着。她覺得煩腦起來，就輪着來迴她的心思。

在平常，她自起到睡。除了做飯；針和線是一直在她手裏的；她雖住在這雜亂的大雜院裏，但除了有事，她從沒和人家談論過；他不笑的臉，現出霜雪尊嚴的樣兒；

但她一見她兩個孩子，就立刻發出她從心底裏出來的極甜蜜的笑容了。

誠兒和實兒跳着回來了。王寡婦就替他們擦臉，換衣服；他替誠兒擦臉時，看見臉上還有些淚痕，就問道：「今天又是爲什麼？」

「沒什麼，——」

「爲什麼哭？——」她說到哭字，誠兒已經哭了。

「剛才我和哥哥從學堂回家的時候，碰着了宗兒，她打了我一下；哥哥有氣，也打了她一下；他就哭着告訴他爸爸就罵我們……」

王寡婦替誠兒擦着眼淚，自己想起丈夫來；一陣心酸，不覺也哭了起來。實兒看見她們哭，也哭起來了。

在我們看見，誠兒們不像是他的兒了，因爲誠兒們穿的衣服，非但不破，而且潔淨；她自己不過穿着一件破衣罷了。

在晚上，他們就商量上學的問題。

「我晚上賣賣晚報不好麼？頂了一天能賣四五十份；我和兄弟的學費已經夠了。」

誠兒說。

王寡婦想道：「好是好的，只怕誠兒吃不了這苦。——古人說得好：『吃盡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我不怕他們現在吃苦，只要他們將來有用。……」她就決然說道：「好的，只是你要兄弟一塊兒？一個人晚上怕……」

明天，誠兒們在街上賣晚報；王寡婦在家裏縫衣服。自此以後，非但有上學的錢；並且一月可以積蓄多少錢了。

四

冬至已經過了，年節是一天近似一天，而大雜院裏的人們，也開始忙亂而且憂愁了。

在工人于四的房內，他和他妻子排列着坐在床上，這是一間很小的房，而住着五個人，煮飯的白泥爐，立在地中心，爐上的水壺裏；水氣一塊塊地噴着。

「媽，後天過年了！是不是？今年我得買個大花炮，馬雷子（炮竹的一種）是怎樣的響啊！——我記起來了！我還沒有新衣服呢」一個八歲大的小孩拉着他娘說。

于四的妻，是一個滿面憂愁而且無精神的婦人，穿着一件極破的棉襖，喪氣的答道：「新衣服！……寶貝，等你爸爸發了財再做！」

「媽，我過了年可以上學堂了。」較大的一個孩子說。

「什麼？」于四的妻說。

「先前我瞧見王家誠哥哥上學堂，我也要去，媽媽不是說明年再去麼？再過三天，就是明年了啊！」

于四的妻，用憂愁的眼光，看了他一看；一句話沒回答的低下她苦惱的頭去。

「媽，給我一個銅子買燒餅去。」最小的孩子說。

忽然的，于四擡起頭來罵道：「銅子？一個細錢多沒有。走！再上這裏來麻煩，我打破你的狗嘴！走！……」

小孩驚懼的狂哭起來了；其餘兩個小孩，也驚異的偷看着他們的父親。

「哭？打死你這個小雜種！」于四就是一掌打上去，幸而被他的妻托住，不然？

那小孩怎樣吃得住這無理的凶暴啊！

「阿保，不哭，爸爸打了！——大保，和牠出去好好玩去。」婦人說。

阿保就拉着他兩個兄弟，無聊的去了。

「你煩腦，也不用把孩子們出氣。」于四的妻說。

「好妹妹，（北京大多稱自己的妻叫妹妹）你替我想個法子罷，一忽兒要帳的就快來了啊！」于四悲聲的求他妻。

「我也實在沒有法子想。——到底外邊有多少錢帳？我替你打算打算。……」他妻問。

「你也總知道的：吃，穿，嫖，賭，我是一樣多不來；——除了去年嫁阿桂借了十塊錢，還有十二塊錢車租；三塊錢米帳，是沒有別的了。我一個窮工人，一時那裏來的二十五塊錢？明天廠裏發放十塊錢，那裏夠？車租是年內非還不可了！你想：我自從不拉了車，已經八個月了，還好——不還他麼？——啊！想起來了：那借的十塊錢，還得利錢呢！——算罷！一個月八毛，借了他十九個月，利錢多得十五塊多錢啦！——本利一共二十五塊；共總四十塊錢……那裏來？賣了我多還不夠！……啊……」

于四長嘆的說。

「沒法，沒法！……譬如十塊錢給了車主，還有三十塊錢呢？……」他妻說。

于四思前想後，總覺得沒有妙法。『前世作的孽，這世來受啊！……不得了！還是死了好！……』不知不覺的死的觀念，已經跑進他的心了。於是他無聊的默想死的問題。

「本來你這個人太老實，人家嫁女兒，只有賺錢，你到賠起錢來了。」于四的妻說。

「罷了，罷了！……」

「于家伯伯，有人找你。」這是門口一個小孩的聲音。

「要帳的來了！咳！咳……」于四說：「好妹妹，你去和他說，我不在家罷。」

「醜媳婦總要見公婆面的，還是你自己去和他說兩句好話，讓他走。」

于四只得一步一搖，提心吊膽的走出去。

「我說：你借的那筆錢，好還了罷？」一個放印子（就是北京一種利率極大的借

債的，)從他一只錢袋拿出了一個摺子，接着說道：「本錢十元；十九個月利錢，是十五元二毛；廣大家的鋪保水印；王大的中人。勞駕，你去拿出來了，我好到別處收帳。——本利一共二十五元二毛。」

于四脹大了眼，紅了臉，吃吃的答道：「現……在沒有。——」

放印子的立刻沉下臉來道：「沒有？……不成！來了三次，老是沒有；今天沒有，明後也沒有；後天反正又是沒有；你要知道，今天是二十八了！」

「我實在沒有；本來你的錢，我替你預備好了。可巧我媳婦生起病來，把錢化完了！我說：你過了年來拿，行不行？我替你預備好在這裏。」

「我不管你媳婦病不病，反正今天是要還錢；你想想，這十塊錢借了多少日子了？」放印子的說。

于四哀求道：「我實在沒有錢，咱們哥兒們交情也是不含糊，大年夜來拿，行不行？」

咱們哥兒們雖說有交情，可是我借錢給人家，非得有交情才肯借啦；倘是人人像

你這樣說有交情，就不還；那沒，我吃誰去，我說還是今天還了我算完事。——你既說有交情，就得顧交情；像你這樣有交情，也是白的』。放印子的念書般的說。

『我不是說不還，我實在是沒有錢啊；老哥，後天晚上準給還不成麼？』于四無法的說。

『不成，不成，一定不成：』

於是他們兩人就噪鬧起來。

院主李思，尋着噪鬧的聲音，忙忙的走到于四房裏；射出他老實的目光，瞧着放印子的問道：『朋友，什麼事啊！——』

『你老先生來了，咱們評評理。』放印子的說：『他去年三月，借我十塊錢，到今天剛巧已經十九個月了；我問他要，他還是說沒有；你想：我們也是賣買交易，要是碰着的人全像他，我們不得賠本麼？——今天我要定了，他非給不可！……』

于四悔恨的聽着放印子的高談闊論，臉上一陣紅一陣白默立着。他想：『我借了人家的錢不還，本來不好；但這不是我有意不還，實在是沒法啊！』

李思指着于四道：『他也是個可憐人！一家大小五口。靠着他自己一個人吃；廠裏呢，一個月才八塊錢工飯錢；一家子吃用還不能十足，那裏來的多餘？可憐他省吃省用的存了十來塊錢，可巧，上月他媳婦生了一場大病，多化完了！我說，朋友，你還是等兩天來拿罷。——』

放印子的連連搖頭說：『不行，不行！照你說，他是一輩子沒錢的了；難道我就等他一輩子？今天是非還錢不行，你要知道，我家裏連夜飯米多沒有啦；倘是不還，我只得在這裏吃睡了。』

『你聽，我說：後天他廠裏發工錢，——』李思說。

『真的麼？——』放印子的說。

『真的！——他放了工錢，我先叫他替你留着，還不行麼？』

『好是好的，可是後天準得還；——你得擔保。』

『那是一定。』李思說。

『那末，……後天見！……』放印子的說着去了。

于四的妻，是上他女兒那裏去了；阿保和他的兄弟在門口玩着；阿保忽然想起他的父親來，就跑家去；他用死力的開門，總開不開。他驚異的想道：『難道爸爸中了煤氣了？……』他就用指頭在紙窗上劃破了往裏看去，不覺驚駭而且尖利的叫道：『爸爸上吊了！……』

這驚異的呼聲，驚破了全院清早的寂寞。李思和醉鬼，從夢裏驚醒；他們知道這一定不是騙人的話，因為貧民世界，過年時自殺的是時常有的事，他們就衣服多顧不及穿，跳下床來，跑到于四的房去；這時全院的人們，已經多驚駭得全身顫抖了！只有老實的李思，和常樂的醉鬼，算有點主意，他們機器般的打開了門。

『天啊！不要緊！還有用，氣多沒斷啦！』醉鬼對天作了一揖，並且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

幸而覺着早呀！不到十分鐘，于四長嘆了一聲醒來了。

『謝天謝地！……』醉鬼熱誠的對天作了無數的揖說。

兩點鐘以後，于四已復原了。李思安慰于四說：『你怎麼爲了三十塊錢就要尋死

了？俗話說得好：「有人就有錢。」——不要緊的，他們要帳來，有我在這裏。——你好好的養着；我去請大嫂子（指于四的妻）來。」

醉鬼這時覺得快活的對于四說道：「于大哥，你這個人真叫死心眼；三十塊錢的帳，算什麼？就要上吊？我一共有七八十塊錢的帳，一天到晚還是快快樂樂的；如今的世界，只得過一天，快活一天，算一天；倘是像你這樣量小，有十八個我也早死完了！你得照我這樣辦得了，等等他們要帳來，你就說明天給；到明天，咱們就逃上澡堂子裏去一忽，等到吃過了餃子，（北京的風俗，大年夜吃餃子。吃過了餃子，無論一切賬目，多不許要了）咱們就回家，打他三斤酒，咱們就足喝一頓。過了年，更好辦了，作個揖，道聲恭喜，什麼多完了！（北京風俗，正月十五以內，不許要帳。）

……」
于四聽見醉鬼這樣有趣地說，不覺也微微地笑了。

五

大年夜的晚上：大雜院裏一年只有一次的歡呼和熱鬧。小孩們一個個跳跳撞撞的

放着砲竹玩。忽然間的，醉鬼和于四高高興興的回来了。醉鬼手裏提着一瓶酒，嘴裏咿咿唔唔的唱着一過年（戲名）他們聽見南房裏有玩牌九的聲音，他就叫他孩子說：「阿狗，把酒提去；告訴你媽，餃子要多做，肉要紅燒的。」醉鬼說：「阿貓來，來！替爸爸親個嘴，我有好東西啊！」說着拿出了一包糖，一大包砲竹，給阿狗道：「拿去，和于家伯伯裏三個兄弟分。」說着，對于四道：「走，咱們瞧他們賭錢去。」

一張四方桌。圍着六七個人在賭錢。桌約正面，立着一個肉鋪老板；肥大的身體，一張較小的方檯，只坐着他屁股的一角。他大約是勝了，當他拿出兩隻牌來，看了一眼，他微笑的得意的擲在桌上。「天之九：」

無聊而且煩惱的莊家，只得拿出五吊錢來賠給他。

「老朱，手氣好啊！」醉鬼在那肥人身後拍了他上。

老朱嚇了一跳，回頭看去，原來是醉鬼，他就大笑起來；大而紅的嘴，露出一排黑而黃的牙齒；厚而圓的眼，臉，笑到蓋沒了眼珠，只餘一線；他拍着他鼓般的肚皮道：「哈，哈！……」他一隻手舉起三個指頭，一隻手拉着醉鬼的耳朵，到他嘴邊；說

道：『三元！……哈哈！……』

一個短小的朋友，叫楊良的；是輪到一個錢多沒了，他就輕輕離開了這裏。跑到房裏，剛巧他的妻不在房裏；他就開了他妻的箱子，偷了他妻一年積蓄成的三塊錢。逃到賭場翻本去。

醉鬼和于四正在大塊肉吃，大杯酒喝的時候：

『我賭錢，你管得着麼？』楊良的聲音。

『你賭錢，我管不了；不過，你爲什麼把我的錢輸了？』婦人的聲音。大概是楊良的妻罷。

『輸了怎樣？——再說，我打你！』

『打我？打罷！你打，你打！……』

接着手和肉相碰所發生的聲音，哭聲，恨恨聲，相勸聲，迎接着未來而將到今年的新年；今年的將來……

『爸爸這樣心凶麼？爲了一百塊錢。叫我做四五十歲老頭兒的妻！……』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質問他的母親。『媽，這件事，——你願意不願意？——難道媽媽以前的愛我。原來是假的？我到如今才知道世上一切的人，多靠不住的；連父母也是靠不住的啊！丈夫更加了，我願意一輩子不嫁了。……』

她母親心上說不出的苦楚；淚，水珠般的在拋下來了。『珠兒，不是我不愛你，其實這件事連我多不知道，直到前天，你爸爸和胡老兒說定了，才告訴我的。你想，我是怎樣的愛你，我能把你嫁給一個老頭兒麼？——珠兒，你爸爸的脾氣，你是知道的；我想，你還是順從了罷；婚姻也是天緣，一點兒多差不了的；你想，你爸爸是前是怎樣一個荒唐鬼，只是我嫁了他，沒法，只得順從他罷了。——』

『媽媽道得好！媽媽嫁錯了人，後悔來不及，媽媽已經嘗過了這層苦處，你就不替你女兒想想後來麼？……』珠兒含淚的說。

她母親替他擦乾了淚說道：『珠兒，不是我不替你想後來；只因你爸爸已經說定了，男家庚帖也留了；沒有法子！珠兒，總是你命不好，你就忍了罷。』

『我們不好還胡老兒一百塊錢，就問他要還庚帖麼？——』珠兒覺得尚有一線希望。的說。

無力的脚步声。慢慢的近來；沒一忽，珠兒的父親，提着一根旱烟袋笑嬉嬉的進來。

『珠兒爲什麼哭？』珠兒的父親問。

她母親不敢說實話，只得道：『誰知道！』

她父親坐在牀上道：『我說幾句話，她準樂了！——珠兒，我已經替你說定了一家人家；有錢，有勢；一月裏面，就要來娶你了！你也得預備預備，你要知道，一個月以來，你就要做太太了！……』

珠兒愈聽愈痛苦，不覺大哭起來。她想：『他（指她的父親）竟來開我的玩笑了！……我現在成了一個孤立的人了！世界上再沒有了解而愛我的人！連父母親，解而愛我；那胡老兒更不用說，他必定要當我是他情慾的勝利品，看家婆，……我是不能嫁給他的，無論如何！……』

『怎麼愈哭得利害起來了？難道你不願意麼？』珠兒的父親，玩着亂柴式的諧謔說。

珠兒決然的答道：『是的，我不願意嫁給一個四十多歲的老頭兒！』

『什麼話。不願意？』我到問你。你願意嫁給誰？』珠兒的父，站了起來，氣得鬍子一根根發抖的說。

『只要不過三十歲，好好裏的人，並且和我性情——』

『放屁！……不要臉的東西！我費了十八年的心力，養出這樣一個混蛋東西來！』

『我願意當姑子，我願意死；我不願意做胡老兒的老婆。』

珠兒父親氣得天昏地黑的罵道：『放屁！放屁！……反了，反了！……胡老兒？』

——你的丈夫！……我……年紀老了，氣不過你！……』對他妻道：『我走。替你說：』

珠兒有什麼死活，我問你；有一個壞事，我回來抽你的老骨頭。』說着提了鳥籠，氣冲冲一步一頓上東安市場聽大鼓去了。

幾天以後，兩對大金鼓，引導着一頂紅轎；新娘還在哭着。過路的人多說道：「誰家的女兒？這樣捨不得離他的父母啊！……」

七

林婆婆房裏新來了一個遠客。那個遠客，就是林婆婆的兒子林武；他當了三年兵，離家也已經三年了！他的妻林媽，在人家做女僕；現在聽見他的丈夫回來了，自然是極快樂的回家去探望探望。

林武和他妻相見了，有無數的話，——說不出的話，由感情，精神上傳達。

『你出去了三年，回來還是穿一身軍衣！』

林媽等了半天，才說出了這麼一句。

林婆婆對林媽道：『你先去買三觔麵來。我們還沒吃飯啦。』

林媽無趣的去了。

林婆婆看見林媽出去了，然後說道：『武兒，自從你出了門，我受盡了你媳婦的氣了！你出去了三個月。你媳婦就獨自一個走了出去，家裏是她全然不管，——』

忽然林媽轉了出來，問道：『我怎麼待錯了？……』

林婆婆忽然看見林媽走了出來，到嚇了一跳，紅着臉說不出什麼來了。

林武因爲關於母親的面子，不得不罵道：『鬧什麼，有話好好說。……』

『我講給你聽：自從你走了，沒有三個月，家裏的錢多用了；我沒法，只得到人家去當女僕；一月賺三塊錢，我自己留一塊錢，每月我送給她（指林婆婆）兩塊錢。到如今，你回家了，她還要說這種話，有良心沒有？你以爲我歡喜當老媽子？人家吃飯，我站着看；人家躺着，我打扇。——他說家裏的事，我全然不管。試問，要不是我每月給她兩塊錢，她還能活到這時麼？你來了，她不說好話，到主使你來拿我出氣。我早知道的，不然，我中了她的計了！現在怎麼說？……』林媽哭着說。

林武原知道他母親的不是，但母親是不可得罪的；只得硬着頭皮罵他的妻道：

『放屁，走！……』

走，就走，我早知道有這一天的！你們娘兒倆！』她大哭起來。

同院的人，聽見鬧得利害起來了？李思的妻，就來勸走了林媽，並且安慰她道：

「你是個明白人，你想：就是你婆婆不好，難道你丈夫能罵她麼？那有丈夫離家了二年，回來了不痛愛他妻的？他不過假意的罵你給你婆婆聽聽罷了。……」

林武聽見他妻在遠處微哭的怨屈聲，不覺心上和刀割的痛。……

（東方雜誌）

啞了的三絃琴

巴金

父親底書齋裏有一件奇怪的東西，便是一隻俄國的木製三角琴，已經是很舊破了，上面的三根絃斷了兩根。這許多年來，我就看見這隻琴掛在牆角壁上，但父親從來沒有彈過牠，甚至動也沒有動過牠。牠高高地掛在牆角，灰塵蓋着牠底身軀，牠只是悽慘地望着那一架大鋼琴，羨嫉那鋼琴底幸運和美妙的聲音，可是牠從來不會發過一聲悲嘆或呻吟。牠是啞了，連訴牠底過去的生涯的力量也失掉了。我叫牠做啞了的三絃琴。

我會幾次問過父親爲什麼要把這無用的東西掛在房裏，父親底回答永遠是這樣的

一句話：『你不懂得。』但我底好奇心反而變得更厲害了。我想我一定要把這三絃琴弄下來看看，或者想法使牠發出聲來。我知道父親是不許我這樣做的，然而父親出門的時候總是愛把書齋鎖起來，問狄約東勒夫人（管家婦）要鑰匙，她也不肯給我。

有一天午後父親匆忙地出去了，不知什麼緣故，他沒有鎖書齋底門。狄約東勒夫人在廚房裏安排什麼。我偷偷地進了父親底書齋。

啞了的三絃琴苦悶地向我看下來。我不能忍耐地跑到牆角，擡起頭仔細地看牠。我伸手上去，但我底手太短了。我慢慢地把一把椅子拉過去，自己再爬上椅子。我底身子抖着，我底手也在打顫，心裏跳得很厲害。我底手指摸到了三絃琴，自己也不知道怎樣地忽然縮回了手，耳邊起了一個響聲，我膽怯地下了椅子。

地上躺着那啞了的三絃琴，已經被支解了，成了幾塊破爛的舊木塊。現在牠不但不是啞，而且是永遠死了。這禍是我闖下來的。我駭着了，癡癡的立了一會兒，連忙把椅子拖回原處，便不作聲的往外跑。剛跑出書齋底門，我就撞在一個人底懷裏。

『有什麼事？跑得這樣快！』這人握着我底兩隻手臂說。我擡起頭看，這正是我

底父親。

我通紅着臉，不敢回答一句話，又不敢掙脫身子跑開，便被父親拉進了書齋。

三絃琴底支解了的屍體靜靜地躺在地上，成了可怕的样子，很顯明地映在我底眼睛裏。我掉開了頭，只看那鋼琴。

『呵！原來是你幹的事！我曉得牠終於有一天會毀壞在你底手裏，』父親並不責備我，他底聲音很是柔和而且略帶悲愴的調子。父親本來是一個和藹的人，我很少看見他惡聲罵人的。可是我把他底東西弄壞以後，他連一句責備的話也沒有，卻是出乎我底意料之外的。

他放了我，一個人去把那些碎木塊一個一個地拾了起來看，又用報紙把牠們包起來，然後慎重地放在櫥裏。

他回到書桌前，在那活動椅上面坐下，頭埋在桌上，不說一句話。我很是感動，很是後悔，我慢慢兒走到他底身邊，撫摩他底手臂。『父親，恕我，我底本意並不要毀壞牠的，』我覺得我是在哭了。

父親慢慢兒擡起頭。他的眼睛亮起來。「你哭了！」他撫着我底頭髮說，「孩子，我底好孩子！……父親在思索，在回憶一件事。」他很感動地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裏。我覺得父親底手抖得很厲害。

『父親，你又在想念母親嗎？』

『孩子，是的，』父親鬆了手回答說。他用手拭了一下眼睛，又加了一句話，『不，我還在思索一件更遠的事，更遠的。』

他底眼睛暗起來，他微微歎息了一聲，又撫摩我底頭說：『這與你底母親也有關係的。』

我在兩歲的時候便失掉了母親，母親底音容在我底記憶中早已消滅了。只有這書齋裏壁爐架上還放着母親底照像，穿着俄國女子底服裝，這是在聖彼得堡攝的；我就是在那方出世；而我底母親也就死在那里。

這是父親告訴我的。這一兩年來每晚在我安睡以前父親總要向我敘述一些關於母親的事，然後纔叫狄約東勒夫人來帶我去睡。關於母親的事我已經聽得很多了。我

這時便驚訝地問：『父親，怎麼你還有什麼關於母親的事我不知道的嗎？』

『孩子，多着呢，』父親苦笑地說，『母親底好處是永遠說不完的。……』

『那麼快向我說，說這一段關於三絃琴的事，』我拍着父親底雙膝請求說。『凡是與母親有關的話，我都願意聽的。』

『好，我今晚上再告訴你罷，』父親溫和地說。『現在讓我靜靜地思索一下，你且出去玩玩，』他把我底頭拍了兩下，就做個手勢，要推我出去。

我歡歡喜喜的出去了，完全忘卻了打碎三絃琴的事，父親底溫和的眼光跟着我。我記着他今晚要告訴我關於母親的故事。父親是從來不謊騙我的。

『果然到了晚上，用過晚餐以後，父親就把我帶到書齋裏。他坐在躺椅上，我立在他底面前，靠着他底身子。』

『說起來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父親這樣開始了他底故事，他底聲音非常溫和，猶如音樂一般。『是我和你底母親結婚後的第二年，那時你還沒有出世。我在聖彼得堡大使館裏做參贊。』

『這一年暑假，你底母親一定要我陪他到西伯利亞去旅行。你底母親本來是一個活潑好動的女子，她愛音樂，又好旅行。就在這一年的春天她底一個好友從西伯利亞回來，這位女士是紐約日報底記者，到西伯利亞去考察監獄制度的。她從那裏回來後在我們底家裏住了兩天。她和你母親談了不少關於西伯利亞的故事。尤其使你底母親感到興趣的乃是囚人底歌謠。你底母親因了這位女士底勸告與鼓舞，便下了到西伯利亞去採集囚人底歌謠的決心。我們終於去了。

『我們是六月裏從聖彼得堡出發的，身邊帶着監獄與放流部底介紹信。這一個夏季差不多完全是在西伯利亞度過的。凡西伯利亞的重要監獄與放流地，我們都去看過了。

『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放逐地裏還容易聽見放流人底歌聲，在監獄裏要聽見囚人底歌唱卻是很難很難的。監獄裏素來絕對禁止囚人歌唱，犯了這禁例，是要受嚴重處罰的。久處在這樣環境之下，便是本來天賦有歌喉的人也就失掉了歌唱的興趣了。況且囚人們從來對於禁卒就沒有信心，凡是禁卒叫他們做不是尋常的例規的

事，他們都以爲這是在欺騙他們，陷害他們，所以每一次禁卒帶了我們進一間大監房裏，向那些囚人說：「孩子們，這位太太和這位先生是來聽你們唱歌的。你們隨便給他們唱一兩首歌罷。」那時候他們總是驚訝地望着我們，不肯開口。如果他們被禁卒逼得厲害了，他們便簡單地回答說：「不會唱。」任是怎樣強迫，都沒有一點用處。一定要等到我們用了許多溫和的話來勸他們，或者你底母親先給他們唱一兩首名歌，他們纔肯放聲唱起來。這些歌裏面常常有幾首是非常奇妙，非常好的。如那有名的鍊進行曲與長夜漫漫何時旦便是我們此行的最好成績，而由你底母親介紹到西歐各國以及美洲的，但可惜這樣的歌我們採集得很少。

「這些囚人大部分是由農民構成的，而俄國農民乃是天生的音樂家。他們對於音樂有特別的嗜好。在他們中間我們可以找出一些人，只要給以音樂的教育和修養，就能夠成爲世界音樂界的傑出人才。我們在西伯利亞就遇着了這樣的一個人。我們第一次聽見的長夜漫漫何時旦便從他底口裏唱出來的。

「這是一個完全未受過教育的青年農夫，加拉監獄內的囚犯。我還記得那一天的

情形：當我們把來意告訴獄中當局的時候，在旁邊的一個禁卒插口說「我知道拉狄焦夫會唱歌，」典獄長便叫他把拉狄焦夫領來。

「拉狄焦夫來了，年紀很輕，還不到三十歲，一付平庸的面貌，和俄國人所特有的忍受的表情，一對暗黑的大眼，一頭栗色的細髮，樣子一點也不兇惡，如果不是穿着囚衣，帶着腳鍊，誰也想不到他是一個殺人犯。他立在我們底面前，膽怯地望着我們。」

「拉狄焦夫，我常常聽見人說你會唱歌，真的嗎？」典獄長問。

「他微笑了一下，溫和地回答說：「大人，這是他們和我開玩笑的。……很久以前，我還在田莊上勞作的時候，我倒常常幹這種事情。現在已經完全忘掉了。」

「你現在不想試一試嗎？」典獄長溫和地問，「這兩位客人特地從遠道來聽你唱歌的。不要怕，他們不是調查員，他們是音樂家。」

「這囚人底暗黑的眼睛忽然顯露了一線光輝。似乎有一種快樂的慾望鼓舞着他，他回答說：「我還記得幾隻歌曲，在監獄裏也學得一兩隻，既然你大人要我唱，我怎

好拒絕呢！」

「聽了這樣的話，我們大家都很高興，你底母親便問道：『你現在就可以唱給我們聽聽嗎？』」

「太太，沒有樂器，我是不能夠唱歌的，」他說，「如果你們可以給我的一隻三絃琴……」

「好，我給你找一隻三絃琴來，」禁卒接口說，「你明天來這里拿好了。」

「謝謝你，」拉狄焦夫說了這句話以後，就被帶出去了。

「第二天我們到了監獄，禁卒已經找到了一隻舊的三絃琴。典獄長差人把拉狄焦夫叫了來。」

「他現出很疲倦的樣子，拖着沉重的腳鍊，一步一步的走進來，很覺吃力。可是一看見桌上放着的那一隻三絃琴，他底眼睛立刻睜大起來，臉上發出光輝，想伸出手去拿，但又止住了。」

「拉狄焦夫，你底三絃琴來了，」典獄長說。

「你大人可以允許我拿起牠嗎？」他膽怯地問。

「當然，」典獄長說了，禁卒就把琴放在他底手裏。他小心地接着，把牠緊緊壓在胸上，以一種非常親切的眼光看着牠，用手溫柔地撫着牠，然後輕輕彈了幾下。

「好，你現在可以唱給我們聽了！」你底母親不能忍耐地說。

「我既然有了三絃琴，又爲什麼不唱呢？」他快活地說。可是這幾年來我都不會弄這東西了。最好我能夠先練習一下，練習三天，……太太，請你允許我把牠練習三天。那時候我一定彈給你們聽，唱給你們聽。」他底一雙暗黑的大眼裏顯露了哀求的表情。

「我附耳和典獄長商量。典獄長應允了這囚人底要求。拉狄焦夫快活地去了，雖然依舊拖着腳鍊，依舊被人押着。」

「三天以後，用過了午飯，我們又到監獄去，帶着鉛筆和筆記簿。典獄長把我們領到辦公室隔壁的一間寬大的空屋裏，那裏面有一張小小的寫字檯，是爲你底母親而設的。」

「囚人被帶來了，和平常一樣，不過樣子比以前更高興一點。兩個帶槍的兵押着他。我們讓他坐着。一個禁卒坐在門口。」

「拉狄焦夫把三絃琴抱在懷裏，向我們行了禮問：『我現在可以開始嗎？』」

「隨你底便，」你底母親回答。

「他底面容立刻變得莊嚴起來。這時候秋日的陽光從玻璃窗射進屋子裏，正落在他底身上，照着他底上半身，他閉着眼睛，彈起琴絃，開始唱起來。他唱的是次中音，非常軟熟，非常柔和。初唱的時候，他還有點膽怯，聲音還不能夠完全聽他指揮；但唱了一節，他似乎受了一種鼓舞，好像置身在夢裏，完全忘掉自己地儘情唱着。這是西伯利亞放流人底歌，題名做我底命運，這在西伯利亞是很流行的。但從沒有人唱得有他這麼美妙。」

「一首歌唱完了，聲音還留在我底耳邊，我底全個靈魂都被震動了。我不禁對你底母親說：『這個人真是天生的音樂家！他如果置身音樂界，真可以勝過許多西歐的唱次中音者。』她是感動得連話也說不出來。」

「尤其使人驚奇的是那一隻舊的三絃琴在他底手裏居然彈出了十分美妙的聲音。聽起來簡直比得過一位意大利名家奏的曼陀林。這樣的琴調伴着這樣的歌聲，……在西伯利亞的監獄裏！」

「他底最後一曲歌調更是動人，便是我方纔說過的那首長夜漫漫何時旦。我完全沈溺在他底歌中的境地裏了，直到他唱畢後一會兒，我們纔醒過來，我走到他的面前，熱烈地和他握手，感謝他底好意。」

「請你設法使典獄長允許我把這琴多玩一會兒，」他低聲對我說，「最好允許我多玩兩三天。」

「我去要求典獄長，你底母親也幫着我請求，可是他卻板起面孔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已經爲你們破過一次例了。再要違犯獄中禁例，被上面知道連我也要受處罰的。他一面又對拉狄焦夫說：『把這琴給我。』」

「拉狄焦夫底樣子很是悽慘，他緊抱着琴，差不多要跪下似地哀求道：『大人，讓我再多玩一些時候罷，一天也好，半天也好，……一點鐘也好，……大人，你不

懂得。……這生活，……開恩罷。」他吻着琴，像母親吻孩兒一般。

「尼特加，把琴給我拿過來！」典獄長毫不動心地對那禁卒說。

「當禁卒走到拉狄焦夫底面前時，這囚人底面容陡然改變了，兩隻眼睛裏充滿着血和火，臉完全成了青色，堅定地立着，緊抱着三絃琴，怒吼道：「我決不肯拋棄牠！無論誰，也不許把牠拿去。誰來我就要殺誰！」

「我們，你底母親和我，都驚嚇着了，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典獄長一點也不驚惶，他冷酷地說道：「給他奪下來。」

「他這時候明白抵抗是沒用的了，便慢慢地讓那琴落在地上，用愛憐橫溢的眼光看着牠，情形很是悽愴，現出無助的樣子，他忽然倒在椅子上低低地哭起來。這哭聲異常悽慘，裏面包含着全個悽涼寂寞的生存之悲哀，這一隻舊的三絃琴之失去，使他回憶起了他一生中所失掉的一切東西——愛情，自由，音樂，幸福以及萬事萬物，同時又給他表示出來他底前途之黑暗。他底哭聲顯露出來他底無限的悔恨和一個永不能實現的新生的欲望。好像一個人被拋擲在荒島上面，過了一些年頭，已經忘卻了過去

的一切，忽然有一隻船駛到這荒島來給了他一線的希望，卻又不顧他而駛去了，留下他孤另另的過那種永無終結，永無希望的寂寞生活。所不同的是拉狄焦夫還有他自己底秘密。

「我們看見這樣子心裏很是不安，因為這一切都是我們夫婦引出來的。我們走到他底面前，想去安慰他。我除了再三向他道謝外，還允許送他十個盧布。」

「他止了淚，苦笑地對我說：『先生，我不是爲要錢而來的。只請你讓我再把琴玩一下，——只要一分鐘。』」

「我得了典獄長底同意，把琴遞給他，他溫柔地撫弄了一會兒，又放到嘴唇邊吻了兩下，嘆了一口氣便把牠還給我，讓我放牠在桌上，他口裏喃喃說：『完了，完了。』」

「『我們不能夠再幫助你什麼嗎？』你底母親悲聲地問，我看見她還在揉眼睛。」

「『謝謝你們。我用不着什麼幫助了。』他依然苦笑地說。『不過你們回到俄國去的時候，如果有機會走過雅洛斯拉甫省，請你們到R. B. 村的教堂裏點一支蠟燭在那

掛在聖壇左邊的聖母像前；並且還做一次彌撒祝蘇菲亞伊凡洛夫底靈魂早昇天堂。說到蘇菲亞這個名字時，他露出不能支持的樣子，幾乎又要哭了出來，但馬上又極力忍住了。他向我們鞠了一個躬，悲聲地說：「再會罷，願上帝保佑你們平安地回到家裏。」

「門開了，兩個兵把他押出去；腳鐐底聲音愈去愈遠，以至於無。一切又復歸於平靜了。方纔的事情好似一場夢。但我們大家似乎都飲了憂愁之酒，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潛伏的悲哀。你底母親緊緊握着我底手。」

「這個拉狄魚夫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悽然地問。

「誰知道，一禁卒聳了聳肩頭說，「他底性情很和順的，從來不會犯過獄規，無論你叫他做什麼，他總是服從，永遠不反抗，不吵鬧，不訴苦。可是他不要說話，很少聽見他和誰談過話的。所以我簡直沒有方法知道他是怎樣的人。總之，他是和別的囚犯不同罷了。」

「那麼他犯的是什麼罪呢？」你底母親接着問。

「事情是很奇怪的。在雅洛斯拉甫省的R. B.村裏，有一天教堂中正在舉行婚禮，一個青年男子跑了進來，用斧頭把站在聖壇前面的新娘砍死，新郎也被砍傷了。沒有人敢上前去捉他。但他並不逃跑，卻丟了斧子讓別人把他捉住。他永遠不肯向人說明他犯罪的原因，也不說一句替自己辯護的話，只是閉着嘴不作聲。他被判處了終身懲役罪，並不要求開恩減刑。從此他底口就永遠閉着了。在這裏住了這些年頭，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他像今天這樣說了這麼多的話。他底事情，只有魔鬼知道！」禁卒一面說，一面望着桌上的三絃琴，最後又加了一句話：「這琴恐怕弄壞了。」

「你底母親這時候另有了一種思想，她花了一點錢向禁卒討來了這三絃琴。她把牠帶回聖彼得堡。從此我們便不會再看見拉狄焦夫了。我們臨去時留在典獄長那里的十個盧布，也不知道他究竟收到沒有。」

「說來慚愧，我們所應允他的事並不會做到。雅洛斯拉甫省的R. B.村，我們始終沒有機會去過。第二年你底母親便生了你，過了兩年她又永離了這世界。她臨終時還記念着她允許拉狄焦夫的蠟燭和彌撒，她要我替她做到，她要我好好保留着這三絃

琴，以便時時記憶起那至今還不會實踐的約言。可是我不久也就離開了俄國，以後便沒有機會再去了。

「現在你底母親躺在聖彼得堡的墓場裏，三絃琴掛在牆壁上又被你打碎了，而雅洛斯拉甫省的R. B.村的教堂裏的聖母像前的那一支蠟燭還沒有人去點，爲蘇菲亞做的彌撒也沒有人去做。……孩子，你懂得了罷。」

父親說話的時候常常撫摩我底頭髮，說到最後露出很苦痛的樣子，慢慢兒站起來，走到鋼琴前面，坐在旁邊的凳子上，揭開蓋子，不疾不徐地彈着琴，一面開始用他底次中音和着。這歌曲正是長夜漫漫何時旦。我覺得從來沒有像這樣地被感動過。父親底聲音裏含得有眼淚，同時又含得有無限的善意。我覺得要哭了，但這不僅是爲悲哀而哭，這還是爲幸福而哭。我不等父親唱完便跑上前去，緊緊地抱着他，口裏不住地叫：「我底好爹爹！……我底唯一的善良的父親！」

父親住了手，微笑地望着我，問：「孩子，怎樣了？」我從模糊的淚眼裏看見父親底眼角也有兩顆大的淚珠。「呵，父親，你哭了！」我悲聲叫。

父親捧起我底頭，看入我底眼，溫和地說：『孩子，你也哭了。』

（此篇取材於佐治克南底一本論述俄國監獄生活的書——作者）

湖畔兒語

王統照

因為我家城裏那所向來很著名的湖上，滿生了蘆葦，和滿浮了無數的大船，分外顯得偪仄，湫隘，喧嚷，所以我也不很高興去遊逛。有時幾個友人強約着去蕩槳湖中，每每到了晚上，便各種複亂的聲音，一齊並作。鑼鼓聲，尖利的胡琴聲，不很好聽的唱聲，粉面光頭的妓女的調笑聲，更夾雜上小舟賣物的喊聲，便幾乎把靜靜的湖水，全擊了大波。因此我有時即不得已，在湖中的時候，只有收視反聽地去尋思我自己的事。不過也有時在夕陽明滅，反映着湖水的時候，我却常常一個人，跑到湖邊的僻靜處去乘涼。而且一邊散步，一邊聽着青蛙兒在草中奏的雨後之歌，看看小鳥啁啾的爭向柳枝上飛奔。自然還有些興致。而每在此時，一方引動我對於自然中的景物的鑒賞；一方却同時激發我無限的悠渺之思。

一抹紺色，兼以青紫色的霞光，返兼映着湖隄上的雨後的碧柳。某某祠廟的東邊，有個小小的荷蕩。這處的荷葉最大不過，高得幾乎比人還高。葉下的白潔如玉彫成的荷花，到過午之後，又是將花萼閉起。偶然一兩隻蜜蜂飛來飛去，還似留戀着花香的氣味，不肯即行歸去；紅霞照在湛綠的水上，散爲金光，而紅霞中的欲下沈的日光，也變成異樣的色彩。一層層的光與色，相蕩相薄，閃閃爍爍的都映現在我眼底。這時候我因昨天一連落了有六七個小時的急雨，今日天還晴朗些，便獨自順步走到湖的西岸來，看一看雨後的湖邊景色。斜鋪的石道上，滿生了莓苔，我穿的皮鞋印在上頭，顯出分明的印痕來。

這時湖中正人聲亂嚷着，且是爭吵的利害。我便慢慢地踱着向石道的那邊走去。疎疎的柳枝，與顛顛的蘆葦旁的初開的蓼花，隨着微吹的西風，在水濱搖舞。這裏可謂全湖上最冷靜而幽僻的地方了。除了偶而遇到一二個行人之外，只有噪晚的小鳥，在樹上鳴着。而亂草中時有闐闐的蛙聲，與他們作伴。

我在這片時之中，覺得心上比較平時靜恬了一些。但對於這轉眼即去的光景，却

也不覺得有甚麼深重的留戀。因為一時的清幽光景的感受，而又時時記起「夕陽黃昏」的話，也不禁淒淒地生出心底的歎息來。所以對於留戀的思想，也有點怕去思索了。

低頭凝思着，很疲重的脚步，也懶得時時舉起。天上紺色，與青紫色的霞光，也越散越淡了。而太陽的光，也隨了片散的霞光，沈落在返映的水裏。我雖知時候漸漸晚了，却又不願即行回家，遂即揀了一塊湖邊的白石，坐在上面，聽着新秋猶噪晚的殘蟬，便覺得在黃昏迷濛的湖上，漸有秋意了。我一個人坐在幾株柳樹之下，看見漸遠漸淡的黃昏之光，從遠處返映過來的微茫的燈火。天氣並不十分煩熱，而且到了晚上，微覺得有些嫩涼的感觸。同時也似乎因此涼意，給予我一些蒼蒼茫茫的寥廓；而不知着落^的興感。

我自自無意的感思着，忽然聽得柳樹的後面，有擦擦的聲音。在靜默中，我聽了彷彿有點疑懼！過了一會，又聽得有個輕動的脚步聲，在後面的葦塘裏亂走。於是使得我要搜尋的思想，不能再按捺得住。便跳了起來，繞過柳樹，到後面的葦塘邊下。那時模模糊糊地已不能看得清楚。但在短的葦芽旁邊的泥堆上，却有個小小的人影，

我便喊了一聲道：『你是誰？』

不料那個黑影却不答我。

本來這個地方，是很僻靜的，每當晚上，更是沒人在這裏停留。况且黑暗的空間，只有皎明的星光，在天上照着。而柳葉與葦葉，還時搖擦着作出微響來。於是我陡然覺得有些恐怖了！便接着又將『你是誰？』三個字，喊了一遍。正在我還沒有回過身來的時候，泥堆上的小小的黑影，却用細弱而無力的聲音，給我一個答語是：

『我是小順，……在這裏釣……魚。』

他後一個字，已經咽了下去，且是有點顫抖。我聽這個聲音，便斷定是個十一二歲的男孩子的聲音，但我分外疑惑了！便問他道：『天已經黑了下來，水裏的魚還能在這時釣嗎？還能看得見嗎？』那小小的黑影，又不答我。

『你在甚麼地方住呵？』

『在順門街馬頭巷裏。……』由他這一句話，使我聽到這個弱小的口音，彷彿在那裏聽過的。便趨近一步道：『你從前就在馬頭巷住嗎？』

「不。」那個小男孩子迅速的答：「我以前住在晏平街的。」

我於是突然將陳事記憶起來道：「哦！你不是陳家的小孩子，……你爸爸不是鐵匠陳舉嗎？」

小孩子這時已將竹竿由水中拖起，赤了脚，跑下泥堆來道：「是。……爸爸是做鐵匠的，你是誰？」

我靠近看那個小孩子的面貌，尚可約略分清。那裏是像五六歲時候的可愛的小順呀。滿臉上烏黑，不知是泥，還是煤煙。穿了一件藍布小衫，下邊露了多半部的腿。而且身上時時發出一陣泥土與汗濕的味來。連小孩子竟會有這樣快而且大的變化嗎？他見我叫出他的名，便呆呆地看着我。他的確不知道我是誰；的確他是不能記得了。我在這片刻中；回想到小順在四五歲的時候。那時我還非常的好戲弄小孩子；每從他家門首走過，看見他同他的母親坐在那顆古幹濃蔭的大槐樹的底下，他每每在母親的懷中嚙出小公鷄的小兒歌來與我聽。現在已經相隔有六年多了，我也時常是不在家庭中，但是後來聽見人家說，前街上的小順家遷居走了。這也不過是聽自傳說，實在也

不知道遷到甚麼地方住去。但是我每經過前街的時候，看看小順的門首，另換了人名，的貼紙。我便覺得悵然！彷彿失掉了一件當作我的伴侶的東西一般。在這日的黃昏的冷清清地湖畔，忽然遇到他，那能不使我驚疑！而尤其使人奇詭的，怎麼先時那個紅頰白手的小順，如今竟然同街頭的小叫化子差不多了。他父親是個安分的鐵匠，也還可以照顧得起小孩子。哦！如今竟至於這樣，使我驀然地在心頭上滿佈了疑雲？

我即刻將他領到我的白石上面，與他作詳細的問答。

我就先告訴他，他幾歲時我怎樣常常見他；並且常引逗他喊笑。但他却懵然了。過後我便同他一問一答的作這個初秋之夜的談話。

『你的爸爸現在在那裏？』

『在家裏，……』小順遲疑的答我。而且在暗中，我從他呆呆的目光中，還見出他對於我這個老朋友有點奇怪。

『你爸爸還給人家作活嗎？』

『怎麼？……他每天只是不在家，却也沒有一次，……帶回錢來，……作活，……』

『嗎？不知道。』

『你媽呢？』

『死了！』小順簡單而急速地說。

我驟然爲之一驚！然而這也不是必然的，因爲小順的母親，是個瘦弱矮小的人，而且據以前我會聽見人家說過，她嫁了十三年，生過七個小孩子，到末後只剩了小順一個。然想不到時間送人却這樣的快呵！

『現在呢，家中還有誰？』

『還有媽，後來的。……』

『哦！你家現在比從前窮了嗎？看你的……』

小順果然是個自小時即很聰明的孩子，他見我不客氣地問起他家「窮」的這個字，便呆呆地看着遠處在迷漫中的煙水。一回兒低下頭去，半晌才低聲說道：

『常是沒有飯吃呢！我爸爸也常不在家裏。……』

『他到那裏去？……』

『我不知道，……可是每天到早飯以後，纔來家一次。……聽說在煙館中給人家伺候，……不知道在那裏？』

說這幾句簡單的話時，他低聲而遲緩地對我說，我便對於他家現在的情形，異常的明瞭了。我一時的好奇心，便逼迫我更進一步的向他繼續問道：

『你……現在的媽，多少年紀？還好呵？』

『聽人家說，我媽不滿三十呢。他娘家是東門裏的牛家……』他說到這裏，在面上彷彿有點疑惑，與不安的神氣，我又問道：

『你媽還打你嗎？』

『她嗎，沒有工夫。……』他決絕的答。

我以為如他家現在的狀況，一個年輕的婦女，來支持他們的全家的生計，自然沒得有好多的工夫。所以我又說：

『那末；她作甚麼活計呢？……』

『活計？……沒有的，不過每天下午便忙了起來。所以也不准我在這裏。……每

天在晚上，這個葦塘邊，我只是在這裏，……在這裏……」

『甚麼？……』

小順也會模仿成人的態度，由他小小的鼻孔中，哼了一聲道：「我家裏常常是有客人去的！有時每晚上總有兩三個客人；有時冷清清地一個也不來上門。」

我聽了這個話，便有點驚訝了！他却不斷地向我道：

「因此，我媽還可以有幾個錢做飯吃。……但他們來的時候，媽便把我喊出來，不到半夜，是不叫我回去的。我爸爸他是知道的；而且他夜裏是再不回來的。……」

哦！我聽到這裏，居然已經明白了小順現在是在一個甚麼環境裏了。彷彿有一篇小說中的事實告訴我：一個黃而瘦弱，目眊下陷，蓬着頭髮的小孩子，每天他只是赤着脚，在葦塘邊遊逛。忍着飢餓，去聽鳥朋友與水邊的蛙朋友的言語。時而去聽出葦中的風聲，所響出的自然的音樂。但是父親是個伺候偷吸鴉片的小夥役。母親呢，且是後母；是爲了生活，去作最苦不過的賣出肉體的事。待到夜靜人稀的時候，惟有星光送他回到家中去。明日呵，又是同樣的一天。這彷彿是由小說中告訴我的一般。但

我真不相信，我幼時常常見的玉雪可愛的小順，竟會到這般的田地！末後，我就又問他一句是：『天天晚上，在他家出入的是些甚麼樣的人？』

小順道：『我也不能常看見他們；然而有時也可以看得見。他們有的是穿了灰色短衣服，歪帶了軍帽的；有些身上盡是些煤油氣，每人身上都帶有粗的銀的鍊子的；還有幾個是穿長衫的呢。每天晚上常有三個和四個，……可是有的時候一個也不上門來。』

『那爲甚麼呢？』我覺得這種逼迫的問法，太對不起這個小孩子了。但我的心思爲新奇的悲憐所充滿，又不能不問他。

小順笑着向我道：『你怎麼不知道呢？在馬頭巷那幾條街道上，每家人家；每天晚上都有人去的！……』他接着又笑了！彷彿笑我一個讀書的人，却這樣的少見少聞一般。

我覺得沒有甚麼再問他了；而且也不忍再教這個天真爛漫的孩子，告訴我這種命運的悲慘的歷史。他這時也如同正在在那裏尋思甚麼一般，望着在黃昏淡霧的星光出

神。我真實感到人間的萬有不齊，與變化無端的生活的運命，是極難抗違的。本來果使小順的親媽在日，恐怕還不至如此，然而以一個婦女過這樣的生活，他的現在的媽，自然也是天天在地獄中度生活的！

家庭呵！家庭的組織與所遇到的命運。墮落呀！社會的生計的壓迫。我本來在這個雨後的湖畔，為消閑來的，如今許多的煩擾而複雜的問題，又在我胸中打起圈子來。

你們試想一個忍着飢苦的小孩子，在黃昏以後，獨自跑到葦塘邊來，消磨一個半夜。又試想到他的母親，在家中因為支持全家的生活，而受的最大且長久的侮辱，是個非人的生活。現代社會組織下的貧民的無可如何的死路，到底是怎樣呵！我想到這裏，一重重的疑悶與煩激，起於心中，而方纔湖上的晚景，所予給我的鮮明而且清幽的印象，早隨同了黑暗，沈落在湖水的深處了。

我知道小順不敢在這個時候回到家去；但我不忍遺棄這個孤無伴侶的小孩子，在夜中的湖岸上獨看星光。因此使我既感到悲哀；更加上躊躇了！我只索同他坐在柳

樹下面。待要再問他，實在覺得有點不忍了。同時我靜靜地想到一個環境中造就的兒童，不由得使我對於眼前的小順以及其他在小順的地位上的兒童，全爲之顫慄了！

正在這個無可如何的時候，突有一個尖呼而急遽的聲音，由對面傳過來。原來是，喊的『小順……在這……裏呵？』的幾個字，即時將沈靜的空中衝破。我不覺得愕然的立了起來！小順也嚇得將手中所沒有放下的竹竿，投在水裏。由一邊的小徑上，跑了過去。我在迷惘中不曉得怎麼的事，突然發生。這時對面由叢樹下飛跑過來的一個中年人的黑影，拉了小順就走。一邊走着；一邊說道：『你爸爸今天晚上在煙館子，被……巡警抓了，……進去，你家裏，……伍大爺正在那裏，誰敢去得？……小孩子！……西憐家李伯伯，……叫我把你喊……去，……』

他們的黑影，隨了夜中的霧霧，漸走漸遠。爲那位中年男子說話的聲音，也聽不分明了。

我也就一步一步的踱回家來。在濃密的夜霧中，行人也少了，我只覺得胸頭沈沈地，彷彿這天晚上的氣壓度數，分外低了好多！而一路上導引我的星光，也模糊黯淡

看不明亮！

十一，八月。（東方雜誌）

花美子

劉大杰

花美子今年是八歲了。然而，看去是滿了十歲的孩子，高高的身材，對人的禮節，人事的了解，讀書的能力，普通一般的十歲的孩子，都還比不上。尤其是幫助她母親料理家事，簡直就是一個大人。

人聽花美子這名字，會想到這女孩是美得如何的動人罷。但事實上並不如此，雖說美醜沒有絕對的標準，可是花美子的不美，凡是見過她的人，都是如此說。她並不是那種不伶俐不清潔的討厭的孩子，她的衣服，她的頭髮，她的臉，無論何時，都是周正，光滑，清潔的，至於面貌的輪廓，在普通的女孩子中，並不顯出她有什麼弱點，顴骨雖說稍稍高一點，因為襯着一個圓肥的下巴，和一個高高的鼻子，並不顯得自然了，至於那雙亮晶晶的眼睛，那一束長而又黑的頭髮，不僅在花美子個

人，就是在一般的女孩子中，就很難得她那樣的美點。更可愛的，還是她那排整齊，細緻而又潔白的牙齒。

可是，破壞花美子一切的美點，殘留一個無論在她自己，或是令人看了都感着不快的痕跡的，是花美子嘴唇的正中，缺了一小塊。雖說只一小塊，她已受了莫大的損失，就因這小小的缺點，她全部的美貌都崩壞了，因此有許多老婆們，一談到花美子的時候，總是帶着同情的歎息說：

——實在是一個好孩子，可惜缺了嘴唇呀！

——七八歲的孩子，有那樣伶俐有那樣了解人事的，真是少見呀！

——要是她不缺嘴唇，真是一個完美的女孩子呢！

同情花美子的命運的，除了這些老婦人以外，凡是和她接近過的男子，至少在初次見着她，總沒有不歎息一兩聲的。「小小的她，就遭着這樣的不幸！」還有幾個住在她附近的中國留學生，竟因此而討論到她將來的戀愛，會發生如何可怕的影響。

花美子是一生下來就缺了嘴唇的可憐的孩子，當時她的母親，知道女孩子有了這

樣的缺點，是她一生的悲苦，兼以家用的窮困，連自己也養不活的這樣的年頭，添一個無用的孩子，更多一層煩累。因此，她的母親會有幾次想把這孩子拋到海裏去的決心，後來此每當他怒目而視的時候，她只好低下頭去，用力地將手巾捧着嘴唇，似乎除了這點以外，無論什麼地方，都禁得起侮辱，都受得住指摘。

花美子的父親，是一個種菜的人，他的房子，在山腰的樹下。門前都是菜地，菜地的右旁，有一個大池，池邊有一個小花園。這花園是他們三人每日集會之所，他們在這裏拍過皮球，踢過毬子，滾過鐵圈，頑過許多的遊戲，因為秋子的家，就在這家的對門，關太郎雖說稍稍遠了一點，然而他是每天必要來找秋子的。秋子一見了他，定會拿着皮球，去找花美子。

上學的時候，關太郎雖說比她他們高兩班，仍是在一個學校。早晨誰先起來，總是背着書包，去找其他的兩個。每每是三人同下山去，三人同上山來。不過，在三人友誼中，關太郎和秋子確實另有一種特殊親切的痕跡。因這一點，花美子更現出來寂寞和呆癡的面貌。

花美子總怕人談到她的嘴唇，不僅她自己的，凡是嘴唇這兩個字，她都不愛聽。似乎她的自尊心，全繫在這個字上。她和關太郎遊戲或是談話的時候，時時提防他說出來，有時關太郎做意故着滑稽的樣子，把上嘴唇轉上鼻尖去，惹得秋子笑的時候，花美子以為他是在嘲笑她，在侮辱她，一個人生氣回去——也是常有的事，秋子知不知道她這種心情，還是一個疑問，在關太郎呢，他本是一種無意識的舉動，一時高起興來，張着口，伸出舌頭，或是翻着眼睛，裝妖怪嚇人的事，這是男孩子們慣做的把戲。

在這兩年中，他們三人，就是這樣地同遊戲着。雖說有時也互吵着嘴，但是到第二天，就忘記了，仍是在一塊頑。這樣的過去，花美子今年是八歲了。

那是一個黃昏時候的事了。

仍在那小園裏，只有花美子和秋子在拍皮球，不知怎的，她倆因勝負的關係，先由吵嘴而打起來，最後，那皮球被花美子拋在池中了。秋子急得大哭。正在罵花美子的時候，關太郎跑來了。

「怎麼了？秋子。」關太郎執着秋子的手說。

「花美子打我呵！我的皮球，她拋到池裏了！」

「花美子？」關太郎帶怒的問。

「她先打我的。」花美子也在哭。

「誰先打你？」秋子見關太郎得了勢似地說。

關太郎似乎受了很大的侮辱，翻轉身去，握着花美子的手用力一下，把她那條手巾扯掉了。

——你這缺嘴婆，你還打秋子不？

.....

——缺了嘴唇的人，不要臉啊。

.....

關太郎設法拾起那皮球，給了秋子，倆人輕輕地回家去了。花美子一人倒在石凳上哭泣。手巾落在草地上。

秋子和關太郎，比以前更要好了，每天總是兩人唱着歌同下山去，晚邊唱着歌同上山來。花美子呢，再不敢同他們頑了。在她臉上，更添上一層冷寂而又呆癡的影子。

——選自昨日之花——

故 事

聽說外國人的稱中國作『支那』，是因為大秦的威力的遠播。Qin 拚起來是秦字的聲音。而拉丁字的地名等末尾，老要加一個 A 字，所以秦字就一轉而作了『支那』。這考据的確不的確，暫且不去管牠。但因為想到了秦字，所以想將秦朝的有一宗故事來說給大家聽聽。

秦國本來是專講究武器，年年不斷地招募新兵，看百姓不值一錢，將百姓的辛苦勞力全部壓榨出來，祇用到打仗殺人等事情上去的箇國家。

惡人強橫霸道，在這世上是只會興盛起來的。所以秦國因他的武藝，因他的兵力

，就成了中國一統的大國了。代表這強橫霸道的大國的，是一箇秦始皇。他非但想把同時代的異己者，殺得乾乾淨淨，他并且對於後世千年萬年的不附己的人類，也同時想殺得箇寸草不留。所以他於統一中國之後，就把全中國的讀書人收集了攆來，一箇一箇，不問理由，不問皂白，只是同割草似的殺過去。因爲有人告訴他說，讀書人是最不好指使，最容易起不平，最能把那些如牛似馬的農人呀，工人呀等挑撥起來的一種動物。這告訴他以這些事情的，當然是個把讀書人，他們的所以要獻這計的原因，就因爲想討討秦始皇的好，一面也可以將同行者殺盡，而自己等能夠得到專賣的利益。獻計者的周到，真可以說是無微不至。他們教秦始皇殺盡了千千萬萬的讀書動物之外，還要把凡是這些讀書動物所做所刻所寫的東西，都拿來燒成了灰，因爲這些東西不燒了，百姓是依舊會感到不平，感到不公，要蹣蹣起來的。這些東西若不燒了，後來的子子孫孫，依舊會搖頭擺尾的變成讀書的動物的。

費了這種種苦心，做了這種種把戲之後，秦始皇滿足了，以爲以後的牛馬似的百姓是再也不會聰明起來，而這天下就可以長長久久的由他及他的子孫享受過去了。教

秦始皇做這些事情的讀書人也滿足了，以為以後的中國，說起讀書人就只有他們一家，百姓中間，就只有他們幾箇是最聰明的了。

秦始皇和這幾箇讀書人就放大了胆，要幹什麼就幹什麼，要百姓出多少錢就出多少錢，要殺幾箇人取樂取樂就殺幾箇人。百姓果然不敢響了，在路上走路的時候，也不敢互相看一眼。家家戶戶每家有幾箇人就老早去預備好幾口棺材放在那裏。因為幾時被皇帝來殺是決不定的，所以他們箇箇都生也還沒有生着，就在那裏預備死了，而實際上像他們那樣的活着，也還是死了的好，還不如死了倒舒服些。

但是秦始皇和他的幾箇專賣的讀書人似乎也是人，不是別的東西，因為想千年萬年活過去的他們，也只上了一回一箇茅山道士的當，終於做不成神仙，終於一箇一箇的死掉了。他們死了之後，國內的許許多多還沒有被他們殺了的百姓——自然是殺不盡的，因為無論如何，百姓總是絕對多數，殺了一半，總還有一半剩落，再殺一半的一半，也總還有一半的一半剩落，殺到最後，這剩落的總還是大多數者——就想動起手來。於是就有一箇比秦始皇更厲害，殺人殺得更多的人出來了。他四方八面殺了一

陣之後，實在覺得殺也殺不盡這許多的。所以就想了箇計策出來，好省他許多力氣。他教百姓若完完全全能夠聽他的話的時候，他就可以不殺他們。所以他就在大家的面前，牽過一隻鹿來，教大家說：『這是馬。』若有人敢說一聲不是的，當然是一刀。可是他雖則看見大家都在說這是馬，還是馬。這不是鹿，而由他的聰明的眼睛看將起來，覺得大家的贊聲都是空虛而在那裏發抖的。所以他又大聲的怒叫着說，你們不承認麼？你們敢反對麼？你們能夠證明這不是馬麼？聽了他這怒叫，大家是嚇得魂靈兒也沒有的了，又那一個敢出來證明呢？

可是在大家的中間，自然是有又聰明又能幹的也是專賣的讀書人的子孫混着的，這幾個專賣的讀書人，就乘此機會，出來活動了。第一他們就先對大家說：『這是馬，這不是鹿，我可以證明。』說着他們就去牽幾隻馬出來，指給大家看，一邊重新高喊着說：『這纔是鹿哩！這纔是鹿哩！你們誰能夠否認我這證明，而出來證明這不是鹿的麼？』當然是沒有人敢出來證明的。然而光是空玩玩這套把戲，他們還是不滿足的，所以他們還要硬指出幾個人出來，說是這幾個人否認了他們的證明。

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了，秦始皇也一個一個的換過了。專賣的讀書人，尤其是一代一代的聰明起來了。於是，結果，被殺的百姓，也就一次一次的增加了。

現在是什麼朝代，我不曉得，我只曉得上面所述的彷彿是秦朝的，彷彿也是秦朝以後一直一直傳下來直到了現在的故事。

一九二八年十月作

去國

冰心

英士獨自一人凭在船頭欄干上，正在神思飛越的時候。一輪明月，照着太平洋浩浩無邊的水。一片晶瑩朗澈，船不住的往前走着。船頭的浪花，濺捲如雪。艙面上還有許多的旅客，三三兩兩的坐立談話，或是唱歌。

他心中都被快樂和希望充滿了，回想八年以前，十七歲的時候，父親朱衡從美國來了一封信，叫他跟着自己的一位朋友，來美國預備學習土木工程，他歡喜得什麼似的。他年紀雖小，志氣極大，當下也沒有一點的猶豫留戀，便辭了母親和八歲的小妹

妹，乘風破浪的去到新大陸。

那時還是宣統三年九月，他正走到太平洋的中央，便聽得國內已經起了革命。朱衡本是革命黨中的重要份子，得了黨中的命令，便立刻回到中國。英士繞了半個地球，也沒有拜見他的父親，只由他父親的朋友，替他安頓清楚，他便獨自在美國留學了七年。

年限滿了，課程也完畢了，他的才幹和思想，本來是很超絕的，他自己又肯用功，因此畢業的成績，是全班的第一，師友們都是十分誇羨，他自己也喜歡的了不得。畢業後不及兩個禮拜，便趕緊收拾了，回到祖國。

這時他在船上回頭看了一眼，便坐下，背靠在欄干上，口裏微微的唱着國歌。心想：『中國已經改成民國了，雖然共和的程度還是幼稚，但是從報紙上看見說袁世凱想做皇帝，失敗了一次，宣統復辟，又失敗了一次，可見民氣是很有希望的。以我這樣的少年，回到少年時代大有作爲的中國，正合了「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那兩句話。我何幸是一個少年，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國，親愛的父母姊妹！親愛的祖國！我

英士離着你們一天一天的近了。」

想到這裏，不禁微笑着站了起來，在艙面上走來走去，腦中生出了無數的幻像，頭一件事就想到慈愛的父母，雖然那溫煦的慈顏，時時湧現目前，但是現在也許增了老態。她們看見了八年遠游的愛子，不知要怎樣的得意喜歡！『嬌小的妹妹，當我離家的時候，她送我上船，含淚拉着我的手說了「再見」，就伏在母親懷裏哭了，我本來是一點沒有留戀的，那時也不禁落了幾點的熱淚。船開了以後，還看見他和母親，站在碼頭上，揚着手中，過了幾分鐘，她的影兒，才模模糊糊的看不見了。這件事是我常常想起的，今年他已經——十五——十六了，想是已經長成了一個聰明美麗的女郎，我現在回去了，不知他還認得我不呢？——還有幾個意氣相投的同學小友，現在也不知道他們都建樹了什麼事業？』

他腦中的幻像，頃刻萬變，直到明月走到天中，艙面上玩月的旅客，都散盡了。他也覺得海風銳厲，不可少留，才慢慢的下來，回到自己房裏，去做那「祖國莊嚴」的夢。

兩個禮拜以後，英士提着兩個皮包，一步一步的向着家門走着，淡煙暮靄裏，看見他家牆內幾株柳樹後的白石樓屋，從綠色的窗帘裏，隱隱的透出燈光，好像有人影在窗前搖漾。他不禁樂極，又有一點心怯！走近門口，按一下門鈴，有一個不相識的僕人，走出來開了門！上下打量了英士一番要問又不敢問，英士不禁失笑，這時有一個老媽子從裏走了出來，看見英士，便走近前來，喜得眉開眼笑道：『這不是大小爺麼？』英士認出他是妹妹芳士的奶娘，也喜歡的了不得；便道：『原來是吳媽，老爺太太都在家麼？』一面便將皮包遞與僕人，一同走了進去，吳媽道：『老爺太太都在樓上呢，盼得眼都花了。』英士笑了一笑，便問道：『芳姑娘呢？』吳媽道：『芳姑娘還在學堂裏，聽說他們今天賽網球，所以回來得晚些。』一面說着便上了樓，朱衡和他的夫人，都站在梯口，英士上前鞠了躬，彼此都喜歡得不知說什麼好。進到屋裏，一同坐下，吳媽打上洗臉水，便在一旁看着，夫人說，『英士！你是幾時動身的，怎麼也不告訴一聲兒，芳士還想寫信去問。』英士一面洗臉，一面笑道，『我完了事，立刻就回來，用不着寫信。就是寫信，我也是和信同時到的。』朱衡問道：『我那幾

位朋友都好麼？」英士說：「都好，吳先生和李先生還送我上了船，他叫我替他們問你二位老人家好。他們還說請父親過年到美國去遊歷，他們都很想望父親的風采。」朱衡笑了一笑。

這時吳媽笑着對夫人說：「太太！看英哥去了這幾年，比老爺還高了，真是長的快。」夫人也笑着望着英士。英士笑道：「我和美國的同學結起來，還不算是很高的！」

僕人上來問道：「晚飯的時候到了，等不等芳姑？」吳媽說：「不必等了，少爺還沒有吃飯呢！」說着他們便一齊下樓去，吃過了飯，就在對面客室裏，談些別後數年來的事情。

英士便問父親道：「現在國內的事情怎麼樣呢？」朱衡笑了一笑，道：「你看報紙就知道了。」英士又說：「關於鐵路的事業，是不是積極進行呢？」朱衡說：「沒有款項，拿甚麼去進行！現在國庫空虛如洗，動不動就是借款。南北兩方，言戰的時候，金錢都用在硝煙彈雨裏，言和的時候，又全用在應酬疏通裏，花錢如同流水一般，

那裏還有功夫去論路政？」英士呆了一呆，說：「別的事業呢？」朱衡道：「自然也如此了。」夫人笑對英士說：「你何必如此着急？有了才學，不怕無事可做，政府裏雖然現在窮得很，總不至于長久如此的，況且現在工商界上，也有許多可做的事業，不是一定只看着政府……」英士口裏答應着，心中却有一點失望，便又談到別的事情上去。

這時聽得外面院子裏，有說笑的聲音。夫人望了一望窗外，便道：「芳士回來了！」英士便站起來，要走出去，芳士已經到了客室的門口，剛掀開簾子，猛然看見英士，覺得眼生，又要縮回去，夫人笑着喚道：「芳士！你哥哥回來了。」芳士才笑着進來，和英士點一點頭，似乎有一點不好意思，便走近母親身旁。英士看見他妹妹手裏拿着一個球拍，腳下穿着白帆布的像皮底球鞋，身上是白衣青裙，打扮的非常素淡，精神却非常活潑，並且兒時的面龐，還可以依稀認出。便笑着問道：「妹妹！你們今天賽球麼？」芳士道：「是的。」回頭又對夫人說：「媽媽！今天還是我們這邊勝了，他們明天還要決最後的勝負啊？」朱衡笑道，「是了！成天裏只玩球，你哥哥回

來，你又有了球伴了，」芳士說，「哥哥也會打球麼？」英士說：「我打的不好。」芳士道：「不要緊的，天還沒有大黑，我們等一最兒再打球去。」說着，他兄妹兩人，果然同向球場去了。屋裏只賸了朱衡和夫人。

夫人笑道，「英士剛從外國回來，興興頭頭的，你何必盡說那些敗興的話。我看他似乎有一點失望。」朱衡道，「這些都是實話，他以後都要知道的，何必瞞他呢？」夫人道：「我看你近來的言論和思想，都非常的悲觀，和從前大不相同，這是什麼原故呢？」

這時朱衡忽然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嘆了一口氣，對夫人說：「自從我十八歲父親死了以後，我便入了當時所叫做「同盟會」的。成天裏廢寢忘食，奔走國事，我父親遺下的數十萬家財，被我花去大半。鄉里戚黨，都把我看作敗子狂徒，又加以我也在通緝之列，都不敢理我了，其實我也更不理他們。二十年之中，足跡遍天涯，也結識了不少的人，無論是中外的革命志士，我們都是一見如故，「劍外惟餘肝膽在，鏡中應詫好頭顱，」便是我當日的寫照了。……」

夫人忽然笑道：「我還記得從前有一個我父親的朋友，對我父親說：『朱衡這個孩子，鬧的太不像樣了，現在到處都掛着他的像片，緝捕得很緊，拿着了就地正法，你的千金終於是要吃苦的。』便勸我父親解除了這婚約，以後也不知爲何便沒有實現。」

朱衡笑道：「我當日滿心是『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熱氣，到是很願意解約的。不過你父親還看得起我，不肯照辦就是了。」

朱衡又坐下，端起茶杯來，喝了一口茶，點上雪茄，又說道：「當時真是可以當得『熱狂』兩個字，整年整月的，只在刀俎網羅裏轉來轉去，有好幾回都是已瀕于危。就如那次廣州起事，我還是得了朋友的密電，從日本趕回來的，又從上海帶了一箱的炸彈，雍容談笑的進了廣州城。同志都會了面，起事那一天的早晨，我們都聚在一處，預備出發，我結束好了，端起酒杯來，心中一陣一陣的如同潮捲，也不是悲慘，也不是快樂。大家似笑非笑的都照了杯，握了握手，慷慨激昂的便一隊一隊的出發了。」

朱衡說到這裏，聲音很顫動，臉上漸漸的紅起來，日光流動，少年時候的熱血，

又在他心中怒沸了。

他接着又說：『那天的光景，也記不清了，當時目中耳中，只覺得鎗聲刀影，血肉橫飛。到了晚上，一百多人雨打落花似的，死的死，走的走，拿的拿，都散盡了。我一身的腥血，一口氣跑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將帶去的衣服換上了，在荒草地裏，睡了一覺。第二天一清早，又進城去，還遇見幾個同志，都改了裝，彼此慘笑着打個照會。以後在我離開廣州以先，我去到黃花崗上，和我的幾十位同志，灑淚而別。咳！「戰場白骨豔於花，」他們爲國而死，是有光榮的，只可憐大事未成，吾黨少年；又弱幾個了。——還有那一次奉天漢陽的事情，都是你所知道的。當時那樣踏湯火，冒白刃，今日海角，明日天涯，不過都當他是做了幾場惡夢，現在追想起來，真是叫人啼笑不得，這纔是「始而拍案，繼而撫髀，終而攬鏡」了。』說到這裏，不知不覺的，便流下兩行熱淚來。

夫人笑說：『那又何苦。橫豎共和已經造成了，功成身隱，全始全終的，又有什麼缺憾呢？』

朱衡猛然站起來說：『要不是造成這樣的共和，我還不至于這樣的悲憤。祇可惜我們洒了許多熱血，拋了許多頭顱，只換得一個匾額，當年的辛苦，都成了虛空。數千百的同志，都做了冤鬼。咳！那一年袁皇帝的刺客來見我的時候，我後悔不該去迎接他……』夫人道：『你說話的終結，就是這一句，真是沒有意思！』

朱衡道：『我本來不說，都是你提起英士的事情來，我纔說的。英士年紀輕，閱歷淺，又是新從外國回來，不知道這一切的情況，我想他那雄心壯志，終久要受打擊的。』

夫人道：『雖然如此，你也應該替他打算。』

朱衡道：『這個自然，現在北京政界裏頭的人，還有幾個和我有交情可以說話的，但是只怕支俸不做事，不合英士的心……』

這時英士和芳士一面說笑着走了進來，他們父子女又在一處，說着閒話，直到夜深。

第二天早晨，英士起的很早。看了一會子的報，心中覺得不很痛快；芳士又上學

去了，家裏甚是寂靜。英士便出去拜訪朋友，他的幾個朋友都星散了，只見着兩個；一位是縣裏小學校的教員，一位是做報館裏的訪事，他們見了英士，都不像從前那樣的豪爽，只客客氣氣的談話，又恭維了英士一番。英士覺着聽不入耳，便問到他們所做的事業，他們只嘆氣說：『那裏是什麼事業，不過都是「飯盆主義」罷了，有什麼建設可言呢？』隨後又談到國事，他們更是十分的感慨，便一五一十的將歷年來中國情形都告訴了。英士聽了，背上如同澆了一盆冷水，便也無話可說，坐了一會，就告辭回來。

回到家裏，朱衡正坐在寫字檯邊寫着信。夫人坐在一邊看書，英士便和母親談話。一會子朱衡寫完了信，遞給英士說：『你說要到北京去，把我這封信帶去，或者就可以得個位置。』夫人便跟着說道：『你剛回來，也須休息休息，過兩天再去罷。』英士答應了，便回到自己臥室，將那信放在皮包裏，靠在窗前，看着樓下園子裏的景物，一面將回國後所得的印象，翻來覆去的思想，心中覺得十分的抑鬱。想到今年春天在美國的時候，有一個機器廠的主人，請他在廠作裏事，薪水很是豐厚，他心中覺得游

移不決；因爲他自己新發明了一件機器，已經畫出圖樣來，還沒見從事製造，若是在廠裏作事，正是一個製造的好機會。但是那時他還沒有畢業，又想畢業以後趕緊回國，不願將歷年所學的替別國效力，因此便極力的推辭。那廠主還留戀不捨的說：『你回國以後，如不能有什麼好機會，還請到我們這裏來。』英士姑且答應着，以後也就置之度外了。這時他想，『如果國內真個沒有什麼可做的，何不仍去美國，一面把那機器製成了，豈不是完了一個心願。』忽然又轉念說：『怪不得人說留學生一回了國，便無志了，我回來纔有幾時，社會裏的一切狀況，還沒有細細的觀察，便又起了這去國的念頭，總是我自己沒有一點毅力，所以不能忍耐，我如再到美國，也叫別人笑話我，不如明日就到北京，看看光景再說罷。』

這時芳士放學回來，正走到院子裏，擡頭看見哥哥獨自站在窗口出神，便笑道，『哥哥今天沒有出門麼？』英士猛然聽見了，也便笑道，『我早晨出門已經回來了，你今日爲何回來的早？』芳士說，『今天是禮拜六，我們照例是放半天學。哥哥如沒有事，請下來替我講一段英文。』英士便走下樓去。

第二天的晚車，英士便上北京了，火車風馳電掣的走着，他還嫌慢，恨不得一時就到！無聊時只凭在窗口，觀看景物。只覺過了長江以北，氣候漸漸的冷起來，大風揚塵，驚沙撲面，草木也漸漸的黃起來，人民的口音也漸漸的改變了。還有兩件事，使英士心中可笑又可憐的，就是北方的鄉民，腦後大半都垂着髮辮。每到火車停的時候。更有那無數的叫花子，向人哀哀求乞，直到開車之後，纔漸漸的聽不見他們的悲聲。

英士到了北京，便帶着他父親的信去見某總長，去了兩次，都沒有見着。去的太早了，他還沒有起床，太晚了又碰着他出門了，到了第三回，纔出來接見，英士將那一封信呈上，他看完了先問：『尊大人現在都好麼？我們是好久沒有見面了。』接着便道：『現在部裏人浮于事，我手裏的名條還有幾百，實在是難以安插。外人不知道這些苦處，還說我不照顧戚友，真是太難了。但我與尊大人的交情，不比別人，你既是遠道而來，自然應該極力設法，請稍等兩天，一定有個回信。』

英士正要同他說自己要想做點實事，不願意得虛職的話，他接着說：『我現在還

要上國務院，少陪了。」便站了起來，英士也只得起身告辭。一個禮拜以後，還沒有回信，英士十分着急，又不便去催。又過了五天。便接到一張委任狀，將他補了技正。英士想技正這個名目，必是有事可做的，自己甚是喜歡，第二天上午：就去郵裏到差。

這時鐘正八點。英士走進部裏，偌大的衙門，還靜悄悄的沒有一個辦公的人員，他真是納悶，也只得在技正室裏坐着，一會兒又站起來，在屋裏走來走去。過了十點鐘，纔陸陸續續的又來了幾個技正，其中有兩位是英士在美國時候的同學，彼此見面都很喜歡。未曾相識的，也介紹着都見過了，便坐下談起話來。英士看錶已經十點半，便道：『我不耽擱你們的時候了，你們快辦公事罷！』他們都笑了道：『這便是公事了。』英士很覺得怪訝，問起來纔曉得技正原來是個閒員，無事可做，技正室便是他們的談話室，樂意的時候來畫了到，便在一處閒談，消磨光陰：否則有時不來也不要緊的。英士道：『難道國家自出新俸，供着我們這般留學生？』他們嘆氣說：『那裏是我們願意這樣。無奈衙門裏實在無事可做，有這個位置還算是好的，別的同学

也有做差遣員的，職位又低，薪水更薄，那沒有人情的，便都在裁撤之內了。」英士道：「也是你們願意株守，爲何不出去自己做些事業？」他們慘笑說：「不用提了，起先我們幾個人，原是想辦一個工廠。不但可以振興實業，也可以救濟貧民。但是辦工廠先要有資本，我們都是妙手空空，所以雖然章程已經訂出。一切的設備，也都安排妥當，只是這股本却是集不起來，過了些日子，便也作爲罷論了。」這一場的談話，把英士滿心的高興完全打消了，時候到了，祇得無精打采的出來。

英士的同學同事們，都住在一個公寓裏，英士便也搬進公寓面去。成天裏早晨去到技正室，談了一天的話，晚上回來，同學但都出去遊玩，直到夜裏一兩點鐘。他們才陸續的回來。有時他們便在公寓裏打牌鬧酒，都成了習慣，支了薪水，都消耗在飲博閒玩裏。英士回國的日子尚淺，還不會沾染這種惡習，只自己在屋裏燈下獨坐看書閱報，卻也覺得凄寂不堪。有時睡夢中醒來，只聽得他們猜拳行令，喝雉呼盧，不禁悲從中來。然而英士總不能規勸他們，因爲每一提及，他們更說出好些牢騷的話，以後英士便也有時出去疏散，晚涼的時候，到中央公園茶桌上閒坐，或是在樹底

下看書，禮拜日便帶了照相匣獨自騎着驢子出城，去看玩各處的名勝，照了不少的風景片，寄與芳士。有時也在技正室裏，翻譯些外國雜誌上的文章，向報館投稿去，此外就無事可幹了。

有一天，一個同學悄悄的對英士說，『你知道我們的總長要更換了麼？』英士說，『我不知道，但是更換總長，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同學笑道：『你爲何這樣不明白世故，衙門裏頭，每換一個新總長，就有一番的更動，我們的位置，恐怕不牢，你自己快設法運動罷。』英士微微的笑了一笑，也不說甚麼。

那夜正是正月十五，公寓裏的人，都出去看熱鬧，只賸下英士一人，守着寂寞的良宵，心緒如潮。他想，『回國半年以後，差不多的事情，我都已經明白了，但是我還留連不捨的不忍離去，因為我八年的盼望，總不甘心落個這樣的結果，還是盼着萬一有事可爲。半年之中，百般忍耐，不肯隨波逐流，捲入這惡社會的旋渦裏去。不想如今卻要把真才實學，撇在一邊，拿着昂藏七尺之軀，去學那奴顏婢膝的行爲，壯志雄心，消磨殆盡。咳！我何不幸是一個中國的少年，又何不幸生在今日的中國……』

他想到這裏，神經幾乎錯亂起來，便回頭走到爐邊，拉過一張椅子坐下，凝神望着爐火。看着他從熾紅漸漸的昏暗下去，又漸漸的成了死灰。這時英士心頭冰冷，只扶着頭坐着，看着爐火，動也不動。

忽然聽見外面敲門，英士站起來，開了門，接進一封信來。燈下拆開一看，原來是芳士的信，說她今年春季卒業，父親想送他到美國去留學，又說了許多高興的話。信內還夾一封美國工廠的來信，仍是請他去到美國，並說如蒙允諾，請他立刻首途等等，他看完了，呆立了半天，忽然咬着牙說：『去罷！不如先去到美國，把那件機器做成了，也正好和芳士同行。只是……可憐呵！我的初志，決不是如此的，祖國呵！不是我英士棄絕了你，乃是你棄絕了我英士啊！』這時英士雖是已經下了這去國的決心，那眼淚却如同斷線的珍珠一般滾了下來。耳邊還隱隱的聽見街上的笙歌陣陣，滿天的爆竹聲聲，點綴這太平新歲。』

第二天英士便將辭職的呈文遞上了，總長因爲自己也快要去職，便不十分挽留，當天的晚車，英士辭了同伴，就出京去了。

到家的時候，樹梢雪壓，窗戶裏仍舊透出燈光，還聽得琴韻鏗鏘。英士心中的苦樂，却和前一次回家大不相同了。走上樓去，朱衡和夫人正在爐邊坐着，寂寂無聲的下着棋，芳士却在窗前彈琴。看見英士走了上來，都很奇怪。英士也沒說什麼，見過了父每，便對芳士說：『妹妹！我特意回來，要送你到美國去。』芳士喜道，『哥哥！是真的麼？』英士點一點頭。夫人道：『你爲何又想到美國？』英士說：『一切的事情，我都明白了，在國內株守，太沒有意思了。』朱衡看着夫人微微的笑了一笑。英士又說：『前天我將辭職呈文遞上了，當天就出京的，因爲我想與其在國內消磨了這少年的光陰，沾染這惡社會的習氣，久而久之，恐怕就不可救藥。不如先去到外國，做一點實事，並且可以照應妹妹，等到他畢業了，我們再一同回來，豈不是一舉兩得？』朱衡點一點首說：『你送妹妹去也好，省得我自己又走一遭。』芳士十分的喜歡道：『我正愁父親雖然送我去，却不能長在那裏，沒有親人照看着，我難免要想家的，這樣最好不過的了！』

太平洋浩浩無邊的水，和天上明明的月，還是和去年一樣。英士凭在欄干上，心

中起了無限的感慨。芳士正在那邊和同船的女伴談笑，回頭看見英士凝神望遠，似乎起了什麼感觸，便走過來笑着喚道：『哥哥！你今晚爲何這樣的悵悵不樂？』英士慢慢的回過頭來，微笑着說，『我到沒有什麼不樂，不過今年又過太平洋，却是我萬想不到的。』芳士笑道，『我自少就盼望着什麼時候，我能像哥哥那樣「扁舟橫渡太平洋」，那時我纔得意喜歡呢，今天果然遇見這光景了。我想等我學成歸國的時候，一定可以有貢獻的，也不枉我自己切望了一場。』這時候英士却拿着悲涼懇切的目光，看着芳士說：『妹妹！我盼望等你回去時候的那個中國，不是我現在所遇見的這個中國。』

碧桃花下

胡山源

下午四點鐘以後，倫田跑工作完了，坐在課室前走廊下的矮竹椅上歇息。暮春天氣，挾着麻醉性，薰得人好不困倦！他手裏拿了一本牡丹亭，懶洋洋的看，太陽從西南角上斜來，他就移轉些椅子，面對了東北，將自己的影子，隔斷陽光，不使他直射

到書上。他看了一會，將書掩在膝上，目注了左旁的粉壁呆呆的出神。粉壁不甚高，上面就是課室的窗子，旁邊，在他的背後，是課室的門。忽然他的頭一仰。雙手抱了後腦，將背靠上椅背，面轉了東南向，遙對着八九步外的一株碧桃花樹，目不轉睛的仔細端詳。樹上的花還沒有開到一半，但是紅紅白白，夾夾雜雜，重重疊疊，已經綯爛至極點了；細長的枝子，宛如柳條，綴滿了花球花蕊，垂垂的四面張着。與樹枝相接，靠課室東邊屋子檐頭的是葡萄棚，糾纏蔓延。正如碧玉堆，蒼龍鱗。近樹根的所在是含苞未吐的芍藥。課室前一片廣場，場與西南兩面桑園分界的所在，都有桐梧樹，枝端的嫩葉，團曲得像一個拳頭，杖杆地立着。場與桑園的東面，就是碧桃花樹的南面，是一座空着的房子。在星期日作禮拜用的。沿這房子，就是一條磚石的甬道，通到前面圍牆的小門，平常大家都由此進出。甬道旁有一株綠葉成陰子滿枝的杏樹，甬道中有一座開始繁華的紅薔薇架。宛如鋪着錦繡的凱旋穹門。這個處所。全體看來，真是一個小小的樂園！但是倫田此刻沒有氣力，更沒有心思，去賞觀別的，老只是守着這一株『銷魂花，』（明皇稱碧桃花爲銷魂花）恐他的魂真是銷了。

一個十歲的女孩子，梳着雙股辮，穿着粉紅灑花的長綿襖，倏地從東面和課室一並的屋門中跳出來了；一陣狂奔，就撲到倫田的懷裏，騎上他的雙膝，將一雙小手分穿在他抱頭的手灣間，扳了他的雙肩；頭低了一些，一副含着嬌嗔的眼光，從長長的睫毛縫中瞟出來，釘住了倫田的雙瞳，紅紅的小臉鼓着。久久不作聲。

「先生——」過了一刻，伊低低的說。

「誰是先生？」

「不錯，是大哥，我忘了。大哥，走出去。」說着嘻嘻的笑了，又帶着哀求的聲口，抱了倫田的頸項搖着，並反覆的說「走出去。」

「好！就出去！」倫田的興致忽然來了。他立起來的時候，把伊抱着向上舉了一舉，又輕輕的放伊在地上，然後再彎身拾了書，擱在窗框上，和伊攜着手穿了薔薇架，過了杏子陰，一同走出去。走的時候，伊總是跳跳蹩蹩，甚至將他帶到路旁桑田中。他們向東走去，兩旁都是桑田，淡黃透明的嫩葉。別有一種新鮮氣象。去過了幾處人家，伊就將腳縮起，吊在他的臂間不肯走。他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就一笑的將伊

抱起，伊用右手繞了他的頸項，下頷擱在他的右肩，右臉和右臉摩着，一聲不響由他抱着走。

「高詩——」他說。

「此刻沒有先生，那有高詩？」

「小妹妹，你大了亦要我抱否？」

「大了亦要你抱的。」

「今天你要那裏去？」

「隨你便，只要你肯抱我。」

「那邊有小鬼的廟裏敢去否？」

「有我我總敢去。」

「放我下來罷，那旁有一個熟人來了。」高詩附他的耳低說。

又攜手走了幾步，果然從左面桑田裏，走出了一個四十多歲的人，高詩遙遙的稱了他一聲「阿香伯，」又和他應酬了幾句，聽伊的聲口，老練得宛如交際的慣家。

阿香伯叫了一聲「先生」之後，漸漸走遠去了。倫田和高詩走到了一片開遍紅花的草田，就坐下來談着。

「大哥，這是什麼花？」

「我們那邊叫他荷花郎，不知你們這裏叫作什麼。」

「你看這地方好否？」

「好得很。小妹妹，我問你：昨天我散步回來時，見你立在課室前場上哭泣，我問你，你不作聲，爸爸在桑樹田中含了怒氣斥責你，我問他，他只說你不好，亦不說什麼原故，我很覺得難過，無趣；究竟爲的什麼？」

「你昨天剛走到牆門，我才看見，我要追上來和你同出去，爸爸突然喊住我，不許出來。他還罵我，說我不客氣，不知道理，一味和先生胡鬧；我又不能說你是喜歡和我胡鬧的。被他罵急了，又不得出來，只好哭了。他罵我哭，一直到他回來的時候。你問我爲什麼哭。我那裏說得出，你問爸爸，他那裏肯告訴你。我不曉得他爲何總禁止我下課以後不要到你的地方來，但我更不曉得我爲何偏要到你的地方來。昨天爸

爸罵得我真厲害，——」說着伊又要哭了。

「好小妹妹，不要傷心，我來編個花冠你戴戴，你幫我採花罷。」倫田一面說，一面就立了起來。

「真的編花冠給我？好呀！」高詩破顏爲笑的跳起，搶着下田去採紅花。採花的時候，兩人隨便說個不住。

一會，兩人手裏的花都採得滿握了。高詩因爲過分用力，已出了汗，臉上紅得如胭脂着水，映着斜陽，分外鮮明。兩人又坐下，倫田先叫伊捏牢了編花辮起首的頭子。將花一枝一枝添上去，打成一條一條的花辮；然後將花辮繞了幾週，成一花圈，再將柄長些的花去聯絡起來，成了花冠的雛形：前面又插上許多花，中間高起，兩旁漸漸低下，成了一座花峯。叫高詩自己去折了一朵金黃的葵花，高插在峯頂上，顛巍巍活像金絨球。高詩看編好了，樂得了不得，倫田爲伊戴在頭上，伊只是笑着，跳着，唱着。伊說可惜沒有鏡子，不能自己照見。

伊能唱許多歌，都是伊母親和姊姊教的，倫田所會的，差不多伊無不會，而伊

會的。倫田却有些竟不會。伊已在倫田膝上教會他好幾曲。此刻伊隨便唱，將伊所能唱的都唱到，倫田在一旁拍着手和唱着。倫田有時還去抱了伊唱，抱了伊跳。唱着，跳着，歡樂得忘去一切，只知唱與跳。真正倦了，就在繁花成柵的草田上躺下。如此兩人或動或靜，過了些時，太陽已掛在西面的桑枝上了。

「小妹妹，回去罷，遲了爸爸又要說的。」最後，倫田在一次休息得很長久的時候說。

「回去就回去；但是，大哥，這花冠我可以帶回去否？」

「我看不要帶回去，家中不是戴這花冠的地方，不如掛在桑枝上，給太陽戴了罷。」

「太陽就要去了，還是送給半圓的新月罷。」

「很好。」倫田就去掛上了桑枝，於後抱着高詩回家。到了牆門口，將伊放下，仍舊攜了手同走進去。

倫田每天早上起來，在上課之前，必須要讀一小時的英文。一天，高詩在隔壁聽

見了，走來。一進他的房門，就學舌念着：「貓頭狗頭，鴨死脫頭。倭子圪塔，耜頭鐵搭。瞎七瞎八，纏裏纏夾。……」反復不已。

倫田的英文讀不成了，笑問說，「你說些什麼。」

「我讀英文。」

「你的英文真好。我竟一字不懂。高詩，你真喜歡讀英文否？我教你，好不好？」

「我歡喜讀的，但是我不讀。」

「爲什麼呢？」

「爸爸說的，用不着讀，將來總是沒得讀的。」

「爲何將來沒得讀？將來你不要入高小，進中學。到大學去麼？」

「我不知道，但是爸爸說的，所以我就不讀了。」

倫田不知轉了什麼念頭，又呆了一會。

「先生，你讀，我很高興聽。」

「不讀了，九點鐘到了，回到外面上課去罷。」

倫田的寢室，就是課室西面一間屋的後部，和課室只隔一牆，有門通着。寢室的前面，是高詩父親宋先生的書室，門關緊了不相通的。寢室和書室的一間，與課室和高詩一家所住的四五間屋，都是一排生的。房子後面是圍牆，牆外是河，河外是墳場，無路可通。晚上倫田一個人讀書悶極了，就開了寢室的後門，向黑暗的墳場，呆立幾許時刻。他究竟想些什麼，連他自己也說不出。隔屋子的琴歌笑語，隨着微風，一陣一陣的飄送過來。他從來沒有在這個時候到那邊去過，只拘守着這斗室天地。有時不去立後門檻，就伏在案上哭一會。或者將項羽本紀高讀到十二時以後，或者將牡丹亭微哦到三更向盡。有激越的情緒就吹笛，有幽抑的思致就品簫；誰也不注意他，他也不注意誰。他是今年正月十六日來的，到現在每晚的生活，差不多總是如此。惟一的過客只有高詩；惟一的朋友只有高詩；惟一的伴侶只有高詩；但高詩不能常常來。

這一晚他在讀詩，燈光一閃。隨着「嗒」的一聲，跳出了一個高詩。

倫田總也坐在床上讀書的；高詩將腳上鞋脫了，就爬到床上倫田背後，用力拔倒了他，伸手到他頸裏去呵癢。倫田忍着笑，將伊的兩手，一手握牢了，翻身轉來接伊在床上反呵伊。伊狂笑着乞饒，只叫「大哥哥饒我，大哥哥饒我。」

「好麼，以後再敢如此否？罰你今天讀夜課。」

「不了。」

他就放了伊，仍舊將伊抱在膝上，指着面前的唐詩教伊讀：

「近寒食雨草萋萋，著麥苗風柳映堤；等是有家歸不得，杜鵑休向耳邊啼。」

高詩學着讀了一遍，已會讀了，然後倫田解說伊聽。伊說：

「這首我不要讀。」

倫田就換了一首：

「新粧宜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數花朵，蜻蜓飛上玉搔頭。」

「這首我更不要讀。」伊說。

「爲什麼又不要讀？」

「你的蜻蜓詩，不及我的蜻蜓詩好。」

「你的蜻蜓詩是什麼！」

「賴學精，捉蜻蜓，捉了一天井，明朝飛得乾乾淨。」不更好麼？」

「你真是教不好的賴學精；你既不肯讀書，讓我獨自讀罷。」倫田這樣說，原是說着玩的，那裏願意高詩去，高詩也知曉他的意思，所以並不去。

倫田又取了許多雜詩出來，將其中的畫片指給伊看。看了一會，伊又生厭了，就指着桌上的花問是什麼花。

「紫籐花，是我前天在南河頭折回來的。你聞得香味否？可惜現在要謝了，我很後悔。」

「你一個人睡在此處。怕鬼否？」

「我只怕沒有鬼。」

「媽媽說，『先生很好，』叫小阿哥要用功讀書。」

「媽媽沒有叫你用功讀麼？」

「我自然也要用功的。」

兩個人嘮嘮叨叨，東西南北的亂談了一會，只聽見宋先生的聲音，在前面書室裏說：

「高詩，可以去睡了。」

兩人都嚇了一下，原來宋先生因為明天要講道，此刻正在預備，兩人早沒有知道，已放心談了一會。

「先生，明天會！」倫田爲高詩著好了鞋。伊立在地板上，故意高高的說。伊走到門口，又回轉頭，用手向倫田指指，嘴一張，舌一伸，眼睛翻了一翻，「噎」的一聲去了。

又是一個晚上，月光已圓了，從碧桃花叢裏穿過來，投在坐在廊下的倫田的眼裏。倫田自從月上就坐在這裏，看着月兒自牆頭探起頭來，爬上樹幹，踏着樹枝，鑽入花裏。花開得正旺，雖然地上已有一些落英，但這是此花參差開着的原故，這時並沒有到衰謝的時候，不過開得最早的一些下來。倫田在場上走了一會，吹了一會

簾，又坐下不知有多少時刻了。花影月影，佈滿了滋潤的地上和粉壁上，他的座位却就嵌在這羣影之中了。

高詩悄悄走了出來，坐上了伊慣坐的膝頭，低低的說：「大哥，晚餐吃些什麼？」

「日中剩下的冷飯。」

「爲什麼不燒燒熱？」

「不高興多麻煩。况且我心裏沸熱得很。」

「明天我來替你燒。」

「……………」倫田不作答，只把伊抱得緊些。

「你爲什麼不到我們住的那裏來坐坐，談談，前星期日晚上家庭禮拜畢後，你講的故事，多少好聽；你常來講講，豈不甚好？」

「我不要去你們那裏來，我歡喜一個人在這邊。」

「大哥，你已作先生了，爲什麼沒有師母的？」

「我還沒有娶妻。」

「爲什麼不娶？」

「我還沒有聘。」

「爲什麼不聘？」

「我不要聘。」

「爲什麼不要？」

「我不願。」

「爲什麼不願？」

「我無意於此。」

「爲什麼？」

「我不存這種希望。」

「爲什麼？」

「癡孩子，這般會問！」

「大哥，先生，你說我聽聽亦不妨。」高詩將手搖着他的頭問着。

「唉！」倫田歇了半天。只說得這一個字。

高詩跪起來，將口對了倫田的右耳，輕得勉強聽得出的說：

「阿姊配你，好不好？」

「我沒有想過你這個問題。」

「你想想看。我問你好幾次了，你總說沒有想過，你真沒有想過麼？你騙我了。

不錯倫田真是騙高詩了，我已略略的想過，只是不便向高詩說「不好。」如果說

了，伊一定又要問「爲什麼，」問到天盡地絕的。他再也想不出回答高詩的話來，到

了最後還是一個「唉！」

高詩還趕着問，他心裏愈是難過，一陣一陣的鼓動，忍耐不住了，只說了一句：

「說給你聽，你也不會明白的。」就胸脯一起一伏的哭泣了。

「先生，大哥，先生，大哥，爲什麼？爲什麼常常哭？大哥，大哥，爲什麼？」

高詩嚇急了，帶着哭音亂問，一面趕緊扯着袖子爲他揩眼淚。

倫田哭了一會，止住了，回了一口氣，緩緩的說：「小妹妹，沒有什麼；不要嚇。」

此刻高詩却嚶嚶的哭起來了，將頭埋在他的懷裏，哭得更厲害；不過因爲悶緊了，所以哭聲只有倫田能聽見。

倫田只將伊抱得緊緊的，自己的頭彎在伊的頸上，一無言語。

高詩不哭了，倫田才問伊爲什麼哭。

「不知道爲什麼要哭。」

「我抱你起來走走罷。」

「好的。」

倫田在場上抱伊走了許久，伊說：

「你太費力來，我要去睡了。」說畢，下了地，又悄悄的走去。進了伊的家門。

倫田在場上又立了許久，一會看月，一會看着西北方，似乎在想他千里外的母親。後來他又坐到原處，一動不動的坐下去。聽他們歸房去睡了，聽萬物都熟睡了。

月光已離了碧桃花樹頂，騰上禮拜堂的屋脊了。再一會，廊柱的影子，垂直在課室的門檻了。再一會，碧桃花的繁影，已倚着東牆向上攀了。他再長長的「唉」了一聲，才立起來走入寢室，燈亦不點睡下了。

過了幾天，倫田和高詩，在一天下午課後，又同走到一處傍水的大墳場。那地都是高大的松樹，上面有許多去年沒有落完的松果。

「高詩，你喜歡作松鼠否？」倫田問。

「什麼是松鼠？」

「那天在街上荳齋店裏看見的，忘了麼？」

「喔！記得了。就是尾巴像掃帚的東西。」

「正是。」倫田說着，已取了幾塊磚石在手，用力對了松果的枝上打去，一連數下，一連數下，就落下十多個松果。

「高詩，我來教你作松鼠。」他和高詩坐了下來，將松果倒豎在手掌上，擊了幾下，就有許多松子落出來。他先取着吃了些，再叫高詩吃。伊奇怪得很，就聽他的

話，吃了幾粒。

「哦，我知道了，這本是松鼠吃的，所以我們也是松鼠了。」

「小妹妹，你去拾磚石給我，待我多打些松果下來，帶回去煨茶。」說時，都立了起來，高詩就去搬磚石。

「大哥，那是什麼，每逢你磚頭打着枝子的時候，有一陣黃粉飄下來？」

「那是松花粉。亦可敷在糰子上吃的。」

「大哥。我們不要回去了，就住在這松林中作松鼠罷；你作大松鼠，我作小松鼠，好不好？」

又打下許多松果了，都收拾在兩人衣兜裏，帶着回家。

高詩在課室中，原是很守規矩的，比別的學生更聽倫田的話，和課室外嬉皮笑臉，挨着只要抱的樣子，全然不同。不過伊雖很留心只叫「先生」，但「大哥」的稱呼，還要在不知不覺間脫口而出。大家一聽到「大哥」，都很驚奇。幸伊的確還有一個「大阿哥」在城裏讀書，大家或者還以為伊偶然叫着牠，所以也不留心什麼。有一

天，伊的造句和習字，和別的功課，都很好，倫田着實在衆人前稱獎了幾句。伊究竟是個小孩子，就高興得忘其所以，只顧尋話來說，而且屢次向着倫田叫「大哥」。大家明白「先生」就是「大哥」，都吃吃的，互相擠眉弄眼的笑。倫田羞極變怒，就喝伊不許多話，更喝大家用心讀書。伊從來沒有見過他這樣的面目。伊哭了。倫田心裏很爲難；伊本來沒有罪過，偏要使伊如此受不下。好容易四點鐘到了，放學了。別的學生都已去了，高詩還伏在桌子上哭。倫田去勸伊，安慰伊，伊還是哭，倫田只得呆坐在伊旁邊陪伊。過了一會，哭止了，倫田爲伊拭去了淚痕，對伊說，「隨我出去頑罷。」伊默默的隨他走了出去。

到了牆門外。倫田說，「你恨我斥責你否？」

「不恨。」

「爲什麼哭呢？」

「要哭就哭了。」說時，又笑着跳上他的身了。

黑洞洞的夜裏，倫田走到廊下，看見層積的落英，鋪得地無一隙，不覺低低嘆

說，「真個到了花殘月缺的時候了。」

高詩大概聽見了他的聲息，所以又摸出來了。倫田聽見脚步声，知是伊來，就在現成的矮竹椅上坐了下來。當然的，伊仍舊坐在他的懷裏。

「大哥，日間你取花瓣作什麼？」

「夾在書中，以爲他年的紀念。」

「用得着什麼紀念，此地年年開的。」

「我不會年年在此地。」

「誰說的！你一定要年年在此地！」說時，又將頭向他肩上一靠，身體搖搖的作不答應的表示。

倫田忽然聞着一陣香味，從伊臉上發出。

「什麼香？給我聞聞。」

「不告訴你。」却由倫田親親密密的聞着，聞到口邊，乘勢就接了一個吻。

「爸爸說的，不可同人家接吻，恐怕要傳染着疾病。」但伊並不惱怒的避開。

「你跌去一角的門牙，舌頭碰着毛不毛？」倫田知道伊因走路太快，跌了一下，將一個門牙跌去的二角。「以後總該緩緩的走才是。你走的太快了，不像一個女孩子，將來你却可以加入遠東運動會賽跑去。」

「我喜歡跑得快。缺一角的牙齒，我的舌頭慣了，也不覺得什麼，你來試試看，覺得毛否？」說着嘴張了開來。

倫田果真和伊嘴對嘴，用舌去舔了一下。

「還好。」倫田說。

「明天同我來掃落花，好不好？」伊問。

「好的；你掃了作什麼？」

「把伊倒在後面河裏；倒下去時，魚兒來搶着吞吃，真有趣。」

「這株花真好看，我以後看不見伊，總要記着伊的。」

「你又要說以後看不見伊了，你不常在此麼？」

「明年伊開的時候，我不知在那裏了。」

「你爲何不肯常居此地呢？」

「我暑假就要回去，」

「不要回去。」

「不能不回去。」

「回去了就來！」

「說不定；大概就不再來了。」

「那是不能如此的！如果回去了不再來，就不許回去！」

「爲何要我在這裏？」

「我要你在這裏；我不曉得爲什麼要你在這裏。」

「我回去後，竟是不來了，你如何？」

「我一定跳到河裏去！」

倫田又出神了，他好似小學生得了一個題目，叫作「我一定跳到河裏去，」在那裏苦苦的想做出一篇文章來，但搜索枯腸，竟無一字，只好將這個題目，讀了又讀，

讀上百千遍，千萬遍。

高詩又逼着問，「大哥哥，暑假後你究竟來否？」

「說不定，譬如花瓣，忽然開了，又忽然落了，明年再開時，或者還會是今年倒在河中的花瓣。今年芍藥開了，春天去了，明年來的春天，或者還是會今年的春天。」

「我不懂你說些什麼；你究竟來否？」

「你不必問罷。小妹妹。到後來你自會知道一切的。」倫田說着又沈思起來了。

「什麼，大哥，你要睡了麼？」

「是的，我要睡了，我要睡入幻夢中去；你亦早些回去睡罷，我的妹妹。」他就攙伊踏着軟丟丟的花片，走到伊的門首，立在旁邊，看伊進去了才回來。差不多又坐了一個通夜。

暑假到了，倫田動身的一日。走得很早，只有宋先生，宋師母，和「阿姊」已起來。倫田和他們辭別了，承宋師母獨自送到牆門，還說了許多話。倫田就此走了，

高詩和「小綢哥」都還睡在床上。

從此一別，倫田竟沒有再回到那株碧桃花樹下，六七年來，只像倒在後面河裏的花瓣，隨風飄泊，沒個定所，對於會有一度因緣的故枝，也是一無消息。可是他不論走到何處，只要在暮春三月，看見了依稀當年的碧桃花，沒有一次不是一聲「唉！」沒有一次不是黯然魂銷的！

十二年，碧桃花開時，在上海彌灑

函谷關

郭沫若

盛夏的太陽照在沉雄的函谷關頭，屋脊上的鰲魚和關門洞口上的朝陽雙鳳都好像在喘息着的一樣。

關外有幾株白楊，肥厚的大葉在空中翻作白灼的光輝。無數的鳴蟬正在方竭聲嘶地苦叫。

遍體如焚的大地之上，只這些白楊樹下殘留着一段陰影了。

在一株樹蔭中仰臥着一位老人。他的上身赤裸，兩隻瘦削如柴的手叉在胸上。頭上的亂髮和口邊的亂鬚表示他好久不會梳理。假使沒有兩三蒼蠅，時時飛去攪擾他的顏面，使他故在胸上的右手也時時舉去招展時。人會疑心中了暑毒而死的遊方乞丐。他與地面貼近的兩耳，好像聽見了甚麼聲音從地底傳來；他突然抬起了他的半身。他的枕頭是一部竹片訂成的書籍。

——啊，我所厭聽的這人蹄的聲音；在這麼炎熱的天氣，連走獸也不敢出巢，只有這慣會趨炎附熱的人們纔能在路上竄跑。

他這麼叫了兩聲，隨着便站立上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他的兩隻眼睛突露，頸部的下段現出一個馬蹄形的浮腫，伸張着十個指頭就好像白楊樹葉一般在空中戰顫。

——老聃！哦，老聃！

——啊，關令尹呀！

兩種驚愕的聲音同時叫出，兩個奇怪的老人趨前緊緊相擁抱，就好像兩枝枯藤相互糾纏着的光景。

纏綿了好一會，兩人纔分開了。後來渾渾陷着的眼眶中蘊含着兩眶眼淚。

這位後來的老人，便是老聃了。他的鬚眉比關尹更白，他的氣色也比關尹更憔悴，他眉間豎立的許多皺紋表示他經受過許多苦悶的戰爭，他向顴角而下垂的兩頰，盪漾着時辰與倦的怠波瀾。顴額和鼻端被太陽的光威晒成紫黑色了。身上穿的一件千破萬補的藍衣，和頭上戴的一頂破帽，都佈滿着塵垢。

但他這面貌和穿戴都不足以驚人，最足以驚人的是他右手中拿着一隻牛尾了。

兩人解抱後，相攜在樹蔭下坐定。

——老聃！你不久纔那樣決心地出了關去，你怎麼又折回來了？關尹開首向老聃問了一聲，只聽老聃百無氣力地向關尹回答道：

——噯，關尹，你容我慢慢地向你傾談，我今天水粒都還不會沾唇，請你把點現成的飲食給我。

關尹聽了，忙去取了一瓶水和兩張麥餅來。

在那時候老聃把樹陰下的竹簡翻來在讀。

——啊，我真慚愧，你把我這部道德經倒不如燒了的好罷。

——那怎麼使得呀？關尹一面把飲食放在老聃面前，一面說：自從你寫了這部書給我，我是把牠看得比性命還要珍貴。我是寸刻不會離牠。我一展開牠來讀時，這炎熱的世界，惡濁的世界，立地從我眼前消去，我的腦袋中徐徐地起了一陣清風，吹爽我全身的脈絡。我的靈魂就飄然脫了軀壳，入了那玄之又玄的玄牝之門。我白天讀着你這部書時，太陽就好像變成了月亮，他的光力非常柔和，使我回憶起我幼時所親愛的母親的慧眼。我晚間讀着你這部書時，我終夜可以不著枕席，我可以聽見羣星的歡歌，我可以看見許多仙女在天河中浴沐，這一系列白楊都好像化成了美女，她們向我微笑，她們的呼吸是甜蜜的。啊，我讀着你這部書的時候，我總覺得這無涯的宇宙好像是從一粒種子裏開放出的一朵蓮花，牠的芳香凝成音樂，牠的色彩凝成宏流，天下地都充滿着香，充滿着美，充滿着愛情，充滿着生命——但是我如一想到人類來時，我的興致立地便要破壞了，我覺得蓮花的心中好像生出了一羣蠱蟲，整個的美滿看看便

要被他們轟隆隆盡。我在這時候又恨不得變成一片洪水把世上的人類和盤掃盪；恨不得頭上生出兩隻鳥來，跑到人叢中去亂抵亂觸，像一隻野牛。啊，一說起牛來，老聃，你從前騎着的那條青牛往那兒去了呢？

老聃儘關尹在一旁讚美，他只把那水和麥餅盡量地吃喝，麥餅吃來只剩下半個了。他的元氣，漸漸恢復了幾分，他又纔低聲地說道：

——啊啊，可感謝的還是飲和食，可憐爲我作了犧牲的是我的青牛了。關尹，你在問我的青牛嗎？……他說到此處，把便身旁放着的牛尾拿給關尹看了一下，接着又說：可憐我的青牛只剩了這根尾巴了！

——啊啊，那是怎麼一回事？你是遇着了強人的打劫嗎？關尹到此纔注意到了他的牛尾。

老聃把麥餅又吃了幾口，把瓶裏的水又呷了幾下，他又慢慢地說：我自從出了函谷關後，我一心一意想往沙漠裏奔去，我是渴想着寥無人跡的沙漠。我在炎風烈日之中騎在牛背上晝夜兼程地向西北奔趕，虧我牛兒的努力，我絕底走到了沙漠的地方。

沙漠中人是誠然沒有，但是一片黃砂茫茫，草沒有一樣，水沒有一滴，可憐我的青牛牠奔趕了多麼遠的路程，走到那兒便橫倒在地上。我守看了牠兩天兩夜，但無法可以療治牠，牠在第三天上終竟死了。

——啊啊，可憐我這個忠實的犧牲！我在這部書裏雖然恍恍惚惚地說了許多道德的話。但是我終竟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向你說過，曉得善的好處便是不善了，但我偏只曉得較權善的好處。我曉得曲所以求全，枉所以示直，所以我故作朦朧以示彰明。我曉得重是輕根，靜為躁君，所以我故意矜持，終日行而不離輕重。我要想奪人家的大利，我故意把點小利去誘惑他。我要想吃點鮮魚，我故意把她養活在魚池裏。啊啊，我完全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這部書完全是一部偽善的經典呢！我因為要表示我是普天之下的唯一的直人，所以我故意枉道西來，想到沙漠裏去自標特異。啊啊，我的算盤終竟打錯了。不出戶，究竟不能知天下。可憐我想像中的沙漠和實際上沙漠是完全兩樣。我辛辛苦苦遠來，我倒折了一條牛，還幾乎斷送了我的生命。我看待生命是很寶重的，但我偏又說沒有身體便沒有大患，啊，我真是一個矯僞者！可

憐我一條青牛爲我這矯僞者而犧牲了！

老聃說着，他的熱情漸漸激越起來。關尹在一旁只是沉默無聲，一種不快的暗雲漸漸罩滿了他全部的顏面。

——啊，我的青牛雖然爲我死了，老聃又接着說，但是牠提醒了我這個僞善者的良心。青牛牠是我的先生呢。牠教訓我：人間終是離不得的，離去了人間便會沒有生命。與其高談道德跑到沙漠裏來，倒不如走向民間去種一莖一穗，僞善者喲，你可以類然思返了！我的牛，啊，我的先生，牠給了我這麼一個教訓，牠這枝尾巴比我五千言的道德經還要值得五千倍呢。關尹，你了解我嗎？

關尹沒有回答，他的臉色愈見黑沉下去了。

老聃講了半天，他口渴了起來，把瓶裏的水又喝了幾下，率性把剩下的麥餅吃了。他把兩手拍了兩拍，把水瓶交還了關尹之後，又把那青牛的尾巴拿在手中招展。

——關尹，多謝你了。我現在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啊，究竟樂是不可不享的。這一瓶清水，兩張麥餅，牠們的功能更在歡樂以上了。虧了我從前對你瞎說，說比麼

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啊，我真是瞎說！五色何嘗會盲人。五聲何嘗會聾人，五味何嘗會傷人呢？我真是瞎說。有目不能不視色。有耳不能不聽聲。有口不能不味味。像這眼前豐富的色彩，這褐赭的關門，這青翠的樹木，那深藍的晴空，那皎白的雲彩，那一樣不是使我這兩眼生快？這樹上的清朗的蟬聲又是何等悅耳！我如今見了聽了，不見盲，不見聾。就是我纔喝了的一瓶清水，我纔吃了的兩張麥餅，啊，那種形容不出的美味啣！假使我不吃不喝，我這條老命怕早已斷送了罷。啊，我真是瞎說！我是爲愛惜身體纔怕盲目聾耳傷口，但是我所以說的却句句都是死話，我要想目不視色，耳不聽聲，口不味味，我只好朝墳墓裏去！我只好朝墳裏去！啊，我真荒唐，我真荒唐！我可知道了，我的根本謬誤是在一方面高談自然，一方面又萬事都從利己設想，只要於己有利，便無論是甚麼卑賤的態度都是至高的道德。啊，我於今懺悔了！我今回得了一個實地的經驗，我真是由衷懺悔了！我以爲跑到砂漠裏便可以表示我的高潔。我在這種行爲之中可以收莫大的利得，殊不知我反倒折了一條牛，還幾幾乎斷送了我的老命。我如今得了這個體驗而懺悔了，但是我這個

體驗是我的青牛先生賜給我的，我這條青牛的尾巴比我道德經的五千言真是高貴得五千倍呢！

——啊啊，我的青牛先生可惜終爲我這個利己的小人而犧牲了。牠倒睡在沙漠中兩天兩夜，只是向我點頭，向我流淚。我雖然知道牠是想向我討點飯食，但是在那上天如青銅，下地如火坑的地方，連我自己的性命都是朝不保夕的，我何能兼顧得牠呢？其實牠在第三天上也還不至於便那麼早死，實在是作孽！我因爲渴荒了，餓荒了，我心中藏着的——一個利己的惡鬼教唆我去吸他的血液！我便在牠的不能動彈的一隻後腿上拚命割了幾刀，牠那時悲慘的鳴聲，啊啊，使我心中的惡鬼也都戰慄了。但是我還拚命地割，結局我割破了牠一隻大脈管，鮮紅的血便如噴泉一樣噴湧出來。我的惡鬼慘笑着教我吮吸。我吮吸了一肚皮，牛的悲鳴漸漸低沉了下去，就好像像哭着的小孩兒漸漸熟睡了一樣。但到後來血液也不噴湧了，牛的四腿前後一伸：全身大動了一下，就那樣便永無動靜了。是，牠便那樣被我吸死了。我這條以身說教的神聖的青牛便完成了牠的使命！噯！我哀悼牠，我感謝牠，我要沒世不忘牠的恩德。我把牠

的尾巴割了下來。這要做我修道的人的永遠的記念呢。（聽說後世修道的人手中定要拿着一隻尾巴的蚊塵，便是從這兒起始的了。）我把牛血吸盡了，我的元氣便百倍了起來，我便急忙回頭，悠悠走我的歸路。

——關尹，我現在要回到中原去了，回到人間去了，我從前說的話幾乎句句都是狂妄，我說的道與德是不能兩立的。我說的道是全無打算的活動的實體，我說的德却是全是打算的死滅的石棺。我現在懺悔了，我要回到人間去，認真地過一番人的生活來。我是有妻有兒的人，你是曉得的。他們現刻住在魏國的段干，我現刻要往那兒去了。可憐我並沒有甚麼本事，我只有—肚皮的歷史。我現刻要想養活我自己，我還當自行改造一下纔行。我回到他們那裏去便替他們掃地洗衣都可以，我再不敢傲視一切，大着面皮向人講利己的道德了。

老聃說了一長串的獨白，想說的話大約也說完了。到這時候他纔覺得關尹立在一始旁終不會作聲：關尹臉上堆着的一臉暗雲，就好像暴風雨欲來時臉惡的天勢一樣。他自己只得徐徐立起身來，自言自語地說：我這部誤人的道德經，只好我自己拿去燒

燬了。他便把那編竹簡挾在左脅下，右手拿起他的牛尾巴，悠悠然向東南走去。

蟬子的聲聲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脚已漸漸偏西了。

關尹在樹蔭下沉默了好一會，他的眼睛愈見突露欲裂，頸上的浮腫愈見奮張，全身都在震慄作響。

——哼！哼！虛偽！卑鄙！詐騙！我是受了這惡鬼的愚弄！……啊，他分明賣掉了他的青牛，偏要編出一長串的鬼話來騙去了我兩張麥餅！……

他憤恨地說了這幾聲，他的怒氣愈見不能遏抑，他把手中的水瓶投打在一株白楊樹上破成粉碎了。他怒張着震慄的兩手向空中抓拏，朝着老聃所走去的方向大吼：

——有史以來的大賊（哲？）老聃喲！你把你那偽善經抱去，又可以向書坊裏去騙幾張麥餅了！哼！哼！……

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脚已經漸漸偏西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日脫稿）

風波

魯迅

臨河的土場上，太陽漸漸的收了他通黃的光線了。場邊靠河的烏柏樹葉，乾巴巴的纔喘過氣來，幾個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飛舞。面河的農家的烟突裏，逐漸減少了炊煙，女人孩子們都在自己門口的土場上潑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這已經晚飯時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搖着大芭蕉扇閒談，孩子飛也似的跑，或者蹲在烏柏樹下賭玩石子。女人端出烏黑的蒸乾菜和松花黃的米飯，熱蓬蓬冒烟。河裏駛過文人的酒船，文豪見了，大發詩興，說，「無思無慮，這真是田家樂呵！」

但文豪的話有些不合事實，就因為他們沒有聽到九斤老大的話。這時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掙破芭蕉扇敲着矮凳腳說：

「我活到七十九歲了，活夠了，不願意眼見這些敗家相，——還是死的好。立刻就要吃飯了，還吃炒豆子，吃窮了一家人！」

伊的會孫女兒六斤攪着一把豆，正從對面跑來，見這情形，便直奔河邊，藏在烏柏樹後，伸出雙丫角的小頭，笑嘻嘻說：「這還是不死的！」

九斤老太雖然高壽，耳邊聽着這復響，但也沒有聽到孩子的話，仍舊自己說，「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這村莊的習慣有點特別，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歡用秤稱了輕重，便用斤數當作小名。九斤老太自從慶祝了五十天壽以後，便漸漸的變了不平家，常說伊年青的時候，天氣沒有現在這般熱，豆子也沒有現在這般硬；總之現在的時世是不對了。何況六斤比伊的會祖，少了三斤，比伊父親七斤，又少了一斤，這真是一條顛撲不破的實例。所以伊又用勁說，「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伊的兒媳七斤嫂子正捧着飯籃走到桌邊，便將飯籃在桌上一擡，憤憤的說。「你老人家又這麼說了。六斤生下來的時候，不是六斤五兩麼？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稱，十八兩秤；用了準十六，我們的六斤該有七斤多哩。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見得正是九斤十足，用的秤也許是十四兩……」

「二代不如一代！」

七斤嫂還沒有答話，忽然看見七斤從小巷口轉出，便移了力向，對他嚷道，你這死屍怎麼這時候纔回來，死到那里去了！不管人家等着你開飯：

七斤雖然住在農村，却早有些飛黃騰達的意思。從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鋤頭柄了；他也照例的幫人撐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從魯鎮進城，傍晚又回到魯鎮，因此很知道些時事：例如什麼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麼地方，閩女生了一個夜叉之類。他在村人裏面，的確已經是一名出場人物了。但夏天吃飯不點燈，却還守着農家習慣，所以回家太遲，是該罵的。

七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銅斗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烟管，低着頭，慢慢地走來，坐在矮凳上。六斤也趁勢溜出，坐在他身邊，叫他爹爹。七斤沒有應。

「二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說，

七斤慢慢地擡起頭來，歎一口氣說，「皇帝坐了龍庭了。」

七斤嫂呆了一刻，忽而恍然大悟的道，「這可好了，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麼！」

七斤又歎一口氣，說，「我沒有辮子。」

「皇帝要辮子麼？」

「皇帝要辮子。」

「你怎麼知道呢？」七斤嫂有些着急，趕忙的問。

「咸亨酒店裏的人，都說要的。」

七斤嫂這時從直覺上覺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因為咸亨酒店是消息靈通的所在。伊一轉眼瞥見七斤的光頭，便忍不住動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絕望起來，裝好一碗飯，搽在七斤的面前道，「還是趕快吃你的飯罷！哭喪着臉，就會長出辮子來麼？」

太陽收盡了他最末的光線了，水面暗暗地回復過涼氣來：土場上一片碗筷聲響，人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汗粒。七斤嫂吃完三碗飯，偶然擡起頭，心坎裏便禁不住突突地發跳。伊透過烏柏葉，看見又矮又胖的趙七爺正從獨木橋上走來，而且穿着寶藍色竹布的長衫。

趙七爺是鄰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這三十里方圓以內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學問家；因為有學問，所以又有些遺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聖歎批評的三國志，時常坐着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他，不但能說出五虎將姓名，甚而至於還知道黃忠表字漢升和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後，他便將辮子盤在頂上，像道士一般；常常歎息說，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七斤嫂眼睛好，早望見今天的趙七爺已經不是道士，却變成光滑頭皮，烏黑髮頂；伊便知道這一定是皇帝坐了龍庭，而且一定須有辮子，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險。因為趙七爺的這件竹布長衫，輕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來，只穿過兩次；一次是和他嘔氣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時候，一次是曾經癱爛他酒店的魯大爺死了的時候；現在是第三次了，這一定又是於他有慶，於他的仇家有殃了。

七斤嫂記得，兩年前七斤喝醉了酒，曾經罵通趙七爺是「賤胎」，所以這時便立刻直覺到七斤的危險，心坎裏突突地發起跳來。

趙七爺一路走來，坐着喫飯的人都站起身，拏筷子點着自己的飯碗說，「七爺，請在我們這裏用飯！」七爺也一路點頭，說道「請請」，却一徑走到七斤家的桌旁。七

斤們連忙招呼，七爺也微笑着說「請請」。一面細細的研究他們的飯菜。

「好香的乾菜，——聽到了風聲了麼？」趙七爺站在七斤的後面七斤嫂的對面說，

「皇帝坐了龍庭了。」七斤說。

七斤嫂看着七爺的臉，竭力陪笑道，「皇帝已經坐了龍庭，幾時皇恩大赦呢？」

「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總要大赦罷。」七爺說到這里，聲色忽然嚴厲起來，但是你家七斤的辮子呢，辮子？這倒是要緊的事。你們知道，長毛時候，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

七斤和他的女人沒有讀過書，不很懂得這古典的奧妙，但覺得有學問的七爺這麼說，事情自然非常重大，無可挽回，便彷彿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裏嗡的一聲，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太正在不平，趁這機會，便對趙七爺說，「現在的長毛，只是窮人家的辮子，僧不僧，道不道的，從前的長毛，這樣的麼？我活到七十

九歲了，活夠了。從前的長毛是——整匹的紅緞子裏頭，拖下去，拖下去，一直拖到脚跟；王爺是黃緞子，拖下去，黃緞子；紅緞子，黃緞子，——我活夠了，七十九歲了。」

七斤嫂站起身，自言自語的說。「這怎麼好呢？這樣的一班老小，都靠他養活的人，……」

趙七爺搖頭道，「那也沒法。沒有辮子，該當何罪，書上都一條一條明明白白寫着的，不管他家裏有些甚麼人。」

七斤嫂聽到書上寫着，可真是完全絕望了；自己急得沒法，便忽然又恨到七斤。伊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說，「這死屍自作自受！造反的時候，我本來說，不要撐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進城去，滾進城去，進城便被人剪去了辮子。從前是絹光烏黑的辮子，現在弄得儂不儂道不道的。這囚徒自作自受，帶累了我們又怎麼說呢？這活死屍的囚徒……」

村人看見趙七爺到村，都趕緊喚完飯，聚在七斤家飯桌的周圍。七斤自己知道是

出場人物，被女人當大衆這樣辱罵，很不雅觀，便只得擡起頭，慢慢地說道：

「你今天說現成話那時你……」

「你這活死屍的囚徒……」

看客中間，八一嫂是心腸最好的人，抱着伊的兩週歲的遺腹子，正在七斤嫂身邊看熱鬧；這時過意不去，連忙勸說，「七斤嫂，算了罷。人不是神仙，誰知道未來事呢？便是七斤嫂，那時不也說，沒有辯子倒也沒有什麼醜麼？况且衙門裏的大老爺也還沒有告示，……」

七斤嫂沒有聽完，兩個耳朵早通紅了；便將筷子轉過向來，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說，「阿呀，這是什麼話呵！八一嫂，我自己看來倒還是一個人，會說出這樣昏誕胡塗話麼？那時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誰都看見；連六斤這小鬼也都哭，……」六斤剛吃完一大碗飯，擎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七斤嫂正沒好氣，便用筷子在伊的雙角中間，直扎下去，大喝道，「誰要你來多嘴！你這偷漢的小寡婦！」

撲的一聲，六斤手裏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着一塊磚角，立刻破成一個很

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來，撿起破碗，合上了檢查一回，也喝道，「人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六斤躺着哭，九斤老太拉了伊的手，連說着「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

八一嫂也發怒，大聲說，「七斤嫂，你恨棒打人……」

趙七爺本來是笑着旁觀的；但自從八一嫂說了「衙門裏的大老爺沒有告示」這話以後，卻有些生氣了。這時他已經遠出桌旁，接着說，「恨棒打人，算什麼呢，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這回保駕的是張大帥，張大帥就是燕人張翼德的後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萬夫不當之勇，誰能抵擋他，他兩手同時擡起空拳，彷彿握着無形的蛇矛模樣，向八一嫂搶進幾步道，「你能抵擋他麼！」

八一嫂正氣得抱着孩子發抖，忽然見趙七爺滿臉油汗，瞪着眼，準對伊衝過來；便十分害怕，不敢說完話，回身走了，趙七爺也跟着走去，衆人一面怪八一嫂多事，一面讓開路，幾個剪過辮子重新留起的便趕快躲在人叢後面，怕他看見。趙七爺也不細心察訪，通過人叢，忽然轉入烏柏樹後，說道「你能抵擋他麼！」跨上獨木橋，揚長

去了。

村人們呆呆站着，心裏計算。都覺得自己確乎抵不住張翼德，因此也決定七斤便要沒有性命。七斤既然犯了皇法，想起他往常對人談論城中的新聞的時候，就不該含着長烟管顯出那般驕傲模樣，所以對於七斤的犯法，也覺得有些暢快。他們也彷彿想發些議論，却又覺得沒有什麼議論可發。嗡嗡一陣亂嚷，蚊子都撞過赤膊身子，闖到烏柏樹下去做市；他們也就慢慢地走散回家，關上門去睡覺。七斤嫂咕噥着，也收了傢伙和桌子矮凳回家，關上門睡覺了。

七斤將破碗擎回家裏，坐在門檻上吸烟；但非常憂愁，忘却了吸嚔，象牙嘴六尺多長湘妃竹煙管的白銅斗裏的火光，漸漸發黑了。他心裏但覺得事情似乎十分危險，也想想些方法，想想計畫，但總是非常模糊，貫穿不得：「辮子呢？辮子？丈八蛇矛。一代不如一代！皇帝坐龍庭。破的碗須得上城去釘好。誰能抵擋他？書上一條一條寫着。入獄的！……」

第二日清晨，七斤依舊從魯鎮撐航船進城，傍晚回到魯鎮，又擎着六尺多長的湘

妃竹煙管和一個飯碗回村。他在晚飯席上，對九斤老太說，這碗是在城內釘合的，因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個銅釘，三文一個，一總用了四十八文小錢。

九斤老太很不高興的說，「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夠了。三文錢一個釘；從前的釘，這樣的麼？從前的釘是……我活了七十九歲了，——」

此後七斤雖然是照例日日進城，但家景總有些黯淡，村人大抵迴避着，不再來聽他從城內得來的新聞。七斤嫂也沒有好聲氣，還時常叫他囚徒。」

過了十多日，七斤從城內回家，看見他的女人非常高興，問他說，「你在城裏可聽到些什麼樣？」

「沒有聽到些什麼。」

「皇帝坐了龍庭沒有呢？」

「他們沒有說。」

「咸亨酒店裏也沒有人說麼？」

「也沒人說。」

「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龍庭了。我今天走過趙七爺的店前，看見他又坐着唸書了，辮子又盤在頂上了，也沒有穿長衫。」

「……」

「你想，不坐龍庭了罷？」

「我想，不坐了罷。」

現在的七斤，是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給他相當的尊敬，相當的待遇了。到夏天，他們仍舊在自家門口的土場上吃飯；大家見了，都笑嘻嘻招呼。九斤老太早已做過八十大壽。仍然不平而且康健。六斤的雙丫角，已經變成一支大辮子了；伊雖然新近裹脚，却還能幫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個銅釘的飯碗，在土場上一撈一撈的往來。

（吶喊）

三年以後

王獨清

哦，三年，這樣迅速的三年！我一個人站在橋上傷感地想着。

我像尋認故舊似的巡視着這兒四圍底景色。右方是一處很大的牧場，遠遠看去，只是片嫩綠，在這片嫩綠上又時隱時現地有許多白點，那大概是牛羊在走動着了；左方是一帶山原，山原下滿是插入空際的 *Populus*；通過我站着的這條石橋，一方接寬廣的田地，一方是到街市去的大路，路底兩旁分列着兩行垂着長條的柳樹，一個很老的 *Cothipue* 教堂把牠底尖頂高矗到雲端，有時蕩出遲鈍的鐘聲與橋下綏弱的水音相和。

橋頭上有一所莊園，門前陳舊的色澤使人一見便知道是經了不少年歲的建築了。很堅固的 *Ornières* 底牆上布滿着爬壁藤底綠葉，幾乎一直封住 *Balcon* 上的出口。旁邊接連着有一段矮牆，那是爲圍護園中的花木的，站在外面的人可以看見園中有 *Chenes* 和 *Marronniers* 底廣蔭，但是現在正是溫暖的五月，一陣的風吹過，却撲些薔薇底清香來。

這莊園內的主人底姓是 *Hugo*，一位已經五十多歲的老人和一位名叫 *Marguerite* 的年青姑娘，是我二年前的居停。我曾在這莊園內住了兩年，經過可以說是很長的安

靜的生活。——自然，像我一個飄泊得差不多連自己底籍貫都要忘記了的人，無論走到那一處都要感着不定的痛苦，那裏還能有真正的安靜的生活！不過我這居停對我的情誼確令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們不會把我看作外國人，他們不會用待平常住客的情形來待過我。我在這莊園中兩年，深得了他們底安慰和贊助。他們是給我生活中添了一段絕好的紀念，他們底這所莊園也就永遠留下了我深切的回憶了。

我還記得我在這兒住的時候，我底那間房子除了晚間去睡覺以外，平時只是等於虛設。我是終日總在他們底廳房中讀書的。那個廳房三面都是相連着的玻璃長窗，園中的景色由窗內可以完全看見。每天我總坐在那圓桌的右方讀書；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也常坐在我底對面或是讀書或是縫紉，有時又去坐在靠牆的 piano 琴檯上伸出她白暫的兩手在奏着的種種的妙曲，那時我便掩了卷，細聽由她手下流出底那種動人的音調，我知道她最愛奏的是 *Auder* 底 *Lareved amour* 和 *Connod* 底 *La nonne sangie*，我遂合起了底兩眼讓我底心神和那音調融化。

我還記得每天晚餐以後，我們都坐在廳中的那盞籠着淺綠色單子的電燈底下，我

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便開始和我談着她喜歡讀的書籍和她還能記起的小說詩歌，有時還談到她幼年的生活並她底亡母死時的悲痛……她底性情向來是帶着幾分憂鬱，在那些溫存的談話中常不自覺的露着搖人感的情愁歎。她底父親每天總是很晚纔回家的。據她說他是自從她底亡母死後，纔這樣每晚到咖啡館中去消磨他底寂寞；她說他晚年的這種寂寞，除了這樣去消磨，怕也再沒有別種方法的了。我就這樣陪着她，一直等到她父親回來的時候，纔各自安寢。但是有時她卻守着沉默，像是帶着疲倦的病態，我也不出一點聲音，就在那耐人尋味的寂靜中和她對坐。

我還記得有一晚——哦，最難忘記的那一晚了！我和她坐在那淺綠色的燈下，我們都是沒有講話的。秋天底晚上，分外覺得寂靜。窗外時時有些秋風吹過，我們底身上也像添了幾分涼意。她那時也沒有讀書，也沒有縫紉，也不去奏琴，只是很無聊的靠在一張 *Canape* 上，像在想念甚麼事似的沉默着。我呢，也是無言地對着她，只在盡情地領略着她底姿態與美色：她那褐色的頭髮，她那黑中帶着微藍的眼睛，她那一點也沒有塗抹脂色的天然嬌潤的口唇，她那泛着年青的風情同時又露着表示她纖弱

的蒼白的臉龐，並且她那種正在想念甚麼事似的愛鬱的神色和那種由沉默中流出的感
女煩躁，……哦，那時的我，真不自禁地被那個 *Exotic mood* 的少女迷住了！最後還
是她耐不住寂靜底壓迫，纔輕輕地啓了她底口唇，帶着微歡的聲音說道：

爸爸還不見回來，今晚底天氣可真使人無聊呢。

——可是呢，我也輕輕地答着她：你聽園中 *Mar rouniers* 墮地的聲音，好像是
寂寞的歎息一樣，像這樣的秋天底晚上，最好在一種 *Melancholie* 底情景中來領略，
我想病人或者可以領略這種秋夜底情調，可惜我們都不是病人呢。

——不然，不然。我從前有病的時候，醫生說一到秋天就要發作的，等到了秋
天，像這樣的晚上，我總更覺得孤苦，恐怖，一點甚麼情調都不能領略的……

——唉，你從前有過甚麼病？我底聲氣好像有點搖動了。

——肺病。但是現在那種症候已經退去了。

甚麼？退去了？我心中突然感覺着一種失望。哦，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喲，請
你恕我罷！我想假使你底肺病還沒有離去你這纖弱的身體時，我願意朝夕來扶待你，

要是你臥病在牀上的時候，我也願意去在你底牀邊盡看護的義務。我想，你像這樣早年失了母親並且時常感着身世孤苦的少女，能得我用心的去扶持看護你，你是必定會誠意來愛我的。等到最後你可憐的生命告終的時候，也正是我得了你肺病的分贈，隨着你消滅我這無謂的殘生的日子，哦，像那樣的情死，像那樣你身中有我，我身中有你的情死，我想是再美也沒有的，再好也沒有的了！……

我儘管這樣癡想，便不自覺地對着她呆看起來。她好像覺得了我底心思，帶一種羞怯的神色，轉身由她身旁的桌上取了一本 *Musee* 底詩集，打算低下頭去誦讀。但是她那種無聊的煩躁使她再也不能像平常時的安靜了。她隨便翻了一陣，翻到了『*Lu sie*』那首哀歌，便又揚起頭來向我問道：

你愛讀這首詩麼？

——唉，愛讀呢。這真是一首動人的好詩。難得他敘述得這樣淒楚，這樣委婉。我想只有遇到這樣的人，這樣的境地，纔可以永遠不忘……唉，人生最有趣味的怕只有一個紀念罷！人用底聚合是沒有一定的，離散也是沒有一定的。今晚我們是對坐

在這個廳中，明日呢，又有誰能知道怎樣的呢！但是所遺留的還有一個紀念，這便是我們將來的安慰……

我說到這里，一注意到我青年的女居停主人時，我纔看見她噙着兩眼的眼淚，低着頭在默默地沉思，我不覺吃了一驚，但立地便又明白是我底幾句話引動了她底傷感的。我即刻失悔我底孟浪，不應該在這樣聰明而易感的少女面前說出這樣惹人快快的話來。並且我說話時也沒有細想，這樣的話中，似乎還帶着許多不幸的意義呢！噫！我真荒唐！我這種皮氣總不能改掉！我真想向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謝罪了。我想還是換過別種話來說罷。但是不行！我纔偏偏想不出別種有興會的話！我只好閉了口，靜靜地在等她着傷感的過去。

但是重大的事情發生了。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忽然抬起頭來急切地看着我：
度漫先生，你將來便離開我們嗎？

——甚麼……怎麼能不離開呢？像我這樣飄泊的人，怎麼能常同你們守在一處呢？

——啊，那麼，那麼我們都要感到辛苦呢。爸爸很希望你常在我們這兒住呢……
……爸爸說過的只要你願意常住在這兒，我們就同自家人一樣……我也從來沒有過像
你這樣的朋友，每天都在一處談心的呢……

哦哦，這樣一來，我真不知道怎樣去回答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了；我分明看見
她兩頰上泛着一層洩露她底隱情的紅暈，我又分明聽到她聲中還帶着一種不能自持的
顫慄或者是我坐得距她太近了，好像還聽到她心臟底激動……——哦哦，我底年青的
女居停主人喲，請你恕我罷我是一個流浪貫了的人，我是一個孤獨慣了的人，我是一
個沒有勇氣的男子，我是一個專務空想而不能負責任的 *Engaine*；請你恕我罷！我心
中確是愛你的，但是我不願因為愛你而害了你。像你這樣純潔的女子，應該得一個對
你完全有誠意的人，哦哦，像我，像我這對甚麼事都沒有熱心的浪子，那是決沒有愛
你和被你愛的資格的？……

我心中雖然儘管反省，但是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底那種迷人的神色，又不住地

在誘着我，噯，不對，不對！我還是不要再坐在她底身邊吧。我一面這樣想。一面搭訕着站了起來。

哦，晚安！我連她底答禮還沒有聽見，便出了廳房，逕自回到我底房中去了。

.....

這些情形都還像是昨日的一樣，然而我離了他們卻已經是三年了。我還記得當我要離開他們的那一天，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是躲在了她底房中不願見我底告別，她底父親是揮着兩條老淚把我送出了莊園底大門，我那時是一腔的傷感，但是終竟提着我破舊的旅行皮包一個人決然地走了。哦哦，自從那時和他們一別，匆匆地就過了三年！這三年中，我不知道流浪了多少地方，不知道嘗受了多少憂患！並且是經過了墮落，經過了非常放蕩的生活的了！哦哦，這三年中我身世變化怎麼是這樣的大，這樣的令人可驚呢！

現在我是由意大利底 Pompei 流浪了以後，再折返到法國的。因為在旅途中經過這三年前我會留滯了兩年的地方，一種異樣的 *Wesling* 來侵襲着我，我竟在半途中

下了我長路的火車，打算來到這兒作一個小小的勾當，好訪我永遠不能忘記的莊園和那兩個賢惠的居停父女。

我是一走到這莊園底門前的橋上，便在不自覺中站住了的。我是完全浸在了傷感的夢境裏，我看這兒底一切都依然如舊，只是我這個人改變了。我想當我住在這兒的時候，雖然不能說是還沒有染甚麼不可醫治的 *Typhoïde*，但是我總覺得那時我的心情還能保持着安穩恬靜的狀態，可是現在呢，我卻成了一個頹廢的，沒有希望的人了！這兒底一切都是依然如舊的，依然如舊的，這山，這水，這教堂……：一切都不會改變，只是我這個人改變了，改變了！……

我是完全浸在了傷感的夢境裏，大概是我已經沒有了熱情的緣故，心中也並不覺得怎樣的跳動；只是鬱着滿腔的寂寞，最後纔用手去慢慢地推那莊園底大門。

★

★

★

——很久我們這兒都沒有過這樣 *Soiree* 了。

——正是呢度漫先生，自從你走後，我們常常聽到 *Hug.* 先生在說他底家中像是

冷靜了很多，並且還說是怕再不能有你了呢。

——Margerie 姑娘纔更是不慣呢。她說你在這兒的時候，每天晚上 *Home*。先生還沒有回家，總是你陪着她；你走了以後，卻只騰了她一個人了。她說當你纔走了的那幾個月以內，她真寂寞，她常常地哭呢……

——慢說他們，就是我們這些鄰居，因為每天差不多總要見面的緣故，你走了，大家都是感覺到不快的。

——我們都是常常在想你，常常在說你的。

一個很明的電燈掛在客廳的中央。廳中除了我和我三年前的老居停 *Home*。先生以外，還有許多男女來賓。他們都是這兒左右的鄰居，都是我三年前的舊相識，都是因為聽到了我旅行到此，今晚纔約聚存 *Home*。家中來與我晤會的。我底老居停帶着快樂的感情說了一句話之後，他們便跟着敘述起了我走了以後這兒底種種境况。

我在這樣的空氣中，感受到一種暫時忘卻我奔波勞苦的 *Home*。不知道是哀愁，還是愉快，我底心胸完全被不調和的情緒所佔了。我看見我底老居停在桌上擺

起了飲紅酒的和注 Alcohol 的大杯小杯。——啊。就在這個桌上，三年前是每天我來讀書的！這廳中的陳設都還沒有甚麼變換！那張 Canape，那座 Piano，都還在舊日的位臚上，一點也沒移動；只是這電燈上再不見籠着有那淺綠的罩子，這客廳也像沒有從那樣的幽靜，那樣的 Intime，了。我再注意到我老居停時，我發見他確是比三年前前老了許多而且還帶着有些衰病，他雖然時時向我露着歡迎遠客的笑容，可是終於掩不了他頹唐的神色。這許多鄰居也大半都和往日有些不同：他們有的也添了老態，有的卻多抱了一個孩子……啊，我真不知道是哀愁，還是愉快，我底心胸完全被不調和的情緒所侵占了！

——Musguerie 來了。我底老居停突然這樣說了一聲，果然門外有急促的脚步在響了。

跟着客廳底門由外邊推了門來，我底女居停主人同一位少年，出現在我底當面。

——度侵先生，我底女居停主人指着那位少年說道是 Robert，我特意出去引他來見你，因為他很願意和你談話呢。

——你或者記不起我了。那位少年一面說，一面指着座旁的一位老夫人：我就是 *Buisson* 夫人底兒子。從前我們是見過的。

哦，*Buisson* 夫人底兒子！經他這一表明。我纔恍然地想起來了。我三年前住在這兒的時候，他是正在遠處當兵的。是他告假歸來的那一次，我會見過他。我還記得他說當兵的地方是最陰鬱的 *Bretagne*，他說他在那兒的生活非常孤苦，他說他等到當兵的服務完結後，便要立刻回來陪伴他底母親的。他底母親也是最和藹的一位老夫人，大概是早年寡居，只守着他一個獨子，因為常來 *Paris* 家中的緣故，所以在所有的鄰居中他們母子是我最熟識的。我還記得他假期將滿，再離家遠去時，還託我常到他家中去坐談，代他安慰他母親底孤寂……，哦現在他是這樣的壯健，這樣的美秀！他底衣服穿的這樣的整潔！現在他一定是早由那溫空濕霧的 *Bretagne* 歸來，陪伴他底母親，再不去當兵的了。我很熱烈地和他握手，謝了他底盛意，他便坐在我底側旁，我底女居停主人卻坐在他底肩下。

我有些明白了。我看見我底女居停主人穿着一件淡藍色的 *Bohe*，樣子是非常的

合身，非常的大方，配着白色的絲襪和瘦長的黑鞋；臉龐好像是比較三年前豐滿了許多，不知道是這廳中電燈再沒有那淺綠色的單子的緣故，還是真個她底顏色已經改變，她確是沒有從前那樣的蒼白了。她底姿態固然還和往日一樣，但是現在她對於我卻總像是沒有往日那樣親近，那樣誠懇；雖然她底姿態還和往日一樣，但是對於我，她已經不再是那淒楚而易感的少女，不再是那使我想和她一同嘗肺病而死的少女了。我突然又看見她項間掛着一個金鍊，鍊上有一很小的金盒，我立地好像看見了這盒中的祕密，我立地好像看見了這盒中鑲的是正在她身旁坐着的這位少年的小像，一種莫名其妙的隱痛即刻走上了我底心頭，我不自禁地把我底頭低下了。

——唉，度漫先生，怎麼你不談話呢？我底女居停主人帶着安慰的口氣在問我。

——哦哦，我……我是在想這光陰真快！

——唉，可不是？誰也沒有覺得，你離開我們已經三年了呢。你還記得麼？有一次我們爭着背誦拉丁詩，有一句我總記不準確，你時常笑我，後來我終於記住了這句詩正好現在來用。

——那一句詩呢？

——『Fheu fugacs Labuntur anni』

哦哦，你底記性真好，

這時客廳中已填滿了煙香與酒味。我底老居停Hugo先生像是分外高興。打着他那像破了一樣的噪音和座客討論種種的問題，有時又用手拍着桌子大笑起來。所有的座客也都附和着他底聲音，桌上底杯子已經乾了好幾次，各人都像是有了幾分醉意了。

——Marguerite，奏一奏Piano呀！Hugo先生突然這樣叫了一聲。

——不錯，不錯，Marguerite姑娘奏一兩個譜子合度浸先生聽呀！Puisson夫人這樣和了一句，立地便引起了滿座表示同意的鼓掌聲。

我底女居停主人先看了看坐在她身旁的Podert先生，又掉過頭來望我，意思像是得了Podert底同意，還要等我底催促。

——哦，我請你，我是有這樣久沒有聽你奏Piano了！我隨着我女居停主人底眼光急忙地說。

——那麼，Robert，來給我按樂譜罷。我底女居停主人緩緩地站起來了。

她走了了 Piano 底檯邊重復坐下，Robert 先生站在旁邊預備替她翻換樂譜。她把手放在琴鍵上，卻特意先把頭回過來向我問道：

度浸光生，你喜歡聽甚麼譜子呢？

——甚麼譜子？……『L'ereved]amour』好麼？這是你從前最喜歡奏的一個……哦，還有一個『Panonesanglante』但是你現在怕不願意再奏了罷？

我底女居停主人明白我底意思，她像是羞慚，又像是得意，她並不答我，只帶着一個種會意的神色微微地向 Robert 一笑，接着便垂下頸去奏起牠底 Piano 了。

我底女居停主人真好！她把我說出的兩個譜子都奏了。按着還再奏了兩三個另外的譜子，纔重復回到座上。

——哦，多謝你了！我向着她說：我真沒有料到我離開這兒三年以後還能聽到到你底音樂呢。

——我也沒有料到今晚能奏給你聽，她說：因為我們都想不到你還能再到我們這

兒來……

——喂，度浸先生，我底老居停帶着醉意打斷了女兒底話：你明天可以不要走，再和我們多聚一天罷。

多聚一天！我看着我底這位誠懇的老居停，我幾乎要流出了眼淚。我感覺到今晚底這個夜會對於我要算是很有意義的，在座的諸人對於我都是抱着最難得的真情與誠意，我這走次後，一定再沒有相見的機會的了。但是我明天又怎能不走，又怎能再和他們多聚一天呢？我忙向我底老居停答說：

謝你底厚意，我因為還有別種事故，明天再不能勾留了。今晚底感會使我永遠不能忘記。我來時真沒有想到能帶這樣多的愉快而去，真的，今晚我得到的愉快，是我從來沒得過的。

——這算甚麼！

——我們也是一樣。

Hugo 先生和她底女兒同時都說了這麼兩句。

我又繼續地說：

明天一早我就要走的，今晚我就在此給座上的諸位致謝，並給諸位告別。或者我不久回到東方去，我覺得我確是流浪得太沒有歸宿了！我還得要回到我底故國去。我們以後何時見面及以後能不能再見，誰也不能說定。今晚底這個紀念，我們大家都得好好地保持着。

沈默佈滿在座上了。我回頭看見我底女停居主人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這個憂鬱的神色使我覺得她又恢復二三年前的美貌了。突然一種強烈的情緒搖震了我一下，我便又繼續地說：

夫人們，先生們，我還有一點超過我今晚應說的話底限度以外的意見你們都是知道的，我三年前在這兒住的時候，Hugo先生和 Marguerite 姑娘待我都是等於自家家人一樣，要是我說一句過分的話：Hugo先生真把我看成了他底子姪， Marguerite 姑娘真把我看成了她底兄弟。這種情誼常留在我底心上，我在這別後的三年中，常在希望 Hugo先生底健康 Marguerite 姑娘底幸福。夫人們，先生們，世界上有對

於他妹妹底前途不留意哥哥麼？我底這個妹妹，她有過人的聰明，她有最溫柔的天性，我望她能得一個不至辱了他的佳耦。我不是替她選擇，也不是替他決定，只行使哥哥的應有的權利，在做贊助和作成的事務。在今晚底會場上，我確是給我底妹妹把幸福尋得了。夫人們，先生們，你們知道是那一個呢？

我說到這裏便用手指着 Robert 先生，一面卻向着 Hugo 先生和 Buisson 夫人說：
想來你們二位老人也是喜歡的罷？

兩個老人都笑了。我又說：

我厚望他們。兩個早點定婚，都不要被青年常有的不定的心理誤了自己。——
哦，來罷，我底妹妹，要是你覺得我底話能使你快樂，那麼你來，Robert 先生也來，我們三個人碰一個杯！

果然，我底女居停主人真好！她和 Robert 都站了起來，在滿座的鼓掌聲中我們碰了杯，都把酒飲乾了。

這時我卻再專向我底女居停主人低聲說了一句她不會想到的話，我說：

但是，當你結婚的時候，不管我在甚麼地方，總望你能寫幾個字報告我，不要把我忘記了。

她在微笑中點了頭，表示她底答應。我立地覺得我周圍都像被一種意外的快樂所包圍，我便借這狂歡的空氣，起身給他們告辭。

滿座的玻璃酒杯在最後的祝福中又熱烈地碰在一起了。

○

○

○

早晨寂寞的車站上被細雨灑得帶了幾分滑濕，我手中提着到處隨我流浪的破舊皮包，預備又要上我飄泊的長途。

昨晚底酒味還沒有完全退去，只覺得稍帶點疲倦，心中已沒有來時的那樣傷感了。

哦，別了，可愛的莊園！

憐懂

夢雷

朝霧剛被晨風吹散。街上許多忙碌的工人，多一意的向前走去。在街上，這時所發現的，只有：勞動家，挑着食物擔的小販，提着籃子去買菜的廚役，背着家伙或徒步着的工人。有的剛睡醒了起來，臉也沒洗，就上去；有的一路走一路伸着懶腰；有的擦着眼睛；臉上多帶些隔夜色。一半很快的雄糾糾的向前走，一半懶洋洋的慢慢的運動他們的脚。

在街的轉角，有一擔杏仁茶擔；一旁放着些油條燒餅之類。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在洗人家吃過杏仁茶的碗，因熟練而洗得很快。牠臉上有一個很大的油或是火燒壞的癍痕；一臉的油膩，頭髮也很紛亂，衣服穿得極破髒。在他身旁，走來了一個工人。穿一身很清潔的青短褲褂，短衫上墜着一條線製的表鍊，梳着一個很光滑的分頭。『杏兒茶，來一碗！』工人這樣說。

買杏仁茶的抬起頭來道：『阿三欠的帳，今天得還了罷。』他擱着杏仁茶說。

『一個小錢多沒有！』阿三拍了拍衣袋，說着接過了杏仁茶。『癍二，小胡同裏的小四也娶了一個老婆了！』他隨手揀了一條油條放進嘴裏去。

賣杏仁茶的放下了抹布，站立定了道：「這有什麼希奇，天下每個男子，本來多得娶個妻。——應該有個妻！」他正經的對阿三：「好夥計，你好好的存儲幾個錢，將來我替你說一個。——阿三，正經說，你年紀也不小了，別再糊塗了！……」

「你又來取笑。」阿三又揀了一個燒餅說。

「誰來取笑？」賣杏仁茶的板着臉說：「你看你的同伴，有了家室的有多少了？」阿三吃完了，嘻皮笑臉的道：「天不早了，要去上工了。……癩二，記上帳罷。」

「不賒了，一共欠十二吊二百錢。」賣杏仁茶的捉住了阿三的衣服說。

「明兒（明天）夠阿三哀求似的說。

「嚇嚇！」賣杏仁茶的放了阿三，無法的笑了一聲。「明兒還有一個明兒，明兒總有一個明兒的。咳！買雪花膏送妍頭，就有錢了。」

阿三道：「屁！誰說來？明兒也不給錢你。」

賣杏仁茶的看阿三走遠了，看看往來的行人少起來，就挑起了杏仁茶擔，走得很快的回他的家去。

癡二——賣杏仁茶的將杏仁茶擔挑到家裏。阿大——他的一個七歲大的孩子，跑上來摟住了他道：『爸爸，今天賣買好？』

『好！』癡二樂着放下了擔子，就抱起他心愛的阿大；於是五歲大的阿二也來了。『爸爸，我吃了一碗茶底，』他抱住了他父親的脚。

『寶貝！』癡二對阿二說：『媽呢？』他放下了阿大，盛了兩碗杏仁茶底，揀了兩個燒餅給他們。

『媽買米去了。』阿二接了茶餅這樣說。

兩個孩子擎着碗，坐在簷下石上喝着，咬着燒餅。癡二盛了一筒烟，燃着了坐在阿大們旁邊吸着看。他愈看他的孩子愈加覺得快樂，終於他樂了；雖是兩個骯髒不漂亮的孩子，但由癡二看來，他們倆是世界上所有的好玩，聰敏，美麗的一對。當他接他們兩人的空碗，每人吻了吻，並且笑，——從心上吐出自然的笑了幾聲。

門口的脚步声，是癡二的妻走進來了。『你又給他們杏仁茶和燒餅吃了！』她對癡二說：『他們倆剛吃過小米粥。你心愛他們，歡喜他們，不是這樣歡喜法的。你一

天能賺多少錢？給他們油條燒餅吃，我想你賺的錢，還不夠給他們吃的呢。」

「剩下來的，給他們吃了就完啦。」癡二對他妻微笑着說。「還有些，你喝不喝？」

「我不喝，」他妻搖頭說着走進房去。「阿大，領着兄弟好好在院子裏玩。」

癡二跟着他妻到房裏，輪在床上，對着他妻只是樂。

「樂什麼？瘋了不成！」他妻說着也就笑了。但她逼住了，板起臉來道：「今天賣多少錢？」

「賣多少錢？」癡二將衣袋裏二十來個銅子拿了出來道：「拿去，只賣這些錢，其餘多是除帳。」

「哼！……」癡二的妻，收了錢說：「還除帳，將來多是收不回来的！」

「我要問你！」癡二坐了起來說：「你昨天說今天沒錢開火了，但買米又那裏來的錢？」

「沒心肝的！」他妻指着他說：「我娘家帶來的箱底錢，多快用完了。我不和你

廢話，我是要做飯了，」

在窗外的泥地，有一只白爐，和些做飯的傢伙；廢二的妻，就將菜提到窗外，煮上了水，揀起菜來。

「哈哈！……」廢二一人躺在床上得意的摘着他短短的鬚鬚在笑。「這就是有妻的好處！她能安慰我，在悶煩，寂寞的時候。她又能規勸我。——非但還有兩個活潑可愛的孩子，我一見他們小小紅白的臉兒，雖是在極煩悶的時候，多可以使我的心發出甜蜜快樂的波紋。——家庭的快樂！……」他又轉念想道：「我想這種樂趣，阿三們是永遠享不着的！——但是，不！倘是他娶了妻，或者一能享到了。則好說，現在罷。……他們只知荒唐，圖些肉體的快樂，我想他們精神是時常苦痛的。……」

他這樣甜蜜自得的想，愈想愈覺得有樂趣；這樣的半天，他妻已將飯做好。他吃了飯，安適的睡了一覺。他醒時，天已有五六點鐘了，而他的妻，已將杏仁茶做好。「時候不早了，工廠也該放工了，早些去罷！」他妻這樣的說。

「是了！」廢二答着擦了擦睡眠，挑着杏仁茶擔。很輕快的走到他每日停擔的老

處所去。

許多工人，成羣結隊的從工廠出來，歸家去。他們經過了半天勞苦的工作，大多都是很餓的了。因此，有許多的工人，聚到小飯鋪和雜食擔。有些就走到癡二擔旁喝杏仁茶和燒餅。而阿三，也擠在人家中湧到杏仁茶擔旁。

一個燒餅只夠他們三口，他們因為吃這種東西，是很不經濟的，各人只吃了些點。只有阿三，是儘量的吃。因為他身上連一個銅子多沒有，他想吃癡二的東西，是可以賒的；除他燒餅，今天還沒有東西吃呢。不一忽，癡二的貨物也快完了，人都散了，阿三吃完了擦了擦嘴道：『加上二吊。』他說着就走。

『回來，阿三！』癡二叫。

『什麼事？』阿三遲疑的問。

『不是問你要錢！』癡二說：『明天給錢，就明天。你到工廠，總歸要走過我這裏的，跑不了我的手。』

『那末什麼事？』阿三走回來說。

『我上半天和我說的怎樣？我勸你，記着，是好話。有空到我家裏坐坐去。』癡
『親熱的說。』實在我因爲同你是多年的老相交。』

『是了！』阿三回頭就走，走遠了，回頭看着癡二道：『廁所房的佛爺，假正
經。——嚇嚇！』

阿三在歸道上，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來。『毛二不是約我今天賭錢去麼？——還
有，老錢的絲襪，今天也是一定要的了。』於是他躊躇了。他慢慢的走着深思：『去
不去呢？……』他站住了，呆呆的看着遠處。『沒有錢，去什麼？』他咬着嘴唇說：
『一定不去了！我想老錢也是沒有良心的，我這幾天不去，或者他已變了心了。至于
賭錢，更是送錢；雖說解些無聊，但輸了更加些煩惱。』他決然的踩了一腳，眉目一
縐道：『什麼地方都不去了！』於是他走得很快的回家去。

他和他二個同伴住在一間屋子裏，一間黑暗骯髒的屋子。溼而滑的泥土上，放着
三塊板，說是他們的床。每一張床上只有一條破爛的被，床下有幾隻木箱。一張三只
脚的桌子，靠在牆上，沒倚的椅子，有兩張當阿三回來時，他的同伴多已出去了。他

走進了屋，四圍看了看，就坐在自己床上；從衣袋裏取到一支烟，燃着吸。而寂寞，煩悶，充滿了他的心。

『咳！……』他長長的嘆了口氣，躺在床上。不一忽，他又站了起來，低着頭滿屋的走。『無聊！……這間屋子陰仔仔地，好像是死人之室。』他這樣想。實在，一些聲音都聽不見，他在這間屋子裏，冷濕的空氣，刺進了他的心骨。這間屋子好像世界以外的，好似地中心的。於是他不耐煩了，他像鍋中的蟹，怎樣心急的在屋中旋轉。『與其這樣悶在死室裏，還不如出外尋點快樂，就是把生命做代價。——予，忍耐着，』他又轉念的想。

但終於他將忍耐不住了，他將衣袋裏的表拿了出來。……一只銀表，這是他唯一寶貴的飾品。他時常以此自豪於他的同伴，在工人集會或小茶館裏，他時常不斷的拿他唯一的表來看時候。『這只表，最少也得質三塊錢。——買一塊錢的襪子，給老錢，二塊錢的堵本。——但是，……』他注目着表想：『可憐，我捨不得同他分離啊！——一定的，人家見我沒帶表在身上，多要嘲笑我了。……』他躊躇了半天。『質

了再說，反正樂一刻是一刻！」他想到這裏，關上了門走出去。

他走上了大街，大街是照舊的熱鬧；而質店的招牌，更加自豪的高高地掛着。店裏黝白的朝奉，多用兩隻小手，支着紅白的圓臉，伏在櫃上；兩只尖利的眼，看着外面，等他的顧客。

他將表細細的看了看，又躊躇了半天，方才走進質店；將表無精打彩的給了朝奉。

「當多少？」朝奉看了看表的機器。

「五元，」阿三注目着朝奉的臉答。

「不成」朝奉將表還給阿三：「二元錢，多一錢不要。」他說着，對阿三很不注意的，和他同伴說笑去了。

「二元就寫二元！」阿三把表放在櫃上說。

「銀表一只，不帶鍊，半新，兩元！……」朝奉唱着，將表包起，拿了兩塊錢和

一張票給阿三。

阿三將票藏在最靠身的衣袋裏，將銀元放在外邊的衣袋裏。銀元在衣袋裏相碰着發生一種極好聽的聲音，他就很高興快步的走向毛二家裏去。

一間同樣的髒而溼的屋子，五六個工人擠住了一張破方桌，在賭錢。各人將他們汗血換來的金錢，一注注擲下去押在桌上。一支顫跳的燭，光亮的照耀着。

『阿三來了。』在阿三走進來時衆人說。

『押啊！管什麼阿三阿四』莊家說。

『二吊錢天門！』一個工人，大聲的說。他是輸了，手上的青筋，一條條的漲起，臉也紅了，額上的汗，米粒大的從毛空裏溢出。

『兩毛上門！』阿三也押上一注說。他雖沒有許多錢，但他總想做出有錢的樣子，不肯少押，恐怕人家嘲笑他。

莊家是贏的。『多押好了沒有？』他很高興的說。『我要投色子了！』他說着將色子投到桌上。色子是四點，『四落底，自拿二，天得底，上門末第二。』他很自然的唱着歌訣，自己拿了第二付牌。將牌上的點子，仔細的看了看。他在將看時，提心吊膽

的，在看了之後，就覺得放下了心。很自得。

坐在檯面上的人，多忠誠的慢慢看他的牌。站在後面的人，多心急的想知道對他有關係的牌的點數。

『八點！』輸錢的工人，——坐在天門的，擲下牌高興得意的說。

『九點！』上門叫。『我們一定贏了。』阿三說。

『六點！』下門歎息的聲音。

這時大家多注目莊家手裏的牌了。他們好似許多鴉看着櫥內的一塊鮮肉。

莊家微微一笑。『天方八！』他說着將牌用力的擲在桌上。隨即將下門和天門的錢收了，配錢給上門。

坐在天門的輸錢者，喪氣的站了起來；垂着他紅紅的臉，吐了口氣道：『你們來罷，我錢都輸完了！他升了個懶腰，無聲無臭的走了出去。

阿三收進了贏的兩毛錢，就坐在輸錢者的位置下。

許多人賭，只一忽的時候，每人的臉色，時常變更；樂的不一刻變成苦，苦的不

一刻也能變做樂。他們受着錢的主使，變更他們的臉色。

在半小時以後，先前坐在天門的輸錢者，又來了。「輸乾了回家！」他這樣的說，着，從衣袋裏拿出來了八九吊錢，仍舊的押去。但押第一次，兩吊錢，又是輸。「只有六吊錢了，押上了完事！」他嘴真顫抖的說着，用力的將錢擲在桌上。不幸啊！拿出牌來，只兩點，又輸了。「咳！」他自己將自己的手打了一下道：「好不利市的手！——半月的工錢，又去了！」他拿出支烟來，狂吸着，自恨而且悔過。但這是時常有的事，他輸一次就悔喪一次，以至於他自己立誓。不賭。但不過是暫時的，過了幾天，有錢而在煩悶到極點時，又心心念念的想去賭了。

阿三的錢也快輸完了，莊家這天大贏。贏到足滿時，將牌一和道：「天晚了，我要回去了。」他說完，將錢袋起，高興的對衆人點了點頭走將出去。

衆輸家相視呆了半天，多長歎的回各人的家去。「老周，你輸多少？」阿三對最輸，輸了半月的工錢的那個工人說。

「半月工錢！……」老周一字一句的說：「你呢？」

『還好。』阿三勉強自騙的說：『不算什麼，只輸兩塊錢。』

『明天見吧！』老周彎了彎腰說着就走。

『明天見。』阿三答禮說。他走到洋貨店買了一雙絲襪，到他相好老錢那里去。一條狹小的胡同，在左角，深進去一個小門，就是老錢的家。阿三在黑暗中，這時街上的行人，已沒有什麼，只剩下些微明的星，懸列在空中，阿三七高八底的跑到錢家，輕聲的擊起門來。

『誰啊？……』一個婦人細小輕浮的聲音。

『我！——快開門來！』阿三輕急的答。

『這時又來了！』婦人細聲的說着來開了門。

他們兩人關上了門，一同走進屋裏去。

『爲什麼好幾天不來？』老錢說。一個二十來歲的私娼。

『實在是沒有工夫。』阿三說着將絲襪慎重的給老錢。

『我不過是說得玩的，你當起真來了。』老錢接了絲襪，微笑的說。她似乎有些

樂意，不似先前的冷淡了。

阿三摟了她道，時候不早了，我們睡罷。

一層層灰黑色的幕，罩上了世界。

自然揭起了黑色的幕，祇餘些灰色的斑紋。阿三因要上工去，一早只得也就勉強的起來。臉也不洗，跑到街上，喝了兩碗小米粥。吃了幾個燒餅，就急急忙忙的上工去。他因爲夜中的荒淫，以致全身多覺得懶懶的，頭也覺得比平時重了些。

他又走到杏仁茶担旁了。

癡二遠遠的看見阿三無精神的走來，這時天已不早了。他想：『這小子又有毛病。』他就高聲的問道：『阿三，你昨晚又住在老錢那里了罷？』

阿三不做聲的走到擔前。

癡二看見阿三身上表也沒掛。就問道。『表呢？——當了！』

『沒有當，修理去了。』阿三說。

『騙誰來！』癡二說，『廢話少談，拿錢來！』

「一個錢沒有。」阿三哀求的說：「明天再——」

癡二笑了。「我早知道還有一個明天。」他很正經地忠告：「我是替你說好話，錢二那里少去，她真不是一個好東西，只要誰有錢，她就愛誰。——」

「不見得吧？」阿三躊躇的說：「她今夜說她還要纏我呢。」

「哈哈！……」癡二大笑的說：「你真是一個癡孩子，她不這樣灌米湯，她那里來飯吃？這種私娼，碰着誰多是這樣說的。並且老錢是私娼中最不好的。我勸你還是少去好！」

「是了！」阿三答應一聲走向工廠去。

「咳！……」癡二看見阿三走遠了說：「這孩子是不好了！一天比一天荒唐！吃，穿，嫖，賭，一齊來。可巧又碰上了老錢——無恥的私娼！她說她要嫁他，倒是一對呢。」癡二嚕嚕噉噉的說着。挑了杏仁茶擔，回家享他獨有的家庭幸福去。

從癡二的宣傳，以至他——阿三的同伴多知道了老錢要嫁他的這件事。但大家聽見了這種消息，多搖頭歎息道：「墮落的一對！……倘是他們成了夫妻，這種的墮落

的行爲，是永遠的洗不去，而同時也永遠的不改悔！——我們希望這件事不成功，或者老錢嫁一個好些的丈夫，阿三娶一個好些的妻，那末或者他們因有人管束而改悔他們以前的行爲啊。」

在老錢第一次對阿三說她要嫁他時，實在不過是他的口頭話；但在那天晚上，她一夜都沒睡着。她自己着實與自己商量了一夜。她的身體是惡濁的，而她的心，時常是清明。她想：『我的年紀也不小了，父，母，兄，弟，姊，妹，是一個都沒有。私娼固然是極惡濁的生活，但也出於無奈！我終想得着一個終身伴侶。但是，好些的男人，多因為我是私娼而不要我；壞些的男人呢，我又覺得有些靠不住。阿三雖是一個荒唐的，但他總算有一定的職業，倘是我嫁了他，規勸規勸他，或者也能改悔。……』他這樣反覆覆的默想了半夜，她決絕的想：『倘是有嫁人的機會，自然是嫁人好！並且阿三現在雖是荒唐，但我看他，到也是一個有爲的少年工人。——倘是阿三要我，我一定嫁他！』她想到這里，心上很覺快樂，好似在黑暗弄裏走，忽然看見了一星燈火；於是他也就沈沈的睡去。

在那夜，阿三同樣的睡在床上思想：『老錢嫁我是很好的。她雖淫蕩，但也出於無奈；嫁了我，或者也就能改悔。——我又無父母，又無兄弟，我自己還是早早的想法。雖然同伴這樣的嘲笑我，但嘲笑由他嘲笑，我們只要好好的不再荒唐就是了。並且我的荒唐，也是出於無奈，我在煩悶，無聊，寂寞到極點時，也沒有一個親近些的人來安慰我，我只得自尋些一時樂趣自解罷了！將來她嫁了我，或者也就能安慰我，……我一定娶她！』他這樣想，他好似在久行的海程而在迷路中，得着了陸地。也就很寬心的沉沉睡去。

第二天，阿三下了工，就有幾個同伴拉了他去吃酒。但他一心的要到老錢那里去，只吃了幾杯，就騙衆人說要去大便，就一直跑到老錢處。

現在老錢對於阿三，雖又加了一層愛感和希望。但伊對於他，不似先前的輕狂了。『你今天又喝了酒罷：』她見面就問阿三。

『是的。不多。』阿三坐在老錢身旁說。

『酒總以少喝爲妙，非但費錢，又傷身體；以後少喝，知道不知道？』老錢親熱

的對阿三說。

『知道。』阿三答。他從來沒有聽見過老錢的規勸，今天老錢這樣的規勸他，他覺得比平時特別的溫柔而且多愛感。

『你一定能嫁我？……』阿三躊躇了一刻說。

『我一定能嫁你，倘是改悔你以前的一切。——不賭錢，不喝酒，不荒唐。並且要勤勉的做工。』老錢遲疑的說。她很自恥，因為她的心雖是這樣的清白。但沒有表現出來給大家知道；她是一個墮落的，而要教導人家；這種話，是人人不信任的。她接着決斷的對阿三道：『我也立誓改我以前的淫蕩行爲！——但是你……』她嗚咽了。『……要知道，我……以……前也是無奈啊。』這種話，她從來沒有對人說訴過，這是第一次。她好像經歷萬難的孤兒，尋着了母親；在未說話以前，心一酸，淚珠已經開始拋下了。

『我知道啊！……我的苦處，正和你一樣。』阿三替他她着淚說：『我也能立誓以後不荒唐了。』

『我們最好早些結婚。因為——』老錢擦乾了淚說。

『對的！』阿三答：『但是我們總得請兩個媒人。』

『那是一定！』老錢說：『在你同伴中，請兩個就得了。』

『對啊！——』阿三站起來說：『我和癡二商量去。』他說完就走。

他跑到癡二那里，剛巧癡二在門口。

『我有一件事要請求你，』阿三對癡二說。

『借錢，是不是，』癡二笑着說：『沒有！』

『不是，——』阿三答。

『那末什麼呢？』癡二說着想。

阿三紅着臉道：『想請你做個媒人。』

『好，好！……這種事我最愛管。』癡二拍着手說：『但是，是誰家的姑娘？』

阿三遲疑的答道：『就是老錢！』

癡二立刻吐了吐舌尖，搖手道：『我不作這個孽！……人家說：做媒人是好事。』

像這種媒，做了是作孽。你想，各人荒各人唐的不數，還要妍成一塊荒唐。阿，彌，陀，佛！你另請高明罷。……但是，我勸你：老錢那里，還是少去的好！——』

阿三紅着臉道：『那末失陪了。』他別了癡二，又去請求別個同伴，但別個同伴，也多不肯。而所說的，也多同癡二一樣。於是他只得失望的回到老錢那里去，這事說了一遍。

『這到沒有什麼關係。』老錢說：『只要我們兩人自己願意，媒人倒也不在乎此。——』

『對啊！』阿三答。

於是他們就這樣簡單的結婚了。

結婚後，他們也很相安。老錢不似先前的淫蕩了，她每日也到絲廠裏去做工。阿三也不似先前的荒唐了，他每日做完了工，什麼地方都不去，就回家，和老錢談論談論。他們在煩悶時，也就能互相安慰，不至於發生意外了。

兩年後，他們也有了一個肥白可愛的孩子，他他已經組織個小小一美滿的家庭！

他們的同伴，現在對於他們是很信任的了。他們——他的同伴們，多互相議論道：「這真奇怪！或樣也許是天緣。兩個荒唐人，碰在一起，倒都改悔了。並且他們組織的家庭，比別人的更美滿！」

但是，這是很合理而且平常的事啊！

(小說月報)

鄉愁

滕固

(一)

「誰給你的信，端？」L君剛從內室出來，左手拿着一頂草帽，右手搭紐他腰間的紐兒；開頭問他的夫人這樣說。

L夫人坐在靠窗的書桌的正面，祇管看信，沒有回答他，但支吾了一聲。於是她隨便把草帽望頭上一戴，與頭部成了人字形；就此灣轉身來，將腕臂支撐住她坐的椅靠；低倒頭，下頷擱在夫人的肩上；他把夫人手裏的信，一句一句的念下：

「……瑞兒，你嫁後只回來了一次；差不多有一年沒見面了！你也時常想到你的

母親嗎？母親是孤零零的一個，自從你嫁了之後，更是無依無靠的了。這們的冷靜生活，怎得過去呢？瑞兒，你是曉得的，我一到了夏天，飯也不能多吃；加上心焦氣辣，我便要病了！無論如何，在這暑期中，你要回來一次，前次你來信說；你夫婦倆都不空閑；瑞兒，你不妨抽出一點時間來看看我：我在望着呢……」

「你母親來的信，老是這樣說的！」L君讀到這裏，夾了一句話；便整整衣冠，一望壁上的時計說：

「時間到了，今晚恐怕不能回來，瑞！他告別了他的夫人。」

「你看事做事罷！」L夫人拋了信，送他出門後，鍵住了門。

L夫人啞的伸了一次腰；舉上窗帷，開了電燈，還坐到原位，她把桌上的二幅信箋排好，平舖了一下；又從頭至尾細細地讀了一遍；再是一個一個字的相了好久。覺得在母親言外：有好多思索的資料。

忽然，她抬起頭來，屈着指兒暗算：

「有數的幾位，代替我母親寫信；他們的筆跡，我總是一望而知，毋須一認再

認。」她這樣想，又沈注着信上，一個一個字的認了一遍。

「可是這回的信是誰寫的？我猜不到這個人了！」她想不出來只是東望望西望望的沒趣。她握住了拳，增高勇氣一般的，認真地注視信上；一忽兒像夢中囁語一般說：

「唉……唉！唉！瑞字角上的山字，是斜寫的；瑞字角上的山字，是寫得斜的。……可怕！可怕……誰寫的，究竟是誰？」這時她全身的血脈一直流到眼兒裏；她的眼兒花了。靜歇着。閉了眼兒。

不多時候，她擦擦眼兒，拿了信到樓上的房間裏去。特地從箱篋裏取出一個封護嚴密的小包；她一層層的拆開，這裏是一捆舊信；她抽出五六封，一張一張的攤在桌子上；於是把她母親的來信也並上去，站在旁邊，不住的作比較的觀察。

燈光映耀她的臉兒，一層紅一層白，時時轉變花樣；她只是雙手捧住下頷，眼光直注視到信札上，口裏嘶嘶地響着。像有多少驚惶的事情，在紙面上輝耀。

各封的信上，最顯著的是上面都寫着「瑞姐，」下面都寫着「秦舟；」其他一行一行裏疏密斜正是不等的。

她委曲地伏在桌上，似乎考驗論理學的三段法；指着每一個「瑞」字便忖道：「瑞字角上的山字都是斜寫的，一個證據。」她又找出「冷靜生活」；心焦氣辣，病，無論如何，……等等的幾個字來；比了一下，忖道：

「筆跡有點相像，二個證據。……但是他的字劃是很瘦秀的，這字的字劃是很粗肥的。又是一個疑問。」她想了許久，重複看了幾遍，才收起這些信件；挑出母親的信，把其餘的鄭重地藏到箱篋裏。

她坐在一張牀上，將二個枕头疊到被摺上，便橫靠下去；一次長時間的呼吸之後，一重一重的思潮更奔騰而至了。

「我的猜度是失敗了，我想決不是他寫的，我母親也決不會教他寫的。况且她，……他是死了的。」

「二年以前，我和I還沒成婚；我在此地讀書，與I的來往不過兼點親戚和師生之誼。這時我和他有二三年不見了，他在日本讀書，也沒信息；忽然，——二年以前

——L得到從日本東京的病院裏來的一個電報，說他是死了。

「明明我親見這一紙的電報，L和他是同學，又是很知己的；至少也曉得我們事情中的一部分。我也沒有把悲哀放在表面上；祇是心裏明白罷。

「在他沒有到日本的以前，他也勸我以後不要舊事重提；並且他託L安慰我，甚至他要成全我和L的前途。

「二個人活在世界上，不怕不成，我情願等待着，等到老我也不懊悔的。偏偏他死了，我對不起他，他死後我的成見逐漸逐漸的打消了；固然我和L已成事實；我又對不起他，我們成了事實後也不很想念他了。」

她想到這裏，眼淚一點點的落下；她伏在枕上靠着枕子的面龐，被眼淚浸濕了；她還不住的想下去：

「現在的境遇，幾幾乎把以前的我轉變了；不但是對他。對我可愛的撫育我的母親，也冷淡了；不知爲了什麼……」

「究竟我和他是從小要好的；不消說是小時候一同玩的地方，一同說話的時候，

常常到我的夢裏，就是後來我們玩的時間說話的時間少了，也是常常在夢中補足了。

「奇怪，自從他死後，我不大夢到那些事；祇是他在日本病院裏死時的慘酷，倒也夢見的。夜間的夢，也不能保留得久遠；到了白天幹日常生活的一切時，那夢也忘記了。」

「我現在的處境，正像在白天裏，幹些乾燥的日常生活一樣。以前是一個夢，回頭來一想我甯願在夢裏過去。」

「他的母親死後，我的母親本來和他是表姊妹，很愛他的；他也當我的母親就是他的。我沒有兄弟，我們倆就和兄弟一樣。但是他在上海讀書的時候，人家說了他許多的壞話，我的母親便不相信他了。如今我偶爾回到家鄉，要聽他死後的情形，一個人也不會談起；我要開口問母親：母親是不歡喜的，更教我去問誰呢？」

「我定要回去，不回去不成；我要打聽他死後的消息，他的遺骸運回到家鄉沒

有？如果他葬在家鄉，我要到他墳上去走一回；也許可以給他在地下的一個安慰。如果沒有運回來，那更可憐了。一個活潑潑的年青人，孤冷冷地葬身在異國。……」

這時室內的空氣，好像止歇住了；時計點點篤篤的聲音，却比平時增高了數倍；直敲到她的心兒上，使他再不忍想下去了。祇是心悸和時計聲一唱一和，驚動了這沈默的長夜。

她有意無意的撐起身來，摸出一方手帕，抹去了臉上的一重淚漬。烏黑的瞳子，望見了對面的許多什器；好像一個個的在責備她，她解去了外衣，熄了燈。暗地裏望生之樂園——夢境——中走去；這時候牀前的一道月光，很慇懃地跑了來做她前程的引導。

(二)

有一天的晚飯後，L君坐在書室裏，燃上一枝紙烟，舉起腕間的手錶一望，還沒到辦事的时间，他靜待着。

L夫人收拾好食具之後，就L君旁邊的一張藤椅上，猛重的坐下；發了一口嘆

聲。

「這幾天我看你有點不稱心罷！瑞！」

「是的，我很想回到家鄉去一次；我很替母親擔憂。」

「那何必呢，母親總是這樣的。」

「不，我定要回去一次，或者與你同去。」

「那末等到我暑期學校功課完結了後去罷。」

「我等不到那時候，我便要回去。」

「啊，你難道還是小時候嗎？想到母親，便要母親在你眼前。」

「正爲此，小時候想母親，大了忘記母親。是不好的。」

「……我呢？」

「我打算好了，你吃飯暫時跑到學校裏去吃，夜間，你可找一個知己的朋友，到

這裏來伴你。

「你要走，我也不能阻止的，讓我還想想看罷。」

「君辦事的時候到了，匆忙地出門；L夫人靠近壁間，翻開日曆一看：「今天十六日，從這裏到上海，上海到家鄉，四天的路程；至多二十一日可以到家了。」他這樣想，忍不住起了一種無名的興奮；無意之間，把二十一日那天的日曆摺了一隻角。車站的電燈光中，車馬人衆的踉蹌漸漸地安靜了。汽笛「啾」的一聲，站役一揮他的小旗子，龐然烏黑的火車就蠕動地的蛇足而遊行了。L君立在月台上：高舉他的草帽，向車窗裏露出半身的夫人說：

「早一點回來，路上小心些呢！」

她望不見L了，扭轉身來，整理了所帶的東西。坐定後，靠窗一望，才覺得車子正在黑夜裏肆其闊步。她又望望車中人有的與同伴閒談，有的和她一樣是孤單單的，東張西望；她於是從包筒裏抽出了一本新小說來翻看。

第二天，她醒過來一望，在她的前面隔着五六個座位，有人對她揮手。她站起來，認真一看，是她五年前的女同學N女士。她想到那邊去與N女士同坐，把東西搬

了過去，N女士幫助她弄好，二個人便同坐。

「N姊，你也回去嗎，我正苦寂寞呢！」

「我不是回去；我到南京去聽講，你是回去嗎？」

「是的，唉我們多時不見了！我聽得你在女高師要畢業了。」

「真是說來慚愧，這回名義上是畢業了。」

「那末何以不回去呢？」

「我想在南京聽講完結後，便回家去。」

「你真用功，像我這樣的人，是廢物了。」

「那裏說，你是一個賢惠的主婦呢！」

「別調我罷，N姊！這回聽說你們到日本去過的嗎？」

「是去過的。」

「那請你講些日本的風俗，給我聽聽呀！」

「我們去的時間很短促，也沒有什麼可講。」

「那邊我們K省的同鄉很多嗎？」

「總算不少，有二百多人；說起省同鄉，那時我們K省同鄉會，因為在文科大學讀書的一位同鄉死了，開追悼會；聽說他死後把屍體燒掉了！」

「嘖嘖嘖！」L夫人突然顯出一種意外的恐怖，舌子舐在上顎，發出這們的聲音。

「噫，在日本算不得什麼稀奇！日本人死了，都是這麼的。」

遠遠裏聽得嘈雜的人聲，說是轉車的地方到了。都會的風，吹斷了L夫人未完成的驚惶；她們和坐衆一樣的匆匆地下車去了。

又過了一天的晚上，夫人孤悶地坐在滬甯線的車子裏。她想起N女士對她講的，文科大學生燒屍的事情。

「這怕是秦舟罷！……」

「不是，他是一年前死的；不過至少他死後也是這樣辦了的……慘酷！」

她闔攏了眼兒，這樣想，時時震顫她頭部；沒有睡覺的乘客，都注目她，以爲她

是着寒了。很替她擔憂。她却還是不斷的想：

「一個活潑而有爲的少年，把他燒成灰，可怕啊！可怕啊！若是這樣，我還想上他的墓地，怕是徒然的了。」

她睜開眼兒，向車窗一望；一片黑漆的大地，重重的包圍窗子。車中人好像埋在地底，蚯蚓似的亂鑽。

「我啊！我啊！恨不向窗外一跳；撲在黑漆的大地上，雨打也好！風吹也好！吹到吹到……混合成一團。」

「像他那樣的人。可以這樣子燒掉了；沒有一點形跡在這世界上。那末我還混在這裏幹什麼？請教幹什麼？要我自己回答！」

他一夜沒有回答出這個疑問；天明後，因為上海快車到了，她便想起所帶的禮物，應如何送給鄰近人家，把她這個疑問，暫時擱起了，從上海到她的家裏，不到半天的路程。所以牠急急乎，在預備到家的的事了。

一處高大而半舊的房屋，高聳在一個小鎮的市梢頭。裏邊的廳堂只騰幾張破舊的桌子和椅子，又薄薄的加上一層灰塵，顯出敗落的一種悲調。L夫人回到這所——長大於此的——房屋裏已經三天了；廳堂右面的一間空室，光線很亮，後面的廣場上，時時送進夏天的涼風；她們母女倆正在這裏談話。

「好麻煩啊！一到家裏，便一家家的教我去吃飯。」

「噢！你已不記得了！你沒有嫁的時候，他們不來教，你還去得快哩；」

「不知道爲了什麼？現在覺得客氣了，他們更是客氣呢！」

「那是當然的，今天你休息休息才是；我看你有什麼不稱心罷？」

「不，我路上不慣；幾天悶在火車裏，還沒復原。」

「這回很好，難爲你得到我的信，便動身回來了。」

「我本想回來呢，媽媽！這次的信誰寫的？」

「我教舟弟寫的。」

她忍不住問了這一聲，聽得她母親答是「舟弟」二個字，她突然的，全身熱度增

高了幾倍：忽爾眼前也暗了，額上出一顆一顆珍珠似的汗。她用盡氣力的壓下去，做出鎮靜，對她母親望着。

「舟叔寫的啊？」

「是呀，舟弟來，我順便教他寫的。」

她覺得更奇怪了，壓了去的熱度，又增上來；她的臉兒，漫漫地也紅了；手裏拿着一把蒲扇，不住的揮，想扇涼這突然的熱度；她繼續又問下去：

「他可不是在日本三年多了嗎？」

「是的，這回暑假他也回來了。」

她聽到這裏，真是難受極了；想把死的事情講出來，又不好意思；又疑是在夢裏。她母親的眼光逼住她，祇好敷衍下去：

「他還去嗎？媽媽！」

「聽說就要去的。」

「這二三天何以不來呢？」

「那天他替我寫信後，回去便發寒熱了。」

她聽到這裏，又不耐了；覺得一層層的痛苦圍住她，立刻想和他一見，表白這久屈的心兒。她率性地對她母親說：

「明天我想去望望舟叔，媽媽！」

「何必急急呢！」

「不，他是和L很知己的老同學；况且L有話對他說。」

「……………」

沈默了許久，她便找出些別的事情，和她母親談談；面子上很露出沒有事的一樣。只覺得母親，這回好像和秦舟的感情恢復了；也不說他的壞話，也不阻止她去看他；這是很奇怪的。歸根起來，究竟他那個人不差。但怎會有一回事，她總破不掉這個疑竇，愈疑又愈深了。

離L夫人母家有二百多步，是秦舟的住宅；在小鎮的南衙裏。要是在露臺上，兩家可以互相望得見的。

秦舟睡在後面的小樓上，聽得下面有聲音；他的嫡母接待一位親戚的聲音；這位親戚的聲音好像很熟悉的。他不由得心悸了。樓梯上的足音，一步逼近一步。秦舟的嫡母，引導夫人，到這小樓上了。

「瑞姐，你請坐罷！橫豎不客氣的，我下去教他們倒些茶來。」秦舟的嫡母下樓去了。

「不必客氣，親嗎！」夫人阻止她一聲，覺得又爲難了；用何種話和秦舟說呢？不待她沈思，她已站在秦舟的床前了。

「舟叔叔。舟叔叔，你有點不爽快嗎？」她轉身向秦舟發問。

「瑞姐嗎？……噢，謝你，請坐罷！」秦舟勉強坐起來，用單被裹住身體，沒精神的低倒頭。

「舟叔叔，回國有幾天了？」她就在旁的椅子上坐下。

「不到半個月罷。」他斷斷續續的回答。

「夫人看他那種神氣，暗裏想：我今年二十四歲，他比我小兩歲；但是他頭髮

長，面龐比從前更瘦削了；幾乎像近三十歲的人了。薄薄的汗衫，更映出他的瘦骨嶙峋；語音也低微，一處一處都顯出頹喪的病的氣態。因此不_由得_起了一種悲痛的憐憫心。

一個婢女送了茶來，偷耽耽地向夫人望了一眼，便下樓去。

「瑞姐，你幾時回來的！」秦舟用枕头托在背後，舒暢地問她。

「我回來有四天了！」

「工兄好嗎？替我候候他。」

「他還是那樣，謝你！」

秦舟又低倒頭不問下了，好像很疲乏的一般，吁了一口氣，工夫人在室中一望，東壁裝着三四架舊書；靠南窗下的桌子上，攤了一堆西裝書籍。窗外可以望見田野，小邱，叢林，寥落的村子，長浜的流水；「這是我多年前，時時與舟叔靠在南窗欄上頑玩的地方。蔚藍的天空依舊襯出這些景物，可是……啊！」工夫人想到這裏，以前的經歷，又一重重的爆發了。她靜待秦舟提起以前的事情，那麼可以表白她抑屈在心裏

的一切。她想「秦舟是一個熱情多感的人，少不得總要提起的，那麼我不妨把我的懷抱，和急電報死的事情實說出來。」她想到這裏，總是一個疑團，又未便實說。

但是秦舟還是沒有話，L夫人更無聊了；「怕他怨我罷！不，她所怨的是運命；那我怎樣安慰他呢？」她千思萬想，看看秦舟，又是無力，又是冷淡；對她一點沒有表示。她忍不住又問下去：

「舟叔你在東京的生活好嗎？」

「說不定的，有時很快樂，有時很單調。」

「你何以這樣長久的時間才回來？」

「我本想不回來的，我也想不到這回有和你會見的一天。」

「我自從得到媽媽的信，一認筆跡，是你寫的；所以我趕急回來。」

「瑞姐啊！我的字與從前大不相同了，就是我個人也與從前不同了。到東京以前的我，我已經完全忘却；甚至當他死了。現在的我，是另一個；所以不很想回來，東京便是我的故鄉。」

「L夫人聽得這些話，想要表白的，又被他打斷了；並且也找不出一句適當的回話。秦舟仍舊低倒頭，靜歇着。」

此時秦舟的嫡母上樓了，L夫人和她談些別的事情；冷寂的空氣裏，又加上一層溫度了。秦舟欠伸了一次，把枕头疊過一邊，傾斜的倚靠着；望L夫人的側面。雖說他是心氣和平，少不得也有今昔之感罷！

——五六年不相見了，她披在額上的劉海，已束了起來；於是她的處女時代，也告了一段結束。面龐瘦削了些，修長的眉毛，烏黑的瞳子，閃出一重沈默的情熱。談話時含有自然的微笑。

——淡灰色絲織的上裝，寬大適中，玄色的裙子，配合得素朴而莊靜；這是賢明的少年主婦的象徵！

這樣子上上下下的，在秦舟眼裏溫過一遍；又聽她那樣和婉的聲音，清朗的調子；也鼓勵他病的興奮了。但是他還是低頭責備自己：「關你什麼事呢？」

「L夫人不好意思在這裏多坐了，秦舟的嫡母也在，並且所要講的話，也何從說起

便站起來告別。

「舟叔叔，你靜養後就會好的；我去了！饒恕我擾你。」

「那我的話，謝你還來玩。」

「請你借幾本書給我看看罷？」

「我的書堆在桌子上，你不妨自己挑選。」

「夫人站在桌子的旁邊。隨便一翻，都是外國文書；祇有三冊稿本，而上寫的

「是生涯的一片，」她問他：

「生涯的一片是什麼？」

「那是我在東京的雜記。」

「我很想知道一點日本的風土人情，可以給我看嗎？」

「你帶去看也好。」

.....

她便帶了這三冊雜記下樓，秦丹的嫡母留她用點心，她也婉辭謝却了。她一路回

去。一路想：「秦舟從前是熱烈的一個人，現在變了孤冷無生氣的了。假使不變我當時的成見，或者不至於使他這樣灰心罷！……但是……我呢，為一紙的電報誤了！我來不及安慰他了。這一紙的電報，何從而來的呢？」她愈想愈惱了。

「L夫人回到母家廳堂隔壁的一室裏；母親不在，她把三冊日記放在桌子上，氣騰騰地坐上。桌子上有一封信，她拿來一看：署「L緘」的；這「L緘」二個，又觸着她悲憤的機旋，全身的熾焰，一齊冒上；她並不拆看，把這封信撕得粉碎，團了一團，向窗外一擲。咬緊了牙兒，猛猛地向自己膝擊了一拳——低低的自言自語：

「我還要你無恥人的信嗎？……你簡直不是人，是——是禽獸！禽獸來的信，我還值得看嗎？」

「他死了？——明明他活着！難道我在夢裏嗎！不是，在白天裏，實在他活着；——那麼一紙的電報，怕不是你假造的罷？」

「我假使不看見這張電報，至今可問心無愧；他也不致於消沈到這樣地位；或者還有更好的現象。」

「我知道了，你……你無非要我和你結婚；你無非要破壞我和他的感情，打斷我思念他。啊！……啊！你的手腕太辣了。」

「你還算得人嗎？配得上做我的丈夫嗎？……你到鏡子裏去照一照罷！你那出毛的臉兒。……」

她滿面的痛苦與憤怒，一種被侮辱被欺詐的遺恨與反抗，橫在她的腦中；她兩手壓住胸部，眉睫露出一層男性的猜惡，在內室裏，又聽得她母親，指揮婢女弄晚飯；深怕驚動她的母親，勉強支持她胸中重量的震蕩。

她伸手取了三冊的雜記，是第三第四第五；便捨去四五二冊，先翻看第三冊；她一頁頁的默誦過去。

她默誦這冊日記，不上三十頁，她的身體顫動了；她再不翻過去，祇是反反覆覆的默誦這三四頁，她更顫動得利害了，還不斷的睜起眼兒，一個一個字的念下：

四月五日——在這春天的假期中；大好湖山，點綴着淡紅色的櫻花，青碧色的柳葉；和風暖日，氣象一新。別人看來，總是千載一時，上天賞賜人們的一個遊樂

時期。他們有父，有母，有妻，有兒女，有知己的朋友，有美滿的愛人；我呢！漂流在異國，除了我個活屍 Living Clay 以外，都是死的東西；這春溫如禱的大地上，早不容我喘息匍匐了。

古語說得好：「人非木石，誰不動情！」觸景懷人，也是情理中的事；所以我無日不想到瑞姐，料瑞姐也未必不想我，但是徒然的了。——她現在與L兄正是師弟；爲瑞姐前途打算，我深望她與U兄成了好事。我橫豎廢棄的了！不要因了我，使瑞姐狐疑不決；總要使瑞姐置我於度外才好；這是很緊要的事，我天天在打量那最好的方法。

好！今天才想出來了！我打一個電報，給L兄說：「你的朋友秦舟昨夜十一時死了，他的遺囑教我們通知你，」這是用了東方病院的名義發去的；瑞姐定會看見的。我深願與我的理想反背，使她因此斷念；與U兄的前途的進程，一點沒有阻礙；那我纔是安心的了！

今天——四月五日——我決不會忘記的。我死後有人替我編年譜不，也要漏去了

這一天。」

她念完了，低倒頭，兩太陽埋手掌裏。想像秦舟寫這段日記時的痛苦，與那種聖潔的絕望。秦舟的孤苦，舊情的奔裂，眼前的乾燥，方纔的憤恨，與對於L的誤解，一件一件的直闖入他的胸中，昇到腦裏，好像有無數的蛆蟲，擁擠在頭中啄她的腦髓。

「啊！……啊！教我：怎樣好呢？」

她發出這些被壓迫而尖銳的低音，覺得頭都沈重極了，不由得一放手來，伏在桌子的角上。

她的母親急急從內室出來，驚惶地問道：

「爲什麼？瑞兒……瑞兒！你爲了什麼？」

她伏在桌上，一聲也沒回答。」

(創造週報)

異鄉

正壁

離了我生長着的親愛的故鄉，遠着我不會遠離過的慈愛的母親；到這我夢裏也沒想像過的異鄉來，和許多不會相識過的人們廝守着。——這是我自有生命到現在，還是第一次！

我常常癡想：「在世界上生命們之中，最不能了解，或善用「愛」者，要算最合理的的人們了。因為多數生命們對於佯唯一的慈母，決不肯暫時互相棄離的，除了誤解理性，或受環境逼迫以外。然而人們呢？人們底母子間的「愛」，又怎樣去成全呢？……」

這問題現在也輪到我自己身上來了！

我不能忘記，我永遠不能忘記，當我同我母親和姊姊別離的那時候；伊們對我發揮着「伊們對我的愛」。這影像，我現在實在不能形容，不能用描寫來形容，大約人們自己總能理會罷，因為人們都有母親和姊妹呀！

這天的晚上，第一離開吾故鄉的晚上：勉強地和許多不相識的人坐在一起吃了一碗飯；多數的人，還在吃得很高興的時候，我已從飯堂裏退出來了。

浮蕩而又不安的神思，時時把過去的一切影像，交替着在心裏出現。沉悶極了！回想昨夜和姊姊在燈下猜拳，母親在一旁替我整理行李，這眉梢頭雖然都聚滿了慘苦的別意，但也還能開懷強笑着。同是一個夜裏，同在一支燭光底下，孤獨的心弦，怎能再勉強裝出歡笑的情緒呢（？）！

無意識地回到自己暫時的寢室裏。睡鐘未下，我便很匆促地卸下衣服，爬上並沒睡過的簇新的牀舖上去。在黑暗中閉上眼，想停神睡去。

但不能呀，不能睡去呀！

閉上眼睛看見的影像，和沒閉上眼看見的影像，太相懸殊了！

「姊姊，我們玩動物牌罷……」我恍惚坐在我姊姊底懷裏，手牽着姊姊底手，很高興地說着：姊姊似乎點點頭兒答應了，我就歡天喜地把牌找了出來，我倆就在一張小桌子旁對面坐下。姊姊幫我把牌搶和了，就一張一張揭起來。模模糊糊地似乎老虎啊，海參啊，馬啊，狗啊……都吃我揭到了。那時姊姊也似乎很得意地抬起頭來，對我嗤的一笑：我心坎上的愛絲，也表現在微笑裏，和伊相呼應。一會，姊姊喊聲「我

齊了，」我僵把自己所配成的對兒攤了開來，數了數目，告訴姊姊，就伸出一只手兒，攔在姊姊面前。姊姊便按住了我底手兒，輕輕地打了幾下。當時我們倆底眼兒相對看着，唇上露出微微的笑。……

這種微妙的神情，用繪水繪聲的手法，也永遠繪不出來！但是今晚——或許是永久——却依舊盤結在心幕之上。

「鏗鏘」的鈴聲，把我從將盡的夢裏喚醒轉來。張開睡眼看時，原來還孤另另地睡在一間沒有睡過的屋子裏：這時通室電燈大明。同室的學生都從外邊進來睡了。

他們開始講閒話，偶然看到我的牀上看到我牀上貼着的名字，輕輕地說：

「這位是新學生呢……」

一句沒有要緊的話，却引起我一番無意識的思潮來……「新學生」……呀！我初進高小時候，人家也都這樣稱我呀！（不過那時是走讀的）推至初進國民學校時，我雖然記憶內沒有這三個字，但推論起來，總不會錯呀！做了一年新學生之後，我就要稱人家做新學生了。究竟「新學生」是一種暫時稱呼呢？還是固定的稱呼？我不能回

答，或許他人也來能回答。

我忍不住嘆了一氣口，他們就借端和我開始說話了。……

『夢月，大約你是初次離家嗎——因為你年紀還小……』

『是的。……承你來問！……校裏明天不就上課罷？』我勉強地回答：

『——總要過六七天呢……你明天起儘着玩罷！你要買東西嗎？倘然不曉得買的地方，我可以告訴你。……』

我這時也就忘了心中一切，同他們講起話來，——講到哪位先生好，他管理很寬又和氣；講到哪位先生不好，他教書要背又怕問他……又講到我底離家的事，——

『夢月，我知道你初到異鄉，心裏一定非常無聊，但我以為不必！你可以尤我把這理由告你嗎？……』

『謝你這樣安慰我！……你儘管講着，我沒有權力可以不允答……』

他就開始講下邊一大段話——

『當我在家的時候。我也不離我母親底左右——除了到學堂去——有時偶然一個

到人親戚家去，總覺着我和佢們中間的感情非常生冷。所以時常想起母親。

『後來到這里來了。初到的時候，心裏想着的，眼裏看見的，耳裏聽得的，一定和你現在感覺着的一般——現出一種說不出的情緒。我不必講，也不能講，你底心總能理會得。因為現在的你，是當時我底同情者呢！』

『過了幾時，朋友們到這里的佢們都受了我底母親之託來探望我，並且轉述我母親對於我的囑語。那在故鄉覺得非常生冷的親戚們，留佢們多耽擱一會好一會，就覺格外親熱了，後來我跑到街上，偶然遇見一二同鄉，招呼的時候，也倍覺親熱，總是悒悒不捨而別！』

『爲什麼在故鄉覺得感情極生冷的人們，在異鄉就覺得異常親熱呢？』那時我總不能解釋這個理由！後來一位地理教員告訴我說：有一次他到廣東去，在舟中非常無聊，無意間遇到了一位同省人，攀談起來，便覺十分親熱。後來又有一位英文教員告訴我：他初到美國留學時，那地方都是白種人住的，彼此言語也不能十分明晰，又因為離鄉數萬里，思鄉之念，自然比較更切些；有一天在附近車站上閒步，剛巧一班

火車經過停着，從玻璃窗的口裏，偶然看見一個同種人，那時我恨不得跳上車去，和他周旋一番。表示出對於他底熱烈的情感……」

「那麼，我們到了地球以外的世界裏去，不論遇到一個白種，黃種……或是黑種的人，只消是人類，一定也要和佢加倍親熱了？……」我猝然問：

「那是自然的，倘然再到沒有世界的生命中，只消見有生命的東西，就很願和佢親近了……你只消如此一想，那麼，你和我們還是未來的時候在異國裏想彼此互相周旋的人，想互相表示出熱烈情感的人。自然而不覺得生疎了。……」

果然，他這幾句話，把我的心坎裏的過去的流動的影像模糊些了，除了想我母親和姊姊以外，一切都不想。他所說一番的話，在我思潮中翻簸着，他這番話裏實含有我從沒有考究過的一段哲理呀！但是他的結論呢？

靜着神，閉上眼，忖着，很用心地忖着……呀！呀，知道了，他底結論，原來是我們——

「愛凡是人類，應該和愛我自己親母和姊姊一樣！」

這樣地付着，於是我慢慢地開始做我甜美而又快樂的夢。

一九二二·六·一二於黃渡。

最後的一封信

仲 叔

W
—

世界上最不幸的，要算是被殘害着了吧：他們同是一個人，但爲什麼不能行使他固有的自由意志，而享受人間的幸福呢！這些被殘害者，去求正義，去求解放，我們受着靈魂直覺底感動，同情心在我們身體以內暢流，我們當然是要和他們表同情罷！然而處在這已失去真義的人間世界的底下，同情在那里呢？又有誰是同情者呢？他們不但不憐憫你是一個可憐的被殘害者，反要笑你是一個人間的落伍者呢！我從前寫了一封信給某舞台上的那位文學家，同時又是一位戲劇家，內裏有幾句話說……當着先生登台演劇時，自己辦了一個被殘害者的角色，演着最可哀的時候，心中必覺得世界上的被殘害者，的確是人間的最不幸者、和可憐者罷……又說……當着深夜的時候，

我們在一條兩岸都是蘆葦的小道上走，月光很慘淡的照來，蘆葦微微搖曳着，在這很沉靜的境界裏，忽然有隻被棄的小狗，伏在蘆葦裏嗚嗚地哀叫，我們聽了，也覺得心裏裏不安罷。爲什麼一個被擯棄的人，在我們面前哀求，我們便不去和他表同情呢？一個人受了痛創，面部破了，鮮紅而微紫微青的血，一點點的滴到手上，再從手上一點點地滴到地上，這時，我們心裏裏也覺得不快罷。爲什麼一個人精神上受了莫大的殘害，我們見了，便不去和他表同情呢……那知我這封信拿了去，這位戲劇家看也沒看，便還給我了。我把信拿來，只流下兩滴熱的清淚。

後來我知道沒希望了；但我的心，他向我說：『你前途有希望呢？你年齡還青年呢？進行罷？別要懼怯，人間尚不至於這樣寂寞呢！』於是我又抱了滿腔的熱烈的情緒，向前進行着，去求我的生命的希望。因此，便跑了一位小說家？那里去哀求——求同情的安慰，信裏也有幾句話說……先生要說了：『街巷裏的乞丐，馬路旁失業的青年，也不知多少，我們也不能一個個的和他們去表同情了。』是的，不錯，但是這也許是他們自己的墮落，沒志氣，我敢自信，我尚不至於沒氣呀！我現在的墮落，更

不是我的自爲，這是環境的殘害……這位小說家把我的信一看，哈的一聲冷笑，說：『你看過一個青年底夢的劇本嗎？』我回了一聲『沒有。』他便拿來了，說：『你且看至第四幕罷。』我拿來看完了才知道這位小說家的意思。（一個青年的夢想你已看過，我在此不說他的內容了。）不過這位小說家，你是大錯而特錯了！這書中的主人——青年——始終是我敬佩的，他的所以失敗，這是社會環境的支配，不是他自己的沒志氣。我們當然要說社會黑暗背景底不是。不能說青年底不是，和沒志氣。我當時雖然這樣想，却也沒說，便含着無限的悲哀，與失望，走出來了。

唉！W！飄泊的我呀！孤獨的我呀！可憐的我呀！在這死灰色的道上進行的我呀！是失敗了！是無望了！我的確是一個夢想的青年了！我如今還生在這人間的世界裏，是抱的奮鬥的精神的，是想得奮鬥以後之勝利的。但是奮鬥什麼？沒有奮鬥之火的燃料，又怎能有熊熊的奮鬥之火呀！生活已支持不下去了，已無生機了，還能奮鬥嗎？哦哦哦！天呀！命呀！究竟我前途的希望還是沒有了呢？假使沒了，那我便離開這世界去了；假使還有一線希望的，那末，生命的使者呀！請你指示我的去路罷。光

陰是流通的水，人生却是水上的波，一輪殘日兒已掛在西天的林梢，快要歸他的故鄉了，只有一線的微光，好像是傷別的樣子，從枝隙裏窺視照臨在人間，我在黃浦江岸走來走去，看見波濤湧洶間，蕩漾着幾隻小的漁舟，我想着我現在的生命，又何嘗不是一隻在浩浩大水裏隨着風波飄飄的小舟呢！固然，是沒有一定地目的地，也不知何所是歸宿。飄到邊岸，飄到島嶼，都是在不可知的命運中。即是萬一不幸，被風波把舟吹翻了，這也是在不可知的命運之列。浩渺的人生呀！可憐的人生呀！悲和哀那是人生的結晶了！殘落了花瓣上的血絲，枯衰了的片葉上的波紋，那便是人生命的最真切的寫真了！哦哦哦哦！無論什麼人，都免不了生活的支配罷！雖說一班高坐堂皇，不勞而得食的富貴之家，他們却不受生活的支配，但他們的生活也過偏於沉淪了——是一個行屍呀——一班販夫走役，爲着生活勞勞不已，但仍然免不了生活的支配，唉！可憐的販夫走役呀！其實，你們間接在替一班行屍奔走呀！行屍的財產，從何而來呢？是由你們這班勞動者的汗血無形中流去的了。唉唉！一個人爲什麼要替他人勞動呢？一個人又爲什麼要用人替自己勞動呢？極不平等的世界，毫無真理與正義的世界：

我看看西天的一輪日兒已沉下地平線去了。一輪月兒又升上來，立在那座美秀的青山之頂。唉！月兒呀！日兒呀！你們真罪惡呀！你們立在天空給人一點光明，便使地球上的人們鬨鬧着戰鬥不已——爲金錢戰爭，爲虛榮戰爭……——你們做一個旁觀者，日呀！月呀！其實你們在看你們的罪惡之果了！

W：我想到這里，我憤恨極了，忘却我所有的一切了，假使路旁沒有行人，我一定會跳到江中心去了。我呆瞧着一回明月，不覺流下了兩滴熱淚，長歎了一聲：「人生呀人生！」

風兒一陣陣地吹來，江潮浩浩地澎湃着，一天沒吃一滴水的我呀！煞是覺得腹痛了！不得已便寫了幾首詩，一首是心淚的聲，一首是月夜，拿到某報館某編輯先生那邊去，某編輯先生看了，說：「顧先生，我們中國的新詩，還可說是在萌芽時代，雖有幾位作者，但很少有流暢的深刻的作品出現。先生這首心淚的聲，煞是把我青年的悲哀赤裸裸的活潑潑的像一張照片顯映在一張紙上了！」

先生此後如有大著見惠，非常歡迎……」

「拙稿既承先生贊揚，實在是榮幸之至。不過我還有一個請求，我現在和家庭的關係，便飄流於上海，現在很受經濟的壓迫。今天便請先生拿稿費給我罷！」我這段話一說這位編輯沉靜了一回，額間起了幾條波紋。

「顧先生，我們報紙上不甚刊新詩，先生的詩，固然不知什麼時候才可登出來。而且新詩本報素沒稿費，而且能登載與否，這是P君的事，我並沒權。」這位編輯先生說到這里，又露出凝笑。

「先生，不然，我也沒有這個要求，不過我今天還不知何處是我的歸宿。而且一天都沒吃什麼？」

「既然這樣，我這里便給你一元罷。不過我有一句話要聲明的，這一元，並非報館裏的，是我自己的。」我的稿紙刊不刊還沒一定，這一元又不是報館裏的。

我可以拿嗎？不拿罷，生活呢？拿罷，人格呢？……我現在拿了這一元，便是把我的人格賣掉了，以後便是拿百元千元來，也不能把我的人格贖回去呀……但是，我拿這一元去努力，和我前途黑暗的惡魔奮鬥，能得到奮鬥以後的勝利，那末，我或者

還可以負這一元，我的人格尚不至於破產呢！於是我便把這一元拿來了，說沒好幾聲謝謝。我深深地瞧了這一元一眼，不覺流下兩滴清淚。

沒三天，一元又用完了！於是跑了你這邊來，唉！W！你真使我感激極了！你的一舉一動，我已知你確是真情之流露了！我只要你和我表一絲兒的同情，我也不數人間的沉寂了，我孤寂的靈魂，也可得着甜蜜地安慰了。當你看了我的信，流珠兒含在眼角了，立刻給了我應得的稿費。

你說：『K君！這宇宙裏的球星，是冰做的呀！走了不好，便要滑倒了，這球星上的人們，只會有己，不知有人的，你跑跌了，他們決不會來扶你的。』W！你這幾句話，把這人間的神秘，都表現出來了。

你說：『飯和衣服，都是世界上的！』唉！W！你這話固然是不錯呀，但是有主權的呢。所以你教我吃飯，我不願吃的了。

現在我又受着生活的支配了，這次我決不願再求人去的，我知我在這地球上已沒有希望了。人間確是沒趣的呀！昨夜我在黃浦江濱，一輪月兒，從東天升上來，露出

微微的笑容，伏在一片流雲之端。天空中淨潔如洗，疎疎地佈着幾顆燦爛的星兒，江心的月兒，也一樣的可愛。我在一塊石頭上睡下，瞧着月兒，不覺也笑了。唉！現在我明白這個死字的意義了，死是愉快的，死是偉大的，人間被殘害者的正義，便含在這死字裏。我現在確是要實行這個死字了，科學家說：『人死了去，靈魂是不滅的。』如果這幾句話是確的，那末，我死了去，當着深夜明月在天空的時候，我現出我的靈魂，在水面，向着月兒哀唱，唱倦了，再到我的居所去。我死了去，正是把我這絕對不自由的靈魂，還回復了我固有的自由的地步。朋友呀！人間被殘害的朋友呀！你爲什麼還在這裏受苦不去你們的樂園之路呢！死是愉快的呀！死是偉大的呀！我願你們和我握着手一同去罷！你們不來，我也只好望着你們流下兩滴清淚了！

W！我死了去，我別要你傷心，我只要你當着深夜的時候，你到江邊來狂笑，再唱一個哀歌，給你聽聽，那我對於你的希望，已足了。

W！分別了！分別了！

KL

（小說月報）

警鐘守

王統照

沈黑角密雲之下，一片紅焰微吐的火光，在東北處一片房屋的彌滿的所在上，映着灰色的天空，下綴着遠望如散星嵌住的電燈中，現出一個奇異而驚怖的色彩來！

死氣沈沈的冬夜，已是過去了一半。

都市中的犬，也喪失了他們守夜的天然的本能。因為白天的光與黑夜的光，白天的聲音與中夜的聲音，複雜，混擾，刺激，喧嚷，無知的家畜，更那裏有判別的能力。他們華美的，柔順的，只是供作紳士們與夫人們的手杖下，與長裙邊的有生命的玩物罷了。那些大的粗毛的猛烈而不馴順的野犬，却一樣也寄食在這個怪奇的大都會裏，和街口上的叫化子爭點殘食。然而他們總都是把在鄉野中真純的知覺與感動來喪失了。他們在這個朔風吹得勁烈的冬夜裏，各自尋他們飽食以後的生活去了，任街上巷裏，有什麼景色與聲音，也不能擾了他們安閑的，懶惰的，畜類的幻夢。

在古樸的鄉村中，若有夜中的火警，你必定聽得到鐘聲連響吧！你必定聽得到人

們沿街跑着的急切而救助的喊聲吧！尤足以使你驚起的，必是無數的犬聲，由鄰舍的家中，不斷的吠出。

然而在這個大的都會之夜裏，正是各種聲音在繁盛的地方開始喧鬧的時候，而犬吠聲，却從聽不到。

遠處，很遠處的東北方的火光，漸漸升高起來，紅的火星，也往沈沈的天空中射得越多，從夜色迷茫中細看，可見煙氣的突冒。

一片大的廣場：場上已是蓋了一層白色的霜痕，在夜中也可看得出白白的細粒的光華。場的一角上，却有個木頭的高大的建築物，在一邊矗立着。這是最靜僻與最空閒的地方了。木頭建築物的南邊，——相距約有半里的遠——却是一個枯葦遮住的池塘。

正是遠處的火光射發的時候，這個地方是四無人語，也並沒有人從這裏經過。在靜默中，忽然有個急迫與匆匆的皮鞋聲音，踏破了這處的靜寂。黑影中現出一個人身，飄忽的越過廣場，他足下踏的薄薄的霜華，在極靜中有點細響。但不是聽得到的

細響。他跑到木頭建築物的下面，由他的黑衣的袋中，取出一個粗大的鑰匙來，開建築物下面的木門，由鐵鎖的撞動聲中，可以見出他匆忙而着急的心思來。

不多時，他輕捷的身體，已在建築物中間，四面敞露的螺旋形的樓梯上面。他由木架的當中，可以一步一步的由高處遙望四圍的事物，但他在朔風吹動的木梯上，只是提起衣服，一直往上走去，並沒來得及將他的眼光，從黑暗中往別處看去。一層過了，二層，三層，登登的腳步聲音，越往上去，他脚底下的音越爲沈重。轉過第四層的梯子，只有五六級，他併步跳上去，已到了最高層的木頂之上。他喘息着立定，方往東北的方向看去。他不禁從氣顫的音中，迸出一個「哦！」字來，他說這個字，急促而且沒有餘音，並沒有將這個字的後音說清。也或者是被半空中尖利的風，咽回去了。但是他爲職務心與同情心的打擊，便不自知的緊隨着說出那個「哦！」字以後，就開始用顫抖的手指，扯動最高層的樓頂上面的警鐘。

原來他是一個守夜的警士，這個建築物，便是爲火警而設的警鐘樓。

尖銳與悽動的鐘聲，在寒夜中含有混亂的聲音，響了起來，開始打破了這一片空

地的沈寂與靜默。他一手扯動擊鐘的繩索；一手扶住木架。自己覺得高處的風，從領口與袖子中穿入皮膚，不禁打了幾個寒噤。原來他自從用了自己青年的光陰，學習了警士的智識以來，關於這種事，還是第一次的經驗。他往火光明亮處，用盡眼力從暗中望去，看看那興奮的火光，從看不十分清楚的房子中噴出，從而煙氣散漫，忽而紅焰直吐。同時，他的耳中，也似乎聽得有些嘈雜與嘶啞的聲，從火光下面傳出。但是距離得仍是很遠，聽去如聽着隔了數層樓上留音機的聲音一般。他呆呆地立定，雖在冷風裏，尚不甚覺得寒冷。只是一片感動與驚奇的思想，將他周身括遍了，圍住了。他似乎並沒有覺到他是在什麼地方。忽地從火星亂迸的火光中，遙遙看得一塊大的東西，被無量數大的火星；與直冒的煙氣衝起，上升到空際。並且即刻沈了下去。而即時聽得火光下面的人聲，格外喊呼與騷動的聲音，也大了一陣。他在這個警鐘樓的最上層的地方，陡覺得心上幾次的跳動，身子閃了一閃，幾乎沒有從上面滾得下去。左手的繩子，也不經意的放開。

突來的驚怖，使他在這時的思域，另換了一個境界，使他多年記憶的感覺，作出

一片過去的幻影來。

鐘聲斷了，寂寂的廣場，又復歸平靜。但空中的黑雲，已是降得很低，似乎要將這個高大的警鐘樓，全行吞吸去。朔風吹着池塘一邊的枯葦，索索落落地響。他在這等景色與聲音中，便不覺的使他自己潛隱的意識，重復記憶起來。

明月的疏陰影下，單住一所臨着小小之溪流茅屋，這所茅屋，在平坡之上，是獨孤的，四無鄰舍的。茅屋內四圍，用荆棘編成不整齊而紛插的籬笆。有些開敗了的野花，和枯落的黃葉，堆在籬笆下面，也從沒有人去打掃他。那時月光已從遠處的山峯射下，小小的天然的院落中，只聽見些在牆角邊的促織兒的鳴聲。半明的油燈之光，映住石頭築成的牆壁，從黯淡的影中，教人看去，格外有些陰森的感覺。屋子中用石堆隔為兩間，却似石窟一般。大石堆隔成的裏間，在營地上，正有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坐在那裏，含着泪，用手工機的紡車，在那裏紡績。那種手工機，是古舊的樣式。白線纏在上面，她雖無力的用右手去轉動把手，即這樣已經使得白色的線花，在暗暗的燈光底下，成了奇異的圓形。燃燒着豆油的瓦燈，放在手工機的旁邊。而右

邊却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正在用她破了皮膚的手，將線放在小小的木架上，縷成直而有條理的形式；而右壁的外間，月光照的當地上，正橫放了一口棺木。白色的木紋，映着月光，尙可看見。並且棺木的尺寸，並不很大。

無盡的曠野，全籠在神秘的靜默之上，獨有這所茅屋中的燈光，與婦人的歎聲，及紡車的嘶啞的聲音，各個單調的音和成淒咽的聲調，來破這個秋夜的寂寥。這個四十餘歲的婦人，穿的很單薄而補綴的粗衣。面上被燈光照着，已是黃瘦的不堪了！她與她的女兒，各自工作着；各自照常的沈默。她的女兒，自從極幼小的時候，便已過這種清寂生活，過的慣了，自然以這種勢力，養成她的沈默的習慣。況且她們對於命運的不幸，任管如何，也非常明瞭，是到了無可希望，沒些須光明，足能引導她們這個窮苦而慘淡的家族的地位。所以更是含了沈憂的泪痕，往心靈上藏貯。而三日前新遇的大不幸事的發生，更把牠們的心打碎了！

在沒有言語的屋子中，突然有小孩子的哭聲，由牀上喊了出來。這可是一點生機呵！彷彿在墟墓中的陳死人，有復活的希望的一般生之衝動！中年婦人的一線希望，

對於全世界說，也只在此天真的幼稚的哭聲中了！她還沒來得及起身，那個姑娘早已從蒲子編成的圓形的坐位上，輕捷的立了起來，到牀邊將一個小孩子抱在我的膝上。一面用手拍着他道：「弟弟！……弟弟！你做夢呀！……」她的母親，却微微將頭擡起，從紡車的音中，歎了口氣，便又不住手的工作起來。她的女兒膝上的小孩子，就是她的惟一的七歲的男兒。他從甜靜的夢中驚醒，坐在他姊姊的膝上，兩隻小的眼睛，看着他母親手底下的線花，絞成一個圓形。在他幼弱而未會有深的經驗的心靈中，以爲是個奇異不可思議的魔法，在他眼前亂轉。他不知他母親手底下的工作，爲的是支持他全個家族的生活的工作。他更不知這幾日裏他的親愛而和藹的父親，是上那個地方去旅行去了！不過他在前天，也會有有幾個穿了短服的人，擡進一個大的木匣子來，也會聽見鐵與木相撞打的不調和的聲音；更看見他平日常含着笑容的母親，也哭了起來。他在那時，不知他怎麼的事發生，跑到裏間，去找姊姊，却見他姊姊已經暈倒在牀上的破被中間。

從那日起，他照常的在山下的平坡中跑，照常的往樹林中去，同着遠處來玩的小

孩子，去捉促織；照常在樹林中一到了早上，過午，遙遙的看見那個龐大如飛行的鐵車的煙痕，在半空中馳逐。什麼事與昔日一樣，完成的世界中，似乎並沒有什麼東西的損失與缺少。不過他每到遠處小小的車站上的雷光明亮的時候，却不見他父親背着黑布的包子，拿着笨重的鎚子，勇敢的步履，沈重的沿着鐵軌，從山下走了上來。

及至他在樹林中遊倦了，跑回家去的時候，也一樣覺得心上似乎有點東西忘掉。而屋子中却多了一件大的木頭作成的器具，放在窄狹的屋子中，太塞擁了，並且覺得有點使人恐怖！他每看見他母親，姊姊，總是臉面上都有不乾的泪痕。並且他們所穿的衣服的顏色，也似乎有點微微的改變。他是很聰明的兒童，他因環境上這等大改變，也很奇怪的使他幼稚的心思添上重重不安的志忑！他開始覺得什麼事情，都漸漸有了變更！他也突兀的問過他母親，以父親現在那裏的話。但母親哭了，他終於不敢再問了！或者是兒童的心理作用吧！他這兩夜的睡眠，便不如以前的安寧。

夜氣深了，暗淡的燈光，也越變的慘慘的顏色。他再不能去安睡了。斜臥在她姊姊的膝上眼光自然的每每向石壁的外間看去。他既不是感到寒冷的感覺，更不知什麼

是篇恐怖，不過總覺得漸漸不安起來。他也開始從細微的感觸中，覺得他姊姊的身體，有些顫顫。窗外的尖風，由石縫中透過，將地上的油燈，吹得火燄亂搖。

寂極的恐怖中，他母親的泪珠，便沿着枯瘦的面頰流下。

一陣的風，從外面將油燈吹熄了，同時也聽得門外有狂吼與劈拍的音響。而窗外的樹葉子，也從乾澀的音中，發出令人驚詫的聲。他覺得他母親溼而冷的臉頰，同他的額部貼住了！但他並不拒却，仍歛在姊姊的膝上。在三個人偎抱的中間，互感到真誠的顫抖，與母親及姊姊的絕望的嗚咽！

燈光沒了，紡車的聲音止了，只有這等微細的感覺；與溫熱的泪淚，來留住這個淒涼恐怖之夜！

又是一個孤苦的境界；又是一種人生所歷的漂流的浪痕。他那時正記憶着，回轉到十歲以後的生活。

母親嫁人了，將他的姊姊也帶了去。生活的逼迫，使得他母親不能不棄了十年相守的山前的石屋，與屋後的已有青草的墳堆，另嫁與一個在車驛上作運夫的一個繆夫

。她的孀人，純由於生活的壓迫，這其間並沒有絲毫的愛情的關係。他後來並且也知道當他母親隨着那個赤面高大身量的人走出石屋去的時候，她慘苦的心中，是貯滿無窮的熱淚，與對於前途的志忑！他自己呢，是寄養在他的舅家裏去了！舅父住的，離這個荒山的地方很遠，須由火車去的。那時的事，他永遠想的在目前。紅了腮頰的姊姊，蓬着頭髮，穿了粗藍布褂子，却已將髮辮上的白頭繩，換成青色的。這都是遵從那位高大而赤面的男子的命令。因為那位男子，似乎有了新的統治權。與管理的財產了。

姊姊抱了他，顆顆的熱淚，直往他嘴唇上滴下。母親呢！正哭在屋後的墳堆上！那是夏日了，赤熱的太陽，正晒的人身上發燒。舅舅，——將近六十的老農夫！——面容枯瘦的母親，蓬髮的姊姊，都立在那個高大而赤面的人面前，而一邊更有個形容很厲，時常僞笑的老婦人。他們似乎已經將獵物尋獲得的勝利者。而他也知道親愛的人都要去了！他將開始到一個生疏與遙遠的地方去了！他未明白的童心中，也感得顛顛的，不知怎麼方好！而回頭看見那個赤面的人，正自用斜楞的眼光看他，便覺得

打了個寒噤，把要放棄大號的眼淚，嚇回去了。他在太陽的炎光底下，看見他龍鍾的舅父，面上全然爲汗珠所占滿了。並且汗珠，從他那蒼白的下髯的尖端上滴下來。

從此後，他就住在舅父的農園中，也有幾個小的表兄弟。和農舍鄰近的兒童，同他玩。吃飯也覺比從前較好一些了。不過他初來時，一些兒童們，都學着他的說話，或聽他說話，都遠遠的笑他。其實他聽他自己的口音，和他們的言語，並沒有很大的差異。

舅父家的人們多得很，他也數計不清。不過一天天，終是在廣大的田野裏忙碌。他自然也追隨後邊，跟着工作；他有時想起山中石屋的生活，便覺得去記憶以前的印象，一層一層的逐漸模糊起來。

一年過去了。他有時也聽得有人與他舅父談話，似乎是故意說他母親的事。他既聽不明白；他舅父更不要他問詢。不過在他這種白天打稻草，晚上吃粗飯的無知無識的生活中，時常見他舅父看看他，唉聲歎氣。並且有時與鄰舍的老人說起他母親的事，便擠着眼淚。

至於他那時對於這個事，自然也有懷疑的思想。然不半個鐘頭，便已忘了。已把心思用到捉鳥兒，與追野兔的事上去。然而看看他那為生活所重壓的舅父，都似一天一天的衰老。

正在三年以後的一個夏夜：他那時已經十二歲了。已經能替他舅父作很有助力的工作了。他已變成一個身體頑健與氣力充足的兒童。那時候空中的飛蠅，與蚊子，正在農場上作出討厭的聲音。滿繚了無數繁星的天光，雖在夜中，也似有藍光在上面浮動着。不可數計的樹上的蟬聲，總是不斷的鳴着。他舅父的門前，也設了幾個坐位。有許多在這個農村中作領袖的老人們，和他舅父，拉長了聲音，作種種解除疲勞的閑談。但聽舅父的聲音，却從倔強中發出乾澀的聲調來。

可愛的夏夜，正是農人恢復疲勞的良時。就是小孩子們。也捉着迷藏。唱着山歌，並沒有去睡眠的。

突然一個奇異。出人意料之外的事發生了！一個異鄉的婦人，蹣跚着望到這個快樂的地方來。她已沒有整齊的衣服，說話也沒有氣力，並且滿身都有傷痕。一個奇異

的打擊，是他帶了來的！於是喧嚷，與驚訝的衆聲之下。都道：「阿仔的媽來了！……阿仔的媽來了！……」而可憐的婦人，也便躺在地上不能動轉，只有呻吟的口音。

第二天他才明瞭這事的真相。哦！三年沒有見面的母親，如今幾乎成了包了皮膚的屍骸，平常好笑，與常向他小時的面上接吻的阿姊，竟已死了！且是死在火中！唉！何等的不幸！突生的慘劇！有此一來，將他多年埋藏下的記憶重復回來。但這一次，可給他心上永遠劃下了深刻的印痕，再也洗滌不去。

他想原來是這樣的事，這是聽他母親臥在牀上說的。母親的後夫，原是個性情凶暴而好飲過量的酒的工人。他營獨身生活，本來慣了。如今加上兩個婦女的分享，雖說有家室的快慰，然而竟把酒鬼養成的脾氣來衝犯了。本來爲快樂而結婚的，然那嗜好的壓迫，却將他更變成一個暴厲而冷酷的人了。可憐的母親，爲着吃飯的問題，便又添上些煩惱。他是常常不回家的，或者常常由村鎮中喝了酒回來，叱罵着，有時便臥在門外，同死犬一般。這樣的生活，母親同阿姊也過慣了。他們更不知怎麼才好！母親因此，因悔恨與懊惱的心思，才過二年的中間，已是有了難治的病根，伏在她那

久歷勞苦的身體中。只是覺着成日作奴隸的生活罷了。

就在這個使人驚恐的事發生之前，那天：一樣的母親的後夫，從村鎮中回來，已經是半夜的天氣了。母親同阿姊，早已因為困惱的疲倦，向夢中去了。那赤面的人，趁着月光顛蹶的回到家中，大約是口渴吧，便在他們臥室外的灶下，生起火來，弄水喝。這也是他過於酒醉了，思想竟不與平常一般。其實他在夏日，向來是飲涼水的。或是他過於醉了，不知怎的燃起火來，却睡臥在草堆上。于是火起了，母親在夢中驚醒，由火窟裏逃出，只是可憐的阿姊，竟然藏在火燒的茅屋中間。而赤面的人，也從此後不能再見了。母親受了遍體的傷痕，好容易找個人將他送到舅父家去。

然而沒有十天的工夫，母親也閉了眼睛去了！

哦？那死的慘情，與母親的悲傷，而苦痛的呻吟聲，使他完全記得！他尋思起來，便覺得無神而光弱的臨死時母親的眼光，向他流連着；凝視着，並且悲戚的向上

看！

距那個時候，又是十年。然而他竟由荒涼的鄉村，到繁盛的都會中，補了這個職

務。

母親啊！姊姊啊！蒼髮紛披的舅父！他們都作了過去的土堆中的人！人生的幕影，又過去幾層。他想着他已入了一個悽惶與悲感的世界！唉！他却正升到冷冽與搖動的高頂的鐘樓上呢！

一小時的幾十分之幾呵！舊事的幕光，活動起無數的圖畫，在他腦中轉換。月夜的石屋；紡車的啞音；白色的棺木之一角；阿姊的溫熱的嘴唇；蒼髮舅父的歎息；傷痕赤腫的母親的遺體，唉！思想與感覺，和非真實的觸覺，都聚集在警鐘上層他的身上與腦中。他忘了他的職務吧！忘了他所在的地位吧！並且忘了初上樓級下層的勇氣與同情心者！

眼界所及的火光中，人聲的喧嚷，漸漸靜了下去。火光也或者是熄了呢。耳旁撲嗤的一聲，飛過一個小小的動物；一個營巢在樓頂上的鴿子的翅膀撲動的聲音，將他驚醒！無意識的手上所扯的鐘，又復無秩序的亂響起來。

（東方雜誌）